



荀子



荀子二十

卷已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荀子注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
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
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
東遷諸侯分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
如綏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
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
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
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
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
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
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
事根極理要敷陳往昔掎凡音挈當世撥亂
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
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
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

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
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
不墜矣倏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
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
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代亦嘗
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
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
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
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
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
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杼鄙思敷
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
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
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
削或求之古字或徵之方言加以孤陋寡儔
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

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
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
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
荀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
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
三年十二月也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強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卷第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

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木直中繩

輒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

輒使之然也輒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羸矣故木受繩則直

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

智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行下孟反故不登高

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

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

於千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

使之然也千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引有次非得實劔於千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嗜聲同貉莫

反詩曰嗟爾君子無怙安息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怙安息戒之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勸學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神莫大焉脩身則自無禍故

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登

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

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

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絕善絕過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脩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

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

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焦鶻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是也蒙當爲葦方言云鶻鶻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鶻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容謂孟嘗君曰鶻鶻巢於葦苕苕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西方有

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

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

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干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

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

蓬生

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滌

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

然也蘭槐香草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陶弘景云即

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

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漆也滌濁也言

雖香草浸漬於滌中則可惡也漸于廉反滌思酒反

故君子

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

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

其德肉腐生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

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

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

邪穢在身怨之所構

構結也言亦所自取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

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之矣

平地若一

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

類也疇與儔同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

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

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半步曰跬頭與跬同不積小流

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

駕

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

功在不舍鍤

而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鏤

言立於不舍舍與捨同鍤刻也苦結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鍤其軸

虻蟻無爪牙之利

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蟻與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蟪之穴無可寄託

者用心躁也

跪足也韓子以別足為別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

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

者無赫赫之功

冥冥惛惛皆專照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

事兩君者不容

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

篇有揚朱哭衢涂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

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

能兩聽而聰

騰蛇無足而飛

爾雅云騰蛇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

遊其

梧鼠五技而窮

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

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詩曰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

故言有召禍也

息焉醞酸而螭聚焉

喻有德則慕之者衆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

鳩之篇毛云尸鳩鵠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琴鳥舞魚躍

伯牙鼓琴六馬仰秣伯牙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御雕軫六駿駟又曰六玄虬之奕奕

齊騰驟而沛艾仰秣仰首而秣聽其聲也

故聲無小而不可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形可見

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

者乎崖岸枯燥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問也曰其數則始

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

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脩身也真積力久

則入真誠也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可

急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

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

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

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綱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為類也故學

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

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

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瑣賤志

而晦之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

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為已入乎耳著乎心謂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

而言螻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端讀為喘喘微言也端微動也一皆也或

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為人道聽塗說也口耳之間則四寸曷足

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纒同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

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禽犢饋獻之物

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為噉噉曰噉噉然也噉

與教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噴即讀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贊

通

唱古字口傲嘖非也君子如響如響學莫便

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曲說也詩書故

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春秋約而

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

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六經則

不能然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無速於好近賢人若

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爾則末世窮年不

免為陋儒而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

與韓為上交秦禍業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業覆於趙矣官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壘辭官其主安輕

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

時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

經緯蹊徑也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若挈裘領誦五指而

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為人之綱領舉也此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

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說也壁豈猶憲標表也

言禮皆順矣

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食壺也不

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

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才木為散木也

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國語

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鬻良雜若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楛讀為沽儀禮有沽功鄭云沽麤也告

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

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

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

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

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禮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

戲傲也論語曰言未及而言謂之躁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

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

慎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

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子也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踰步不至不

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

善學

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

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

之人也

或善或否

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

跖也

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優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

全之盡之

然後學者也

學然後全盡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

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

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

思索以通之

思求其意也

爲其人以處之

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

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

非是無欲慮也

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

及其致好之

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

利之有天下

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

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

天下不能蕩也

蕩動也覆說爲學則物不能傾移矣

生乎由是死

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

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

德操然

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

我能定故能應物也

夫是之謂成人

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爲成就之人也

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有以自存也

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

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

愀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

然必以自好也

介然堅固貌易曰介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

不善在身

蓄然必以自惡也

蓄讀爲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

故非我而當

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

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

致極也

好善無厭受諫而能戒雖欲無進得

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

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

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

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

哉

至忠反以爲賊

詩曰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

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

詩小雅小阜之篇毛云滄滄然患其上趾趾然不思稱乎也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滄許急反訛音紫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

自名則配堯禹 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

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為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脩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禹名

宜於時通利 鍾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

以處窮禮信是也 信誠也言所用脩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

其身邊則 兼善天下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

不由禮則勃亂提侵 提舒緩也爾雅媵媵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也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

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

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 夷倨也論語曰原壤

夷俟固陋也庸凡庸眾眾人野郊野之人 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

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宣 詩云禮儀卒度

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

先謂首唱也胡卧反下同 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

和人者謂之諛 諛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俞義同故為不善和人也 是是

非非謂之智 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 非是是非謂之愚

以非為是是以是非非則謂之愚 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

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

趣舍無定謂之無常 不恒 保利弃義謂之至

賊 保安 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 閑習也

事則不迫遠也 少見曰陋難進曰倨 倨與媵媵皆同謂弛緩也 易忘曰

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 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

治氣養心之術 言以禮脩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 血氣剛強

則柔之以調和智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

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廉及詩曰漸車惟棠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 勇膽猛戾則

輔之以道順 膽有膽氣戾忿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 齊給便利

則節之以動止 爾雅去齊疾也齊給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使安徐也 狹

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

抗之以高志

卑謂謙下溼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溼亦謂之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成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為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

庸眾庸眾已解上驚謂村下如驚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劫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

怠慢僇弃則炤之以禍災僇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為僇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

愨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愨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愨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神

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 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

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

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

之君順行其道也 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

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 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顧理而行也困窮也言

所至皆貴也 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 端愨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 橫行天下

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 術順墨而精雜汗倨傲也固辭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宜王時勉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

歸利名先申韓其意相以多明不高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奢精當為情難汗謂非禮義之言也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

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儒弱畏事皆懶惰之義或曰偷當為偷揚子雲方言云偷偷愚郭璞注謂儒 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 辟違

而不愨乖僻違背不能端 程役而不錄程功程役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勞役錄檢

人莫不弃東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惰而不檢東言不能拘守而詳也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

供恭也冀當為異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肆也

行而俯頃非擊戾也

擊戾謂頃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

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

偶視對視也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於此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

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

行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

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

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異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

口面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者舉大之極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

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

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繇也

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

學曰謂為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

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踴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止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

厭塞也音涉反瀆水竇也

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能致道路也

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爾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多暇日謂息情出入謂道路所至也

好法而行士也

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

篤志而體君

篤志而體君

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

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

人無法則佞佞然佞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履禮記曰佞佞乎其何之有

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遠古字渠遠通渠深不寬泰之貌

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

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曩言之也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

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

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

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

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

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

譬言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

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執肯為此也故學也者法禮也夫師

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

貴也禮改為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計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第與梯同加好學

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

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偷儒憚事無

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

懦弱怠惰畏憚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韓

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

刑戮可也詳當為祥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尊而尊敬之也

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達老不窮窮而通者積

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師寡窮置也積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竭澤固魚則蛟龍

不遊義與此同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

肖一焉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人有此

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遠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

大災也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

懼其行道理也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

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

子子賜也周禮八柄三曰子以馭其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

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執也滅權

威故形體恭謹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東與簡同言東擇其

事理所宜而不務驕逸故雖安燕而不至怠惰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

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怒不過奪喜不過子是法勝

私也以公滅私故實罰得中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

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倅

注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察聰察名不

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故懷負

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

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勝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

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洗身山淵平天地比

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平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觀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夫天遠近皆相像是山澤平也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之大包之則曾無

隔異亦可合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為一國也入乎耳出乎口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

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以有口鈞有須未詳自齊秦襲

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鈞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鈞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卯有毛

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鶴伏鷄卵卵不為鷄則生類於鶴也毛氣成毛羽集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皆異端曲說故

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鋒駁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戮之按左氏傳鄭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

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

與禹舜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

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跖匈貪故曰君子行不

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得唯其當

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

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

小心而志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

心以為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親謂仁恩此謂暱狎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一不

至於駢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

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不導同

能則恭敬縛紕以畏事人縛與縛同紕與紕同謂自擗節駁損小人

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溢滿不能則妬嫉怨

讎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

則人羞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慢慢與慢同急情也廉而不剷廉殺也說文云剷利

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辯而不爭察而不激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寡

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人不能勝雖堅強而不兇暴柔從

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孤介也夫是之謂至

文言德備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也

詩大雅抑之篇溫溫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

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為訾言己之

光美擬於禹舜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

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蒲葦所以為席可卷者也剛彊

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

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詩曰左之左

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

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宜

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君子大心則天

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知則明

通而類類謂知統類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機智也法謂守法度也見

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而有禮也見閉則敬

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齊整而不怨也喜則和而理憂則靜

而理皆當其理通則文而明有文而彰明也窮則約而詳

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

流淫而傾以邪諂事人也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愚

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無畏忌也見由則兌而倨兌悅也言喜於輕

倨傲也微幸而倨傲也見閑則怨而險怨上而險賊也喜則輕而矜輕謂輕佻

失據矜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矜然許緣反或曰與憚同說文云憚急也

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偏頗也窮則弃而僂弃自弃也僂當為溘方言云溘憂也字書無僂

字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耶曰禮義之謂

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

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

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

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也人汙

而脩之者人有汙穢之行將脩為善非案汙而脩之之謂也

去汙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

汙而非脩汙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

而不為亂為脩而不為汙也治之名號如此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絜脩整也謂不煩雜善其

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故馬鳴而馬

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知音故新浴者振

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者懼外物之汙也猶

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汙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漁漁受人之域

域者哉漁漁明察之貌漁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域當為域域域也楚詞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昏

昏昏者乎漁子請反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心常安也致誠則無它

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

致其誠在仁義誠心守仁則形則神神則能化矣

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謂遷善也誠心行義則理則

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不敢欺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

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於天則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

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落則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

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其

時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

所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

致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也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人所

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之也善之為

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能

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

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

難難灑使之從亦必疑之也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

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

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謂卑

不為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

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

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

操而得之則輕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舉也詩曰德輶如毛輕則獨行舉至誠

則慎獨之事自行矣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平不已濟而材盡

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小心而道大所聽視者

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是操術然也謂以

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

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

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君子審

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

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

言後世澆醜難以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

下扶問反分之使當其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

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

盡天下之方也矩正方之器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

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

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

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

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

下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

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

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連悖也身之所

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不誣長短不飾以

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

盡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畏

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畏效流移之俗又不效以其

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若是則可謂慤士矣端慤言不回

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之

所在皆傾意求之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多窮塞也誠

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生惑矜夸妄誕則貪惑於物也

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分賢愚也

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

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

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孰

甚也猶成孰也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大

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

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

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

是偏傷之患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衆人矣夫富貴

者則類傲之富貴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夫貧賤者則求柔

之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

盜名於暗世者也險莫大焉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

暗與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鮪不如盜

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鮪衛大夫字子魚黃直也

榮辱篇第四

僑泄者人之殃也泄與媿同媿也慢也殃或為殃恭儉者俛五

兵也俛當為屏却也說文有俛字僻雖有戈矛之刺

不如恭儉之利也言入人深故與人善言煖於布

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

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也凡在

言也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巨涂

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

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途涂大道並行則謬之小道可

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為不謹敬若有制物而不使之者

儻行曰道涂不爭險易之利

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由於忿怒也察察而殘者

伎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伎害之心也博之而窮者些言詞

而見窮蹙者由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俞於好毀譽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濁者在口說之過

謂言過其實也或曰絮其身則自清矣但能口說斯俞濁也俞讀為愈

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糞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辯而不

說者爭也不說不為人所稱說或讀為悅直立而不見知者勝

也直立謂已直人曲勝謂好勝人也廉而不見貴者劇也劇傷也刻已太

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

信而不見敬者好刺行也刺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

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

為也

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

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

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立殘親戚不免乎刑

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

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鬪則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

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

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為下忘其身誤為夏又夏轉誤為憂字耳

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不觸虎乳猶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

則是人也而曾猶彘之不若也凡鬪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

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鑄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蓋其地名也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為雍狐之戰狐父之戈豈近此耶鑄刺也之欲及故良劍謂之鑄鑄亦取其刺也或讀斬為斫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

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屬託也之欲反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入也其好惡多與賢

人同但好人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何為鬪也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財

賈音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士

死傷不畏衆彊忤忤然惟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者也辟讀為避忤忤愛欲之貌方言云卒愛也宋魯之間曰卒為事利為事及利也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為于偽反

戾忤忤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

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

儵鮪者浮陽之魚也儵鮪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鮪字蓋當為鮫說文云即鱣鮪鮫鮫字蓋儵魚一名儵鮫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儵魚出遊是亦浮陽之義或曰浮陽渤海縣名也儵音稱

未反 胙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胙與祛同揚子雲方言云祛去也齊趙之 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 莊子有祛篋篇亦取去之義也 挂於患而欲謹則無

益矣人亦猶魚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

怨人者窮徒怨憤於人不自修者則窮迫無所出怨天者無志有志之人

但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

迂失也反責人也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

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

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人於人

是榮辱之大分也其中雖未必皆然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慤者常

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材慤謂材性慤也蕩悍已解於脩身篇安利者

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懽懽者也樂易

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

常體也亦大率如此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眾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

其道所以取之也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

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之道也政令

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典力役不奪農時也上則能順天

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

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

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尺丈量斗斛刑辟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

刑辟圖謂模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

敢損益也若制所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

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弟慈慤勸錄

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

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

戮也拘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情也飾邪說文

姦言為倚事倚已解上倚事怪異之事陶誕突盜陶當為構杌之構頑嚙之貌突

凌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為逃隱匿其情也惕悍憍暴惕與

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

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悮優

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失也悮惡也謂不堅固也材性知

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

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

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已

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已也禽獸之行而

欲人之善已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

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成

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亦必

有禍無福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也忠

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脩正治辨矣而亦

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

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

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謂人不能隱蔽

身死而名彌白明白彰明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

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願猶慕也賢人謂賢

人也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

汪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

同也置義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

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

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鶯斯歸飛提提鶯斯雅鳥也是

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

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

必不危也汗侵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

必不安也儂當為漫漫亦汗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此人無擇曰辨以其辱行汗漫我漫莫半及莊子又

曰澶漫為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一日漫欺誑之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

道其怪也道語也怪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

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

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

黑美惡而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

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

肌膚之文理養與養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

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禹

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

勢注錯習俗之所積爾積習是在所是又人之所

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

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

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

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

彼堯禹而為此桀跖由於性之固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

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

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脩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窮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不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為也智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為于偽反人之

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爾人之

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

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

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心中而內善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

知禮義安知辭諍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一隅謂其分也積積習亦咄咄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咄咄如噍

反噍噍也才笑反鄉也積積習亦咄咄而噍鄉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

反噍噍也才笑反鄉也積積習亦咄咄而噍鄉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

反噍噍也才笑反鄉也積積習亦咄咄而噍鄉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

反噍噍也才笑反鄉也積積習亦咄咄而噍鄉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

腹也人不學則心正如口腹之欲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

粱也唯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

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而至者則瞠然

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然精潔貌牛羊曰芻犬豕曰豢黍稷同禮記曰故鳥不彼臭之而無噉於鼻臭許又兼

賊我同禮記曰故鳥不彼許聿反賊或為俄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

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

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

安固邪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

相懸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懸糟糠爾哉

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懸豈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為豈下同然而人力為此而寡

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

公共有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

人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鈇之重之靡順從也儼疾也火錄反

靡之儼之猶言緩之急之也鈇與洽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

者俄且間也愚者俄且知也間與間同伍也方言云

間與間同伍也方言云者俄且間也愚者俄且知也

間與間同伍也方言云者俄且間也愚者俄且知也

者能止個言鄙陋之人俄且於莊有儀也
詩云瑟兮調兮鄭云個寬大也下板反
是若不行則湯

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於天

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
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
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

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

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

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

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為猶不得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雞狗豬彘又

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

窮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困窶也困曰困方曰窶窶窶也地藏曰窖節匹貌反然而衣

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

敢有輿馬約儉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是何也非不

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

於是又節用禦欲禦制也或作禦止也收斂畜藏以繼

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亦

豈謂為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偷者

也食太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屈竭也安語助

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
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

為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況夫

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為生業尚

不能知況能知其速大者分制也扶問反

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

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不

長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遠矣汧古流字温猶足也言先王之

道於生人其為温足也亦厚矣姚與通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

非孰脩為之君子莫

之能知也孰甚也甚脩飾作為之君子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

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

綆索也幾近也謂不近於習也

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務知二有之而可

久也不可中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則於事可通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則無危懼反鈐察之而俞可好也鈐與治同

十義捨禮以爲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

何以治之樂羣居則和同樂意莫樂意者其是邪過於此夫貴爲天子皆禮

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

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使貴賤之等長

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任之也然後使慤祿多少厚

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

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說文云有盛爲械無盛

爲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其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

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謂爲天子以天下爲祿也或監

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爲迺迺

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爲寡也故曰斬而齊枉

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

不以齊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彌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二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同一謂殊途同歸也夫如此

是人之倫理也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駉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爲虎厚也今詩作駿旄言湯執大玉小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

荀子卷第二

金澤文庫

荀子卷第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倅 注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存相人二十四篇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古者說

有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裏子者或本無姑字今之世梁有

唐舉相李允蔡澤者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

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

道也再三言者深非之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

擇術術道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

順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

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

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

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

子弓短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駢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駢臂傳易之外

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駢臂也駢音寒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

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

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疎遠所以為

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說脫也楚之孫叔敖期思之

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突禿長左軒較

之下而以楚霸王突謂髮短可陵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遠突鬚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

辨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輪上出式者詩曰稍重較兮

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

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

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子期

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

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士不揣

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爾揆與掣同約也

謂約計其大小也掣戶結反莊子匠石見社樹掣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意意備筋耳

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

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

視細物遠望幾見馬尸子曰像僮王有筋而無骨也仲尼之狀面如蒙俱俱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于虛賦曰蒙方先舉轉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俱音欺悼子曰毛廋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

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樞與菑同阜陶之狀

色如削瓜如削皮之瓜青綠色閔天之狀面無見膚閔大

伊尹之狀面無須廉廉與眉同禹跳湯偏禹之子曰

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多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云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灌川頰

色黎黑步堯舜參牟子牟與眸同參牟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

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也從者將論

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從者荀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邪但以好醜相欺傲也古者桀紂

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姣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

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僂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為

也也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論議之

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

之亂君鄉曲之僇子方言云僇疾也慧也與喜而翻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僇

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火主反

於女子說文云姚美好貌治姚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士者未娶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弄其親家而欲奔之

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犯刑法為

俄則東乎有司而戮乎大市有司所東

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為

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而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

志意孰為益乎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

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

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

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僻

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為向若如也謾欺毀也莫干反智

行淺薄曲直有以相懸矣然而仁人不能

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不言不知已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五反辨讀為懸人有此三

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

雨雪漙漙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

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現曰消作宴然蓋聲之誤耳現日氣也隨讀為隨屢讀為屢婁飲也言雨雪漙漙然見日氣而自消喻欲為善則惡自消矣燕王曾莫肯下隨於人用此居處飲其驕慢之過也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曰之人而貴於禽獸也

以其有辨也辨別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

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

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狴狴形笑亦二足

而毛也狴狴獸似人而能言出交趾笑者能言笑也然而君子啜其羹

食其馘馘鬻也禽獸無辨故賤而食之則史反故人之所以為人

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

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

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

分有上下親疎之分也分莫大於禮分生於禮有禮也禮莫大於

聖王聖王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舉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

王至多諱可為法也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也言

禮文久則制度滅息宗族久則廢也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禮解也

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興治褫直吏反故

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

是也後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為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或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

陳以後王為法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讓卑而易行也彼後王者天

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

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

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

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謂已

之君也審謂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

明此之謂也

夫妾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

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

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度大各反下同其所見焉猶可欺也

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傳傳聞也妾人者門庭之間

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

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欺

數亦不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

皆同宜其以類度類類種類謂若牛馬也以說度功以言說度

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塗之古今一度也

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

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彼安在其古今異情乎

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

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測度之道明之故向於邪曲

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

善政也久故也中間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禹湯有傳政

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

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

而不知其大也唯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是以文久而

減節族久而絕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

謂之姦言雖辨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鄒析之屬也法先

王順禮義黨學者比也然而不好言不樂

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故君子之

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

辯辯謂能談說也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

甚所善謂已所好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

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歡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

琴瑟使人聽其言故君子之於言無厭無厭倦也鄙夫

反是好其實不卹其文但好其實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也是

以終身不免埤汗傭俗埤汗皆下也謂鄙陋也埤地之下者也庫音婢汗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音稅未可直至也遠舉

則病繆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

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贏絀贏餘也贏絀猶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堰隄枯之於己也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為附渠堰所以制水隄枯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比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

折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所謂然而不折傷其道也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柅柅牽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柅當為攬柅柅也言如以柅權連舟船也度大各反柅以世反韓侍郎云柅者棠柅也正弓弩之器也度

己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柅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在眾

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罷弱不任事者音疲知而能容愚

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蒞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諭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

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責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薌言至芳潔也神之謂目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並音稅稱尺證反薌與香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況其說之夫是之

謂為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賤之也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君子辯言

仁也仁謂忠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訥也訥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訥訥然非

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導於下政令

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謀救謂嘉謀臣

不可以已也如是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倦時志好

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行如字君子必

辯小辯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見本分上下分貴賤之

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

矣此言能辯說然後聖賢之分具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

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

而當成文而類言聞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謂不乖悖也居錯遷徙

應變不窮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于故反是聖人之辯者也先

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已可聽也文

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文謂辯說

之詞也致至也黨與諱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為重聽其言則

辭辨而無統無根木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

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

而口舌之於噲唯則節蓋謂聘口舌之辯也噲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刺

少錯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却猶

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

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治世則嘉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

衆也飾邪說文姦言以凜亂天下凜與欺惑愚

衆喬宇嵬喬與譎同說詐也又余律反宇未詳或曰宇大也故蕩恢大也嵬謂為狂險之行者也瑣

者謂為姦細之行者也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險

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裁則去樂鄭云嵬猶怪也晏

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奪言

傀行自動於飢寒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嵬當與嵬義同

音五每反又牛彼反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

者有人矣混然無分別之貌存在也縱情性安恣睢禽獸

行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睢許季反不足以合

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之義通於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

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安稱古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是它臨魏牟也它臨未詳何代人世足欺惑愚人衆人矣本楚平王孫有曰公

它成豈同族手韓詩外傳作范觀年車魏公子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樓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也忍情性慕谿利跂性也慕谿未

詳蓋與政義同也利與離同離政遠俗自絮之職謂離於物而政苟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政自以為得離力智反政上氏反

以分異人為高苟求分異不同於人為高行也不足以合大眾

明大分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眾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然而其

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

陳仲史鮪也已解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

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權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上功用大儉約而優

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為上而過儉約也優輕也輕優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會不

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則其中不容分別而辯隔君臣也然而

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

是墨翟宋鈞也宋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鈞同音口莖反

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上而自無法以脩

立為下而好作言自相矛盾也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

言苟順上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

下之意也

所歸宿訓與循同固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循察則疏遠無所指歸也不可以經

國定分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立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

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

田駢齊人遊復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慎到已解上不法先王不是禮義

不以禮義為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觀同琦讀為奇異之奇甚察

而不惠惠順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

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鄒析也略法先王

而不知其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知體統統謂綱紀也然而猶材劇

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前

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者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

無說閉約而無解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

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與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為必行堯舜文

武之道然後為治不知隨時設教當世之弊故言案飾其辭

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辭佳買反

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子

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思五軻鄭人字子與皆著書七篇

世俗之溝猶替儒囉囉然不知其所非也
囉囉為拘拘也猶猶豫不定也替開也漢書五行志作
區替與此義同囉囉喧囂之貌謂爭辨也拘音冠猶音袖遂受

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
子游為此言垂
德厚於後世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

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
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
總領也統謂綱紀類謂
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

文章具焉佛然乎世之俗起焉
西南隅謂之奧
東南隅謂之突

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錘之地而王公
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

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
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
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

以為臣
況此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為偶故諸侯莫
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

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
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能
容也或曰泥猶益也國語驪姬曰泉况厚之是聖人之不

財與
服
財與
通達之屬謂舟車所
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

化
遷而
從化則是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

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
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

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
箸矣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
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
雖不同皆歸於信也貴

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
當亦知也故知默由知言也
論語曰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而流洒然雖辯小人也
言雖多而不流洒皆類於禮義是聖人之制作者也
少言而法謂不致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

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
民務四
反此者不復出也故勞力
先王謂之姦心
律
法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
不順禮義謂之姦說
齊疾也給急也便利
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三女姦

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者於險又

也神為詐而巧巧於言無用而辯言辯而辯不給無用也

惠而察惠順也辭辯不順治之大殃也行辟而道理而聰察也

堅辟讓飾非而好好飾玩茲而澤玩與翫同習茲

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知而無法於常理

也知勇而無憚輕察辯而操僻淫為察察之辨而

操七死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為好姦而與眾好姦而與

謂使人刀反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負石而墜謂申徒

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是天下之所弃也謂申徒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在貴位

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不驕人

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雖能必讓然後為德然後為聖遇君則脩臣賢之德也

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在鄉黨遇長則

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之中也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

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

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

而不服者則可謂詖怪狡猾之人矣詖與雖

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

及之況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躬不用舊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

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謂士

之入仕合謂和合羣眾也樂富貴者也樂其樂分施者也施或所

遠罪過者也遠于務事理者也有條理羞獨富

者也使家給今之所謂士仕者汗漫者也人足也賊

亂者也汗漫已解恣睢者也恣睢已貪利者也解於上

觸抵者也特權執無禮義而唯權執之嗜者

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

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或處能靜今之所謂處士者無

能而云能者也云能自言其能也慎子曰助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以言能為云能

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當時之語也

欲者也好利不知足而詐為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

慤者也以不合俗人為其俗也離縱而跛訾

者也訾讀為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恣謂跂足連俗而恣其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縱當為縱傳寫誤耳縱與縱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跛訾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上氏反縱所綺反士君

子之所能不能為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可貴謂道德也能

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用不能

使人必用已可用謂才能也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

汗見汗為人所汗穢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

耻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虛譽不能誘誹

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偽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

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不苟篇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

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良謂樂易也儼然壯然祺然葺然恢然廣

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或當為莊祺然葺然未詳或曰祺祥也吉也謂安泰不憂懼之貌葺當為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蕩

恢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謹儉然

惓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瞽瞍然

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卑謙之貌惓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惓恃也郭云江東呼母為惓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瞽瞍然不敢正視之貌吾語汝學者之崑容說學者為崑行之形狀崑已解於上其冠

繞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繞當為俛謂太向前而低俯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

狄狄然莫莫然睨睨然瞿瞿然盡盡然盱

盱然填填滿足貌狄讀為蹠蹠蹠之貌莫讀為猶猶靜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皆謂舉指無恒也睨睨未詳或曰睨與規同規規小見之貌瞿瞿睨睨之貌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視瞻不平或大察也盱許于反酒

食聲色之中瞞瞞然瞑瞑然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貌謂好悅之

甚佯若不視也瞞莫千反瞞母丁反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謂

勞苦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然偷儒

城毀

皆也

皆也

皆也

皆也

而罔無廉恥而忍讓音詢是學者之嵬也

事業謂作業也德不勉強之難離不親事之貌陸法言云德心不力也音呂偷備謂苟辟事之勞苦也罔謂罔冒不畏人之言也諛詢謂詈辱也此一章皆明視其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解或取聲韻假借或推傳寫錯誤因隨所見而通之也弟佗

其冠神禪其辭弟佗其冠未詳神禪當為沖澹謂其言淡泊也禹行而

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衣

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

之賤儒也嗛與慙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為嗛於

也志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者飲食必曰君子固

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偷儒已解上者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有

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敝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

不侵難遠而不懈情難勞而不弛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

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

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

盛者也言盛者猶如此况其下乎伯讀為霸或曰伯長也為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

為侯前事則殺兄而爭國糾也內行則始姊

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般亦

樂也汰侈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用賦稅之半也公

羊傳曰師衷分焉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許

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殺為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并國三十五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其

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如彼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

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

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

節焉夫孰能亡之於乎讀為嗚呼歎美之聲大節謂大節義也倏然見

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

倏安也安然不疑也夫知謂知人之大也倏他坎反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

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

志之怒外忘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立以為仲父

而貴戚莫之敢妬也不敢妬其親密與之高國之位

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為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

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與之書社三百而富

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有五家為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

有敢敵情仲者也 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相公而

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敘之貌 諸侯有一

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相公兼此數節者

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

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為幸遇也 然而仲尼之門人五

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

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 非綦文理

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 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 鄉方略審

勞佚鄉讀為向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 畜積脩關而能顛

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庫脩戰關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 詐心以勝矣

彼以諉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為諉所以飾爭非真

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五子曰五霸者三王

之罪也之罪 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能而以救不肖致

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關

必以義服不力服也 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備

下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

怪錄戾者然後誅之非願倒其敵也 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所景反

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拒

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伐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于

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紂之頭手行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 周公卒業周公終

時有小征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 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

也 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 文王

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過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 桀紂舍

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桀紂

合道雖有天下厚重之勢而不得如無人壽終 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

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

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雖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又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 故人

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執是其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主

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傳與揮同 主信愛之

早退也

則謹慎而謙謙與敬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按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謙主專

任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慎

比而不邪謹慎觀比於上而不回邪詭佞主疏遠之則全一而

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二之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

貴而不為夸考者修也信而不忘處謙謙讀為嫌得信於主

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諍之義然後受而善

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解而理謂不墮獲也富則施廣

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

而不可使為姦也君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使為姦也是持寵

處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執亦

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

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俟俸服事也鄭云媚愛茲

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

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

武王之繼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大位也擅寵於萬

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好賢人與之同

任之則慎行此道也耐忍也慎諍為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

則順已所行之能而不耐任有能者不忍急用之且恐失寵

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諍能而安隨其後如

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

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

街事君白不然夫荀卿生於末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

道或論強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不必

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

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其保身

明且哲豈云異哉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故知兵者之舉事也滿則慮

謙謙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足之時而先防之平則慮險安則慮危

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及既既與禍同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

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愚者反是處重

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

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擠排也言重傷之也輕舊怨謂輕報舊怨以吝

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

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已

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

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僿也炊與吹同僿當為僿音竟是行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

墮許規反

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為

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

為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然後恭敬以

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

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為本然後輔之以

恭敬之屬頓謂困蹶也疾力勤力也困危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情申重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

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

功愛敬不倦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

立功勞者所景反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夫是

之謂天下之行術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

也有人也執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是姦

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

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啗

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為譬啗與貳同經經也伏而砥天愈益遠也救經而

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首徑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俞讀為愈故

君子時誦則誦時伸則伸也執在上則為上在下則為下必當其

分安有執不在上而羞為下之心哉

荀子卷第三

荀子卷第四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偉 注

儒效篇第八效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

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屏蔽及繼屬續

也屬之履天下之籍籍謂天下之圖籍也聽天下之斷偃

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偃然猶安然固有所謂如

固合有此位也殺管叔虛躬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

為墟戾暴也墟躬國謂殺武庚遷勝頑民于洛邑朝歌為墟也兼制天下立七十

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

焉左氏傳成鯀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

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鄭鄆

文之昭也邠音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教誨開導

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開導謂開通導達排

也釁周公歸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反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

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

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為臣明攝政非為己也天子也者不可

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

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

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

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

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

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為向下同擅與禪同言非禪讓與成

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

次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故以枝代主而非

越也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

謂殺管叔管叔周公之兄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易位

非為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

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

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

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為孫卿也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

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

謂使不敢

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

言儒者得權勢在本

矣必不為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

置錘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

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

紀嗚呼嘆辭也財與數同雖嘆其莫已知無應之者而勢亦不怠情困弄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

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為人君也在人下則

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

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敝屋漏雨者也

仲尼將為魯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飲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

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許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修踰法魯之粥六畜者飾之以詣賈魯

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豫賈定為

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賈為價居於闕黨

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聞居闕黨

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孝弟以化之也由孔子以孝弟

之為人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

如孫卿曰其為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

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

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

天下不為也此君子義信乎人矣通於四

海則天下應之如讜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讜讜謹謹也言聲齊應之也

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實名謂儒名可貴白明顯故

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

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

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

如此故可以為人師長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明天下皆歸之也夫其為人

下也如彼其為人也如此何謂其無益

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

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為。說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也。曷謂中曰禮

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

以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君子之道

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

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

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辨者，非能徧辨

人之所辨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

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

為止言止於禮義也。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

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境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通財貨相

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

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

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

擗以相恥。忤君子不若惠施，鄧析也。薦藉也謂相頭

藉擗抑皆謂相陵罵也。忤也。若夫謫德而定次。謂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

本或亦多作謫。謫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決德而定次也。量能而授官，使

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任使各當其才

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

談惠施、鄧析不敢窺其察。窺，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

所逃。匿君子皆識也。言必治當事，必當務是，然後君

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治者，立之

行下孟反。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几知

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

是之謂中。說行事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

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弃，而亂世之

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饋也。易，移也。謂使

實者虛虛者實。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同異之言相分別，隔異同異已解

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

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

能僂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

言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

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君子卿大夫也

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而

狂惑慙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辨其談說

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慙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

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

曾不如好相鷄狗之可以為名也有惠施齊析之名尚不如

相鷄狗之名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

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視姑也鄭云使汝為蜮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也

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知貧而富可乎曰其唯

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為儒學者能行則為士也士者脩立之

稱敦慕焉君子也敦厚慕之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也於

事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

哉為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為聖人君子也鄉也混然塗之人也

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並

比也鄉音向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涂與途同

也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

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

知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鄉也

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

不貧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鍊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銀鑄者

也舉皆也顏師古曰駮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鍊連也今有人於此肩然

藏千溢之寶雖行賁而食人謂之富矣然

雜碎衆多之貌行賁行乞也賁士得反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

下衣於既反言以為衣則不可衣著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儻

售也儻疾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

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是杆杆亦當

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杆杆即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

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

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此儒學也其情皆在

此故人尊貴敬之 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

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

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 爭之則失讓之則至

導道則積夸誕則虛導道則自委積夸誕則尤益空虛也 故君

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

處之以導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

應之如雷霆衆應之聲如雷 故曰君子隱而顯微

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

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第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

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 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

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而俞危論

為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

于已斯云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已而怨人

故不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

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也粹讀為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

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偃身而好升高也指

其頂者愈衆偃偃僕也偃身之人而強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者愈衆 故

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

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

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

列也言儒為治辨之極也 詩曰平平左右亦是幸從是言

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毛云平

接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已

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為已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 行法至

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

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

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 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

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

密也未喻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如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 上則能大

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

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

當世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二之易 行禮要節而安

之若生四枝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不以造作為要一過反及下

要時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若

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雖博辨衆多如井理一人之少也

井兮其有理也井井兮良易之貌理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

己也嚴嚴兮有威重之貌能敬已不可以干非禮也嚴或為儼分兮其有終

始也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默默兮其能長久

也默足也亂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

也殆危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照同脩脩兮

其用統類之行也脩脩整齊之貌統類類紀也言事不乖悖也綏綏兮

其有文章也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為葢鞋之貌熙熙兮其樂人

之臧也熙熙和樂之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

觀恐人之行事不當理此以上皆論大儒之德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

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執持精神堅固曷謂

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

之謂固挾讀為決決周洽也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

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

是矣管樞要也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

是其志也是儒是志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

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

儒之微言一字為褒貶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

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逐者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小雅之所

以為小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大雅之所以

為大者取是而光之也雅正也頌之所以為

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盛德之極天下之道畢是

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

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曰向

容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身貴

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

而益戒備苟御之時有容說孔子之言如此

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

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扈而坐戶
之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

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二國姬姓獨居五

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

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

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以兵東面而迎

太歲迎謂逆太歲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至汜而汎至

懷而壞汜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風績孔安國曰覃懷近

至共頭而山隧共河內縣名共

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

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

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

遂選馬而進選簡朝食於戚

暮宿乎百泉杜元凱云戚衛邑在頓上衛縣西百泉蓋

厭且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且謂未鼓之而

紂卒易鄉側也而攻後遂乘殷人而誅紂乘其側

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周人無立反而定

三革偃五兵定息偃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兜也

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

外闔不開闔門跨天下而無斬跨越也斬求也越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

見其能造父周穆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

孤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逐夏大儒

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

如此復誰備戒

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平

足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也

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平

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平

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平

見其功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

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

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用百

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強暴則非

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

錘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

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

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已解非十子子篇用

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管

捶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

徵也傾危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為

狂妾之言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其

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派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

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

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為治一也稽考也考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

通也英傑化之菟瓊逃之倍千入曰英倍萬人日傑言英傑之士則

慕而化之狂怪之人邪說畏之眾人愧之眾人初皆則畏而逃去之也非其所為

成功之後故自媿也媿或為貴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名儒

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

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

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

有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

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轉詩外傳作逢衣博

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陞陞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登保為壇登音下

介反保音果壇音獲靜好也或曰說苑淳于曄謂齊王曰臣笑鄰國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螺者宜

禾汗邪者百車蟹螺蓋高地也今冠略法先王而足

亂世術略粗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轉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

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

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亂矣故仲尼脩春秋盡用周法轉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其衣冠行偽已

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偽

謂行偽而堅其言議談說已無所以異於墨

行下孟反

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

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

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

上客德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

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大臣親信者也便辟延及辟讀曰聲舉其上客謂褒美

其上客冀得其助也德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因拘之貌莊子曰皖然在纏之中法後王一制

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

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法教之所

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未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夫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知之曰知之不知曰

不知內不自以誣外外不自以欺內不自欺人以

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雅有

德之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

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深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為後王以古持今當

為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

若別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別況在人矣倚物怪變所未嘗

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

而應之無所擬恁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辛千忽反擬讀為疑恁與作同張法而度之

則暗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疑作故開張其法

以測度之則暗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暗與暗

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闢用符節蓋以全竹為之割之

為兩各執其一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

不義而好利故士也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

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患

難用大儒然後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偷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勝湯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也用萬乘之

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為措伯讀為不霸言一朝而霸也

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

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

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明之為聖人通明於事則為聖人聖人也

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他

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他在止於行其所學者也故聞

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有謬誤也見之而不知

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昧於指意謂若制氏然也知之而不行

雖敦必困苟不能行雖所知多厚必至困躓也不聞不見則雖當

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

言偶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

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言其能察

則必為怪惠施鄒析之比辨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

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

速盡辨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聰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也

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

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

性矣隆厚也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所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而師法者所得

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情謂喜怒愛惡

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為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性也者吾所不能

為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為之也必在化而為之也情也者

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乎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或曰情亦當為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為之也注錯習俗所

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錯千故反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

并讀為併一謂師法二謂異端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為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

天地矣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且暮

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

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速則為六極言積近以成速塗之人百姓

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

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

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為

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

反讀為販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

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居楚而

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中是非天性也

積靡使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慎

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大積靡謂以縱情順積習為也

性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

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

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為能得其所好

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招也一竟反詩曰維此

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

貪亂寧為荼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

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為惡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

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為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

人論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

已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已

為脩也汙穢也漫欺詐也漫莫叛反甚愚陋溝沓而冀人之

以已為知也是眾人也溝音寇愚也溝沓無知也眾人謂眾庶人也

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

矯其性行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

才藝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故為小儒也志安公

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

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

士也眾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

以為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

也式法也度也尺寸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

儒可為天子三公小儒可為諸侯大夫禮可以總統羣臣人主

之柄也倫當為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差盡於禮也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為壇宇屋

邊也防隄防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

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為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故下

云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也

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言道德之求不二

後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施行之事不二後王師告而不以述古也舍後王

而言遠古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是二也

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事而廣說遠古則

為不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為巨雖高

正也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巨雖高

壇宇防表也官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君子雖聘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官庭之內也是時百家異說

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

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教也百

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不及先王之道妄起異端

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

表也

荀子卷第四

荀子卷第五

金澤文庫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王制篇第九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

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虐唯元惡不待教而誅之也中庸雜民不待政而

化中庸民易與為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分未定也則有昭繆

也繆讀為穆父昭子穆言為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為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

也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

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

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繫屬

也欲反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

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教其本事也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

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

職則棄畜養也棄謂投四裔之比也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

事之五疾瘠聾跛癡斷者侏儒各當其材使之謂若瞽瞍聾聵聵聵司火之屬也官施而衣

食之兼覆無遺官爲之施設所職而與之衣食也才行反時者

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

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

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

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

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

禁止則王者之事畢矣願謂人人皆願矣凡聽政也威

嚴猛厲而不好假導人厲剛烈也假導謂以寬和假借導引人也則

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而不竭盡也若

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

繼事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背革敝矣

和解調通好假導人而無所疑止之和解調通謂寬和不拒下也疑定也疑止謂定止其不可也

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以嘗試論之鋒起謂如鋒刃齊起言銳而難拒也

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

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周洽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

職

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

則職所不及者必隊隊除與隊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

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

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

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

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比類偏黨而無經聽

之辟也無經謂無常法也辟讀曰僻故有良法而亂者有

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其人存其政息其人亡其政息

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執齊則不壹衆

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有天有地而上下

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也夫兩

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

也天之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

爭澹讀爲贍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紀極故物不能足也爭則必亂亂則窮矣

職

物窮也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

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

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竭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

也書曰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論有差等然後可以為治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於車中也庶人駭政則

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上之政也馬駭輿則莫若靜之

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恩也選賢良舉篤

敬興孝悌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

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傳曰君者

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

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

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

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

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

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派反孔

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

也小節非也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

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

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嗣君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雍已也乃貴薄疑

以敵如耳尊魏妃以耦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過客關市

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還之關市大

恐以嗣公為明察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未及取也民謂得民心鄭

此皆計數之類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者也禮記曰子產猶取也民謂得民心鄭

之不能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言未及教化也

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

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也僅存之國

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

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

漏如器之上溢下漏空虛可立而待也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

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

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疆奪之地人謂賢人與與國也疆國之術

則奪人地也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

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

霸敵諸侯者危用疆者用疆力勝人非知疆道者人之城

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

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

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

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

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

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鬪人之民

日欲與我鬪吾民日不欲為我鬪是疆者

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

累憂累也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

所以反削也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為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也諸

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交接連結也既以力勝而不義

故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伺疆大之

間承疆大之敵也知疆大之敵此疆大之

殆時也殆危也知疆大者不務疆也知疆大之術者不務以分勝也

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

擅侵暴也疑定也定其德謂不輕舉也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

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

矣是知疆道者也無王霸之主則疆國常勝主或衍字彼霸者不

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案謹

募選閱材技之士案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也選閱揀擇也材技武藝

過人者猶漢之材官也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也言進勉以慶賞也嚴刑

罰以糾之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

之心則諸侯親之矣併讀曰併下同脩友敵之道以

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為悅下同所以親之

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疏之矣見賢遍反

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

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道行下孟反

信謂使人不疑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

者也無王者則霸 閔王毀於五國史記齊閔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楚魏秦破齊

相公劫於魯莊公羊傳柯之盟齊相公為魯莊公之臣曹與所

也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而所以慮為王也

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也 仁眇天下故天下莫

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

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

道其道可 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

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

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

王者之人王者之佐 飾動以禮義所脩飾及舉動必以禮義 聽

斷以類所聽斷之事皆得其 明振毫末振舉也言細微

見舉錯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

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焉政之本

王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 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

論王道不過夏商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取之道過三代

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解已 衣服有制

宮室有度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卒管徒也 喪祭械用皆

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 聲則凡非雅聲者舉

廢舉 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淡朱畫續之事也 械用

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 夫是之謂復古

是王者之制也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舉也

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 無德不貴無能不官

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

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幸也 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幸也

原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愿慙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言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 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

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

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

勸也人知沮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為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為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賦司田野什一什稅一也 關

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但呵察姦人而不征稅也禮記幾作譏山林澤梁

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為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類祭魚然後漁人

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之輕重政或讀為征衰初

危危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

之類也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貨還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

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為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

救無不豐足雖四疾苦其勞謂奔走來王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

其勞不隱其能謂竭其才力也不疾苦其勞謂奔走來王也無幽閒隱僻之

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開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為王者趨使而

安樂政乃可以長久也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為政如此

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晦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地之犬也南

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

得而財之翮大鳥羽齒象齒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績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萬丹干丹砂

也蓋一名丹干讀為研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為研尚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石而似球者爾雅亦云西北

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東海則有紫紘魚

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紫紫貝也結未詳字書亦無紘字當

為蚶郭璞江賦曰石蚌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蚌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

異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為貨故曰衣食之蚌居業反西海則有皮革

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禹貢梁州貢熊羆之皮織皮今之屬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漆之為文綵也

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

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而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

盡其美致其用物皆盡其美而來為入用也上以飾賢良下

以養百姓而安樂之飾謂車服養謂衣食夫是之謂

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

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

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與雲雨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也

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不患於雜也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也

皆謂得其樞要也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

是而天下以衰矣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為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

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表初危反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

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 為

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

義以君子為本君子以習學為本貫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 故天地生

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

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總領也 無

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

無父子夫婦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

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

然後可以長久也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始為之制喪祭朝

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 貴賤殺生與奪一也

使民一於沮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一也

使人一於恩義 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於職業 水火

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知謂性識 禽

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

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 力不若牛

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

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 分

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

裁斷也 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

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所以安居 故序四時裁

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有以

分義故能治天下也 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

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官

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

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

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以禮義

也 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為羣也 羣道當則萬物皆

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

性命 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

殺生斬伐 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主之制也

時謂有常服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謂為之任使

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龜鼈魚鱉

鱣鱣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魯宣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

雄而懷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

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雍氏禁澤之沈者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

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汗澤水之處謹嚴也故魚

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貨易斬伐

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

材也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用財上察於天下

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財也錯千故反塞備天地之閒加施萬

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微而明短而長狹而

廣言用禮義故所守者近所及者遠也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禮義治化雖神

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

也一與一動皆一也是此也以此為人者則謂之聖人也

序官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

牲之牢數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

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

百宗百族也城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

械異制皆知其數不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

數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白

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百人也脩憲命憲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百人也

法之命所以表示人也謂若以樂審詩商詩商當為誅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之類也

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其徒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寤戚之悲歌

也禁淫聲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聲鄭云淫聲鄭衛之音也以時順脩謂不

失其時而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順之脩之

也夷俗謂蠻夷之樂雅正聲也脩隄梁隄所以防水梁橋也通

溝澮溝澮皆所以通水周禮十夫之田有溝溝上有畛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云溝廣深各四尺澮廣二尋深二仞

也行水潦行巡行也安水臧使水歸其壑安謂不使漏溢臧才浪反

以時決塞旱則決之水則塞之不使失時也歲雖凶敗水旱使

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艾讀為刈相高下視

肥境序五種高下原隰也五穀黍稷豆麻麥觀其地所宜而種之境苦交反省農

功 省觀也觀其謹蓄臧嚴謹以時順脩使農夫

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 使農夫敦朴於力穡勤情而勸之禁其佗能也治田

脩火憲 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二月無焚山林鄭注周禮憲表也主表其刑禁也養山

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 百索上所索百物也以時禁發

禁謂為之厲禁 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發謂許民採取

之事也 禮山虞澤虞也和順定廛宅廛謂

市內百姓之居宅謂邑內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也養六畜勸人養閒樹藝

樹藝種樹及桑柘也勸之使從教閒之使疏密得宜也勸教化趨孝弟化趨之使敦

孝弟趨讀為促以時順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

師之事也 鄉師公卿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論百工論其巧拙

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也審時事考工記曰天有時地

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月令曰監辨功苦功謂器之精好者苦謂濫

惡者韋昭曰尚完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便備用使

彫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 造專

相陰陽 相視也陰陽謂數也占禘兆占占候也禘陰陽

稷是其類也兆謂龜兆或曰兆謂望其雲物知歲之吉凶也鑽龜陳卦鑽龜謂以火爇荆垂

灼之也陳卦謂主攘擇五卜攘擇揲除不祥擇取吉事也揲著布卦也五卜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

蒙曰騁曰尅言兆之形也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為覲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覲胡狄反脩採清脩其採清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周禮蜡氏掌除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易道路

平之謹盜賊謹嚴禁也周禮野廬氏職曰有相翔者誅平室律平均布也

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毒人若今五家為保也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賀

財通治市之事也 此於周禮野廬氏之職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兼

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制據當時職事言之也并急禁悍并當為折急當為慮已解上也防淫

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

司寇之事也 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度其功

勞論其慶賞以時順脩使百吏免盡而衆

庶不偷冢宰之事也 論禮樂正身行廣教

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 全

道德致隆高蒸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

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 故政事亂

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懸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爲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爲堯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爲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國爲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爲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

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爲是之日而兵剽天下勁矣案然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爲是之日而名聲剽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故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誅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

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徃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鬪者與安以其國爲是者王躬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技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以是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闕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

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爲是者霸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之所以接下之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佞佻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僇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人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懸也亦

遠矣

荀子卷第五

荀子卷第六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倅 注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字內無宜而有用於

人無常定之宜皆有可用人之理必在為人數也人

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倫類也並

其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羣居也同求異生也皆有

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可者遂其執

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

心奮而不可說也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

而無分則民心奮起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

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功名未

成則羣衆未縣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

羣衆齊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也既無懸隔

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

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欲惡同物欲多而



物寡寡則必爭矣

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

賢愚同有此情也無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贖故必爭之也故百技所成所以

養一人也

技工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衆物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

能不能兼技

雖能者亦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耕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雜之則亂也

人不能兼官

皆使專一於分不二事也謂若夔典樂稷播種之類也

離居不

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

不相待遺弄也窮謂為物所困也此

言不羣則不可羣而無分亦不可也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

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

此已上皆明有分則能羣然後可以富國

強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

以德為政

德謂教化使知分義也

如是則老弱有失養

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

老弱不能自存故憂失養壯者以力

相勝故有

分爭也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

分事業勞役之事人之所惡職業謂官職及四人之業也必使各供其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惡勞而好逸

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

矣樹立也若無分則人人患於樹立已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為禍也

男女之合夫婦

之分合配也分謂各有所偶也

婚姻媾內送逆無禮婦之父為媾壻

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

者為之分也

知如字知者謂知治道者又讀為智皆通

足國之道明富

術

節用裕民而善減其餘

裕謂優饒也善減其餘謂雖有餘不耗損

而善

節用以禮裕民以政以禮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彼

裕民故多餘

人得優饒務於力作故多餘也

裕民則民富民富

則田肥以易

易謂耕墾平易

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

所出較

實多也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法取謂

以禮節用謂

不妄耗費也餘若上山不時焚燒無所減之言

多之

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以墨子憂不足故知節用裕

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富有富厚上

山之積矣

名實皆美此無佗故焉生於節用裕

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

以穢

貧則力不足耕釋失時也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不得其半

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

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

虛窮乏之實矣罪也譎音矯此無佗故焉不

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

乃身不廢在王庭此之謂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

汝身言百姓足君執典不足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

輕重皆有稱者也稱尺證反故天子袿袿衣冕古

朱字捲與袿同畫龍於衣謂之袿朱袿以朱爲質也衣冕猶服冕也諸侯玄袿衣冕謂上

公也周禮公之服自袿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夫裨冕衣裨衣而服冕謂祭服也天子六服

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裨之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亦服焉鷩冕絺冕皆是也士皮弁服

皮弁謂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素積爲裳用十五弁布爲之積猶辟也辟覺其聾中故謂之素積也德必

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

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

用德小量地而立國謂若王制天子之人用刑計利而畜

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度人力而授事謂若一夫受田百畝

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

衣食百用出入相掄百用雜用養生送死之類出出相掄謂量入爲出使覆蓋不乏絕也必時臧餘謂之稱數足用有餘則以

時賦之此之謂有稱之術數也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

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

此之謂也上下所爲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微幸之徒無德而祿謂之幸位情游而食謂之幸生

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平猶除也謂省幾而不征也省

商賈之數省減也謂使農夫衆也罕興力役無奪農時

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饒民

之術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

亂亂則窮矣窮困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

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爲大而人君者所以管

分之樞要也樞戶樞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

也美謂美其有分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

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

之也以分割制之以等差異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

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也在位則佚樂

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人也言爲此上事不唯使人

百姓則劬勞也瞻望自爲夸大之聲將以明仁

乃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故為之雕琢刻

鏤黼黻文章玉謂之雕亦謂之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

之黻青與赤謂之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

觀不求使人觀望也古亂反為之鍾鼓管磬琴瑟笙

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

和謂和氣餘謂過度而作鄭衛者也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

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

輕重尊卑也外謂峻宇雕牆之類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

亶亶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亶亶

勸勉之貌言雕琢為文章又以金玉為質勉力為善所以綱紀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若夫重

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

天下而君之重多也直用及非特以為淫泰也固以

為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材與義同養萬民兼

制天下者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

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

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

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

其知也知讀為智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

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厚恩厚也出死謂

也言判其死亡也覆蓋蔽也斷丁亂反誠美其德也故為之雕琢

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

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也親

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無它

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

利焉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親愛之也詩曰我任我

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

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鄭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轉輦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筴牛者

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云可歸哉故曰君子以德

小人以力君子以德撫下故百姓以力事上也力者德之役也力為德所使役

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

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

而後聚百姓之執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

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也父子不得不

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

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

之謂也古者有此語引以明之也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

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

關市之征以難其事苛暴也征亦稅也苛關市之征出入費買皆有稅也使貨

財不得通流故曰難其事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此而已有持孝伺詐

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有讀為又持撫其事聖舉

其過伺候其罪詐僞其辭顛倒反覆也靡盡也敝敗也或曰靡讀為糜糜散也敝盡也

然皆知其汗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汗漫皆穢行也百姓曉

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

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

之粥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為已利節忠節也此皆由上無恩德故下亦傾覆之詩曰無言不

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掩地謂耕田使土相

掩表明也謂明其經界使有畔也刺中殖穀刺絕也中古草字多糞肥田

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守時敬授人時力民使之疾力

進事長功進其事業長其功利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

將率之事也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高者不旱下者不

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

也是天下豐穰之事非由人力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

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

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

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

非天下之公患也非公共之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

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

益一歲而再獲之蓋當時以盆為量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墨子曰子墨子弟子仕

於衛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然後瓜桃

棗李一本數以盆鼓一本一株也鼓量也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數以盆鼓謂

數度以盆量之也言然後者謂除五穀之外更有此果實

然後葷菜百蔬以澤葷辛菜也蔬與蔬同以澤量言滿澤也猶谷量牛馬然後義與上同然後六畜禽

獸一而剗車剗與專同言一獸滿一車鼃鼃魚鼈鱉鱧

以時別一而成羣

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以時別謂不

一類皆

然後飛鳥鳧鴈若煙海

遠望如煙之

後昆蟲萬物生其間

昆蟲蟻蝻蜘蛛之屬也除天

物之外其間又有昆蟲萬物

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

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

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

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

以衣人矣衣去聲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

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

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

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

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隨之也說不免焉

非將墮毀墨子

論說不免如此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

將戕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

墨子言樂

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無樂則

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是則瘠瘠

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

瘠瘠養薄則

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顧賞也夫責以富厚故人勸勉有功勞者而與之麤衣惡食

是賞道發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墨

其道也大較郭云識無潤也義與瘠同儼苦角反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

省所

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

勞謂君臣並耕而

食養浚而治也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

不行上下懸隔故得以法臨取

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賞不行則賢者不

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

退也賞罰所以進

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不肖不

可得而退則能不可得而官也不可置

而廢

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

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

賞罰不行賢愚一天下

敖然若燒若焦

教讀為熬若燒若焦無言墨子雖

為之衣褐帶索噉菽飲水惡能足之乎賢

噉同惡

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

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夫為人主上者不

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

足以管下也

管猶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

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
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鋤琢刻鏤黼黻文

章以塞其目鑄與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

芳以塞其口塞猶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

賞漸進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

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于是也故其賞

行舉皆也于是猶言是于言生民所皆知己之所

畏恐之舉在于是也故其罰其罰賞行

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

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

其宜事變得其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

得人和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流貌如泉

本反汭汭如河海汭讀為滂暴暴如丘山暴暴

之貌言物多委積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

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

富使而功大讀為秦優秦也使謂為撞鐘擊鼓

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琤琤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

謂也詩周頌執競之篇毛云喤喤琤琤皆聲和貌穰

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闕而

日爭墨子有非政篇非政即非闕也既上失天時下失

非樂而日不和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穎同上下

言無嘉懣莫懲嗟此之謂也詩小雅節南山

也懣曾也懲止也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

嗟奈何薦或爲存垂事養民垂下也以上所操持之

施小拊循之喁嘔之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喁嘔

同冬日則爲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爪麩麩

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

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姦人爲治借

然要時務民借然盡人力貌說文云借終也要時趨

牢反要進事長功功益上之輕非譽而恬失民

一饒反恬安也言不顧下之毀譽而安然忘於失民也

而百姓怨是又不可偷偏者也言亦不可苟且偏徒

壤墮落必反無功雖苟求功利旋即毀壞故垂

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

道也以故古之人為之不然使民夏不究暘

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為菴暑氣也詩曰菴隆蟲蟲暘傷暑也或曰宛當為奧篆文宛字與奧字略相似

遂誤耳奧於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

皆謂量民之力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

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

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

和均辨之至也均平均辨故君國長民者欲

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

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

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故君國長人已下

或曰累解累解釋也言君長人欲趨時遂功者若和調而便累解釋則民迷乎急疾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

忠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先責已而後責人三德

則民畏乎刑罰累音類解佳買反說讀為悅

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嚮三德謂調和累

已而後責人也誠乎上謂上誠意行之也雖欲無明達

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維民其力懋和而

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

上之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

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

勸屬也者謂著於事業也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

儉而百姓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

也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

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申

重也再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

今曰申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

潢與混同潢然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

化善者勸勉矣化善化而是何邪則其道易

標表明
白易識
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

之若中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辟讀為譬
中古草字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

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

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

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

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

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矣不利而利之不

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

易與場同端首
也見賢遍反其候徵支繚候斥候徵巡也支繚支
分繚繞言委曲巡警也

其竟關之政盡察竟與境同盡察極
察言無不察也是亂國已

亂國多盜賊姦人
故用苛察之政也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

貪主已露謂無城郭墻垣主貪
財民貧力不足故露也觀其朝廷則其

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

便嬖則其信者不慤是闇王已便嬖左右小
臣寵幸者也

信者不慤所親信者不慮
慤也主闇故姦人多容也

凡主相臣下百吏之

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俗謂
風俗

取謂賦斂與謂賜與計數計筭也須待也孰精執也

盡察極察也其於計數貨財必待精執極察然後行

言不簡易急其禮義節奏也芒軻優格是辱

於貪利者也

國已禮義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芒軻味也或讀為
荒言不習執也軻柔也亦怠惰之義優與慢
同格不堅固也辱
國言必見陵辱也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

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

國已安難不
逃難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

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

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

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不及汲於
貨財也其於禮

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侵陵言深
於禮義也謹

嚴也言不
敢慢易也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

者先官雖舉在至公而必先親故
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臣下百吏汗

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

慤是明主之功已躁暴急
之人也觀國之強弱貧

富有徵徵驗言其先見也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

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

兵弱漸進將率不能則兵弱率與帥同上好攻取

功則國貧民不得安業也上好利則國貧賦斂重也士大

夫衆則國貧所謂三百赤弗工商衆則國貧農桑者少無

制數度量則國貧不為限量則物耗費下貧則上貧下

富則上富百姓與足君執不足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

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窳也掘地藏穀也穀

藏曰倉米藏曰廩窳匹教反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

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時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豐也事業得叙耕稼得

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貨財皆錢穀通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曰財錢布龜貝曰貨也故

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

酌焉節謂薄斂開謂勸課時斟酌謂賦斂賑卹豐荒有制也潢然使天下必

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

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交無所藏言上下不相隱故禹十

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

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色也是無它故

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

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蹙蹙傾倒也

伐其本竭其源而弁之其末然而主相不

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則可立而待也以

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

是愚王之極也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將以求

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

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夫之

一也特以貪失之矣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

之國足以獨立矣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亡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凡攻

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

之也凡攻伐者不求討亂征暴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事也為干僞反仁

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用為也行下孟反伉隆

高伉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致忠信期文理期當為恭極文

也布衣紉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

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綱條也謂編麻爲之纆繩之聲也或讀爲穿王

公不能與之爭名言名過王公也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

匿也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下莫能隱匿言其國聲光大也若是則爲名

者不攻也伐有道祗成將辟田野實倉廩使

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

則不可遠舉將軍於遠也極戰苦戰也境內之聚

也保固視可其境內也聚則保其險固午其軍

取其將若撥糲午讀曰迂遇也周禮邊人職云朝事之選其實糲黃鄭云糲熬麥今

河間已北黃種麥賣之名曰糲據鄭之說糲麥之牙擊

也至脫弱故以喻之若撥糲如以手撥糲也音豐同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藥猶醫也彼縱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

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

爲利者不攻也愛己之爪牙畏與我爲仇敵爲于偽反將脩小大強

弱之義以持慎之慎讀曰順備小事大弱事強禮

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謂

之威儀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碩大也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辨慧

之君子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之士說音統彼苟有人意

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爲

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否不攻也爲于偽反則國

安于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爲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

比於星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曰期頤鄭云期要也頤養也

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

之我按起而制之或曰按然後也故仁人之用國非

特將持其有而已矣又將兼人不唯持其所有而已詩

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此之謂也曹風尸鳩之篇

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事強暴之國難使

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

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已

定聽即畔之無日言不過一日日文字作約定而反無日也割國之錙銖以賂之

則割定而欲無厭十黍之重爲銖八兩爲錙此謂以地賂強國割地必不多與故

以錙銖言之狀一占反韓詩外傳作割國之輶垂以賂之也事之彌煩其侵人愈

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單盡也國舉謂盡舉其國與人

也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嬰於頭也寶謂珠王中可寶者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

雖為之逢蒙視詘要撓脰君盧屋妾由將

不足以免也蓬蒙古之善射者詘與屈同要讀為聾撓曲也脰曲脚中古獲反盧當為廬由

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聾撓脰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廬屋妾謂

處女自稱是君廬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之也故非有

一人之道也謂不能齊一人同力以拒大國也直將巧繁拜請

而畏事之巧為繁多拜請以畏事之也則不足以為持國

安身故明君不道也恥辱如此雖得免禍亦不足以為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

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

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齊整也節奏禮之節文也謂上下皆

有禮百事皆百事齊於官有法度眾庶齊於下政上

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致極也極願來附也

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名聲

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麾而強如日暴火炙炎赫也

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僇搏也烏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僇短人長三尺者搏鬪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六

金澤文庫

荀子卷第七

金澤文庫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傑 注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衍字耳人主

者天下之利勢也勢之最利者也得道以持之則大

安也大榮也積美之原也不得道以持之

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及如無國

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之時齊湣

宋獻是也湣與閔同齊閔王為淖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為齊閔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

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謚故與此不同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

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

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所宜謹慎擇之仁人之

所務白也白明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

之挈提舉也言提挈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他事害禮義也行一

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操

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操讀為落石貌也其所以持心持國不行不

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

舉皆也所與為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

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

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

羣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謂不懷不義之意也一日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如是則下

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為基本本也言綦以義為本仰魚亮反

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錘之

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

義乎身行言志意及立身箸之言語以義箸於言語謂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

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

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今亦以天下之顯

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

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

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始如一也如是則

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

月雷霆然矣哉

部當為割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著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

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也

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

齊當為濟以一國皆取濟於義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

湯以亳武王以鄗

皆百里之地也

亳湯國都鄗與鎬同武王所都京也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

武王成之

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

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

也

非有它故但取濟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

但未能至極盡濟也

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天下之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刑

賞已諾信乎天下矣

諾許也已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信乎天下謂

若齊桓不肯柯盟之比也

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約其可與要約

不欺也要一堯反

政令已陳雖觀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三

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

約結已定雖觀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親與之國謂若齊桓許赦魯衛不遂滅之為已利之比也

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綦亦當為基也雖未

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

伯讀曰霸又如字為諸侯

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脩其本也非

之長曰伯春秋左氏傳曰策命晉侯為伯也

致隆高也

致極也非綦文理也言其致萬湯之極崇高也

非服人之心也

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言雖未實條非服人之心也能備行王道以略信之故猶能致霸

鄉方略

所向唯在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佚待謹勞之術也

畜積

謹嚴畜積不妄耗費脩戰備齟齬然上下相信而

天下莫之敢當也

齟齬相迎也齟齬上下相向之貌齟齬士角反故齊

相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

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

其彊能危中國無它故

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略取信而行

挈國以呼功利

此論權謀者也挈挈一國之致霸也功役使利也功役使利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開

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

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

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

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

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

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

下析也析離如是則敵國輕之不得人心故輕之也與國

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荼之而亡

其極者則滅士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為五國所伐皆薛公使之然故同

教也非以一天下也使然故同故用彊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

為務蘇蘇不絕貌引讀為勒勒引軸之物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脩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馳驚於他國以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權許為務也

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誣秦北足以敗燕史記閔王三十六年與韓魏共

攻秦至函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温舉謂舉其國而滅之也

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彊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樂毅以諸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而身死

國亡為天下大戮為天下大戰斧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

為大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王為龜鏡也是無它

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

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

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

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

擇所而後錯之錯之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為措不可

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涂歲則塞不可不善為擇道路

而導達之歲與穢危塞則亡所以為之善擇彼國錯者非

封焉之謂也非受之茅土然後為安一曰脩封疆立城郭之謂也何法之道誰

子之與也設問之辭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求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慎子曰弄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

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

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

為之則亦亡答辭也道皆與導同三者明主之所以謹

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荀子多重敘前語者丁寧之也故

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持之法持之

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

也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隨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坦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坦明而功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者據古憚與坦通

稷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王改行王佩王行步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

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

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
言壽但也服讀為驚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鄭注云
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何曰援夫千歲之信
故有驚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

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

謂使百世不易
可信之士為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

士何也又問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

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
必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固也

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

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

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

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

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
獨治也然則

疆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

王謂若湯伊尹
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

是者疆若燕昭
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

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

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
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亡宋獻
之比國

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極也
小者小極也綦大而

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
水之分流也巨

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血親疏不血貴

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

者先利而後義安不血是非不治曲直唯

便辟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

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

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
親比己者之用故曰粹而

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
舜舉皋陶

不仁者遠即巨用之綦大而王者也駁雜也若齊桓外任
管仲內任豎刁即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無一賢人若
厲王專任皇甫尹氏
即綦小而亡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

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

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
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

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
懸不可欺以輕重繩

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
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詩曰如霜雪之將將如

霜雪之將將如

日月之光明詩為之則存不為則亡此之謂也為為禮也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

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夫人之

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某或為甚傳寫誤耳佚安樂也

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強固之道也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

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疆固之道焉有讀為又辨分別事若是則怡愉

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

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

之中樂閭君者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計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

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

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讀為嗚呼若言如此之言謂以上之說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其道守其職也

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為

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

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向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向方為務不敢衰許也是夫人主之職

也論相乃是人主之職不在躬親小事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任事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

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

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

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

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

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今以一人兼聽

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今以一人

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爲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撓文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怒也韓子曰夫萬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實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日而實友大有天下小

有一國天子諸侯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賴

莫甚焉耗謂精神竭悒頓預也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

天子易執業臧獲奴婢也方言云荆淮海岱之間罵奴口臧罵婢口獲獲齊士奴謂之臧士

婦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檢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如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葉芻業權奴

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以是一人之寡

應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爲之言力不任之也爲之者役夫之道也

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矣論德使能而官施之

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治布職事傳

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

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

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總領也議其所統之政自政以東周公自主之

改以西邵公主之一相處於內是總方而議之也則天子共己而矣共讀爲恭或讀爲拱垂拱而已

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若如此也

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禮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

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

於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也取天下者

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他國負荷其土地來而從我之謂也

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壹人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

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

土地奚往哉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

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其官職事

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才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

人矣擇善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人順服也賢士一

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

下盡無方是其外矣具謂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

以竭執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人效盡於此矣致忠信

箸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箸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

也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統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

羿蠱門者善服射者也蠱門即蠱蒙學射於羿羿蠱蒙善射故射者服之

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御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御皆善御者馭與御同也

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

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

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蓋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

遠中微則莫若羿蠱門矣射及遠中知微之物欲得

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使王良造父矣欲

得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

善御在齊裝秦天下其用知甚簡用智慮至少也其為事

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慕可樂也

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難

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

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

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

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重多也宜用反合天下而君

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謝與榭同園

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

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所與制如此其

蓋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為官人

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

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侈離

之德則必滅侈奢修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名聲若日月功

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響是又人

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

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

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

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開隙也或

讀為閑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

同願兼而有之宰宰天下而制之若制子

孫宰宰未詳宰或作單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宰戰國

策燕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

海內之王其意不服或曰單讀如以蕪茶葉之蕪宰人苟不

狂惑憊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

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

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

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妒賢

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人主

胡不廣焉無郵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

求廣焉開泰貌或曰讀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謬

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

是其美焉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

言矣可以察如此之言也揚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顛

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揚朱戰國時人後

子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及

衢涂歧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

顛跌差也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

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此亦

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

衢涂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嗚呼哀哉君人

者千歲而不覺也嗚呼君人者千歲而無國而不

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

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章

昭曰病也無行而罷周禮以嘉

石平罷民謂平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

之使善者也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

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

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

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王下一而亡謂令

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

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

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

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鄘鄘與皆百里之地

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

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即序於

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

之執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也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

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

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

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

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加以

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置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下之親

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

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

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也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

故不敢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

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

而取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

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

天子共已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

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

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解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

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又禮反使衣服有制官

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

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僇役者也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為

淡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

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

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閭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故君人者

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浪反所使要百事

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綱紀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

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政

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

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

君者之樞機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也故能當一人

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

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說論之中

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

勞而為而為皆語助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

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

公且卑者五伯早言功業早於王者伯讀為霸齊桓公閨門

之內懸樂奢泰游抗之脩懸籥簾也泰與汰同抗與玩同言齊桓唯

此是脩也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之脩飾也然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它故焉知

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

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舍

是而孰足為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為之言其餘皆不足為也故古之人

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任賢之事喪其

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

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

下如字有讀為又下同守少謂任賢恭已而已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

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也事煩則狂

也亂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

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思各謹其

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

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

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

間讀為開辟讀為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主道治近

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

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

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

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

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

又務正百當丁浪反是過者也猶不及也辟之

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

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

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或辟之是猶立枉木

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

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也主好要則百事

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君者論一相

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

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紀綱也盛讀為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

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

其得失也要一堯反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脩飾使各當分度

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

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

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

索求也休息也

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

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德者具而天下歸

之三德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

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
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
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賞讀為尚爵服賞慶以
申重之時其事經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
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況同大水貌也生民則致
寬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辨政令制度所
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
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
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
無它故焉不愉不字刺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
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陵突觸盜竊也權謀
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
之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
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是故百姓
賤之如佞惡之如鬼字書無佞字蓋當為佞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佞而
奚若新序作日欲司聞而相與投藉之去遂

之司間伺其間隙投擲也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

姓之為已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

無以此事為得也卒于忽反 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

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

也我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戚尚上也使小人在上

位而作賦之類也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兵甲田賦之類也是傷國

之大災也 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

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

傷國厭足也一占反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

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貌三邪者在匈中而又

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斷決任事於外

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

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

詐故故事變也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

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以不隆禮義為成俗朝廷

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

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

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

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

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辨

辨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

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忠義制職分

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

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厚

重其秩祿使不貪也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

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為政董遺逃由質要或

曰質正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百工

將時斬伐能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

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即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是也仇與僑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

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令史重其績遂其涂俎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歆上悅乎君游民足乎食彼仇亦與此 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

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

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不務他能也 士大夫務節死制然

而兵勁然而當爲然後 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

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

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 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

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

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

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

征則疆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

曲辨也

荀子卷第七

荀子卷第八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傑注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

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

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

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

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

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

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

雖博傳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

主急得其執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

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

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

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

使之書曰唯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

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誅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詘而不苟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待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聳貧窮而不

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脩飾而不危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游也緣義而有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智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爲國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

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要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民之原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

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
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
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
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
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爲
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
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
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
詩曰价人維藩太師維垣此之謂也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
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
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
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
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
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
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

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
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
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
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
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
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
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
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
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
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琇珠刻
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
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
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
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
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衍也聖王財
衍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

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所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

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支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智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

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惰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

之者若白黑然可誣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誠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千焉是

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

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也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齟然兩齒墮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莫足以舉之故舉于是而用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

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其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慧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游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

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辨說足以解煩其智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拒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之謂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人之謂孤孤獨而掩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愿慤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史吏之材也脩飭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早執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慕偏能自

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焉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八

荀子卷第九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傑注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

臣者有聖臣者解並在下內不足使一民外不

足使拒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

佞說音悅或作悅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

媚為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邇公

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

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者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也內足使以一

民外足使以拒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

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

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

下如景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違越也應卒遇

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

之應聲卒蒼忽反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

臣者也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曲法不苛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故用聖臣

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能臣者

亡能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能臣篡臣其於篡臣

者蓋當時之多用佞媚變詐功臣用則必榮聖臣

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

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犖從鄂陵君與壽陵君戴方府之

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方受令乎秦王填颶塞之內而投已乎颶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荆貴而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

如出一口也秦之張儀可謂能臣者也皆變態佞媚之

臣儀或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父平相

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戰國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

奉陽君為相不悅蘇秦蘇秦乃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君及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

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

按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齊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

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

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

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孤偃咎犯其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躬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

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

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慎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

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

之篡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

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

其與君交接之不忤犯使怒也一日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相也君有過謀

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子

兄弟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

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

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率羣臣百吏

而相與彊君橋君強其文反橋與橋同屈也君雖不安不

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

於尊君安國謂之輔事見平原有能抗君之命

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

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

傳卻至驟稱其伐拂讀為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佛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

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故諫爭

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

之所尊所厚也而闇主惑之以為己賊也

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

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

諫太甲箕子諫紂比于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

趙也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也可謂拂

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

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列位也頗邪也諫爭輔拂之

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謂道行也爪牙之

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邊境之

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陸同故明主好同而闇

王好獨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

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滅掩沒也

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

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者

有諫爭無諛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者也諛諛則遂成闇君也事暴

君者有補削無橋拂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闇君救

之也橋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橋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拂音佛迫脅於亂

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

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

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詩曰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防其躬身此之謂

也逸詩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

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

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

不諛諛諍而不諂橋然剛折端志而無傾

橋彊貌禮記曰和不流彊哉矯剛折剛直而折也端志不邪曲也

側之心是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

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調和而不至流而雖柔從而不屈曲雖寬容而不

與焉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為不爭

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而能化易時開內之是

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為開傳寫誤耳內與納同言既以冲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

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開通於君之心中也若馭其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不

可達牽制必縱緩之事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知必在順適其性不

暴君之難故重明之也若食餼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餼人之欲食一曰餼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之不

也若食餼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使其

使狂威也莊子曰人威則死故因其喜辨其致憂之端則遷善也

改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致憂之端則遷善也因其喜

也而入其道欣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入之因其怒也而除其

怨怨惡之人囚君怒除去之也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謂謂即

化易君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性也

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不疾言怠慢也疾

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

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

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

苦故君子不為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為或為違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

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

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違也

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臣救其惡也

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為下

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

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

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

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

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語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

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人不肖而不敬

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危

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

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采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言人皆

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為害有甚於此也

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

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

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

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

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

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

統統綱紀也言以端慤自處而待物者也禮義以為文文飾倫類

以為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喘而言臞而動

而一可以為法則臞與勸學篇頰同喘微言也喘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

可以為法則臞人允反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

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則少不為人法則矣

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謹慎利也鬪怒爭競也

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是

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順忠有所雍塞故通之然而終歸於順也權險之平權用危險之事

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治平也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

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聞君不知所以殺害也忠賢而身死國亡也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

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

後能善遠矣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為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

以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

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塗炭而殺之

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功參天地澤被生民

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

和而無經經常也但和順上意而無常守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偷

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夫是之謂禍亂

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

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以枉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

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

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王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王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摺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修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明致賢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雍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

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雅讀曰擁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謁者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

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愬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稱譽謂

顯露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

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

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刑當於惡則事之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

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

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達其意方起並起尚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

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

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

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

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浹能以禮浹洽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也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

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

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

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

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

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

家之本作也本作猶本務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

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

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

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

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

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得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美意樂意也無

憂患則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夸誕逐魂逐魂逐去其精

魂猶喪精也夸妄誕作偽心勞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

人主之患不在乎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

口也却賢者行也無善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

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燿

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

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翬范是也今人主有

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

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

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然後進

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

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為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

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

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

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

勿用即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之摠名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

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

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叙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

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

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

則欲寬容不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迫切之也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

於刻急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

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

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師師法不

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者艾而信可

以為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

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言行其所學知微而論可

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論虛困切故師術有四而博習

不與焉水深而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流則多旋流也樹落則糞

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己也詩曰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

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

其害善不若利淫

荀子卷第九

金澤文庫

荀子卷第十

金澤文庫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

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

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

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君

更贏與王處京臺之下更贏曰臣能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

有聞鳴鴈從東方來更贏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

於此乎更贏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

其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痛未息而驚心未去聞

弦音烈而高飛故墮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以為距秦

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叙云

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即孫臏也今按史

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為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王

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速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

若順太歲反孤

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

下得地利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變動

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

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

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

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

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
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

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也乘執所

行者變詐也計奇善用兵者感忽悠聞莫知

其所從出感忽悠聞皆謂倏忽之間也感忽恍忽也悠聞

遠視不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

九地之下使敵人不測魯連子曰棄感忽之取累世之功也孫吳用之無敵於天

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孫卿子

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之志也帝王

意如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

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

慢者也路亶者也路暴露也亶讀為袒露袒謂君

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滑亂也音骨

者皆如此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

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撓攪也以

必爛也新序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

作以指撓沸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

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

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

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先驚頭目使知之而後且

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

耳目也言遠人自為其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

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

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

衆也而一如一也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

成列卒卒伍行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

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兌猶

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壞散也圜居而方正則若

盤石然觸之者角摧圜居方正謂不動時也則案

角鹿垂隴種東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

鹿垂下之貌如禾實垂下然垂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

之種物然或曰即鍾也東籠與凍隴同沾溼貌如衣服之

沾溼然於新序作隴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

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

上則若灼黥如畏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

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

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

又何可詐也詐不可得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察

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

之者亡謀慮與之為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服從也詩曰武王載發

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

也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為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與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為先故得如火

之盛無能止之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

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動用也孫卿

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

者諸侯強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執率與帥同所類

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

之所務將帥乃其未事耳所急教化也君賢者其國

遠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

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

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

則下不可用也印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下仰宜向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仰

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

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

下也是強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祿重難其祿不使素

餐也節忠義也君能隆禮驗功則強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好士者強不好士

者弱士賢士也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

者強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信下可信民齊者強不齊

者弱齊謂同力賞重者強賞輕者弱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則

強輕易其賞則弱也刑威者強刑侮者弱刑當罪使人可畏則強不當罪則人可畏

侮慢故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攻當為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

械牢固便利於用則強也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窳器病也

音庾楛濫惡謂不堅固也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重難用兵

者強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政多門則弱也是強弱

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孟康曰兵家

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
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

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
贖金無本賞矣八兩曰鎰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

賜鎰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
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

是事小敵毘則偷
可用也可偷竊用之也毘讀為脆史記聶政謂嚴仲子曰屠可以旦夕得甘脆以養親也

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易說卦曰渙者離也若飛鳥然傾

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馮而易也無日言傾側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是亡國

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賃市傭而戰

之幾矣此與賃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魏氏之武卒以度

取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衣三屬之

甲如濟曰上身一鞞禪一鞞繳一凡三屬也衣於氣反屬之欲反操十二石之弩

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置戈於身上上謂荷戈也冠鞬

帶劔鞬與胄同漢書作胄帶劔類師古曰箸兜鍪而又帶劔也贏三日之糧日

中而趨百里贏負擔也日中之中中試則復其戶利

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粟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是

數年而表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

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表亦未可遠奪其優奪其優復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是故地

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優復既多則稅寡貧用貧乏故

秦人其生民也阨阨其使民也酷烈生

所生之地阨阨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劫之以執

地險固則寇不能害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

謂以威執劫隱之以阨謂隱蔽以險阨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阨隱其民於阨使之出戰

中忸之以慶賞忸與忸同申習也戰勝則與之賞慶使習以為常忸女九反鮒之以

刑罰鮒籍也不勝則以刑罰陵籍之莊子風謂蛇曰鮒我亦勝我音秩或作蹈七六反使天下之

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闕無由也阨而用

之得而後功之守險阨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自為戰而立功者衆也功

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則

之五家也是最為衆強長久多地以正故四

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為之有根本不邀一時之利故能衆強長久也不復其戶故齊

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苟且為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昭王也

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

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

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以觀過秦論以魚然之物投石也燕五刀反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

之兵也備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

慕節之理也干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備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

未有愛貴其上焉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為非之理者也諸侯有能微妙

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

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謂擄滅之故招近募選隆執

詐尚功利是漸之也近當為延傳寫誤耳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

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執詐謂以威執變詐為尚此論秦也尚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

進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為理也或曰漸浸漬也禮義謂其賞罰纔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悅服斬子釐反

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是齊壹人之術也故以詐遇詐猶

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以詐遇齊辟之

猶以錐刀墮大山也辟音譬墮毀也許唯反非天下之愚

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不必試也湯

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

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餘犷悍者皆化而來臣役也誅桀紂若誅獨

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

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

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若夫招近募

選隆執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

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翕故也代翕代

張代存代亡猶也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由言代強代弱也

也是盜賊之兵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

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

也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蹻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為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躡至滇池

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滅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

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至滇變服從其俗

焉衛鞅秦孝公臣封為商君者也繆蟻未聞也

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

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於和齊人心也掎契司詐權謀傾

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為擊持也掎挈猶言掎掩也司讀為伺詐欺誑也皆謂因其危

弱即掩襲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

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孟康曰入王故可以霸

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則代存代亡

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焉將孫卿是其效也

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是智之大行莫大乎無

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

不可必也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故

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

處舍收藏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陵奪矣

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為輕舉動則疾速而窺敵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不失機權

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謀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

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也

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也夫是之謂六

術自制號政令已下有六也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

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

強使人出戰而輕敵執謂精審泰謂

不吝賞也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為將之機權也所以不受命於

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

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

之謂三至至謂一守而不變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

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

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為變詐故敵不能怒

夫是之謂至臣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

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慎終如始終始如一

失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也必

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

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

如守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于五步六步乃止齊焉行如戰有功如幸

敬無墮言不敢須臾不敬也墮與曠同敬事無墮敬終

無墮敬眾無墮敬敵無墮夫是之謂五無

墮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

墮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及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

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轡百吏

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

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令不

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教

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 不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

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

者不追禽之格謂相拒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為囚俘也犇與奔同 凡誅非誅

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

賊則是亦賊也扞其賊謂為賊之扞蔽也以故順刃者生蘇

刃者死犇命者貢順刃謂不戰備之而走者蘇讀為犇係向也謂相向格鬪者貢

謂取歸命者微子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

蓋漢景帝諱曹觸龍斷於軍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有臣有左

劉向改之也師觸龍者語說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死說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

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

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

猶言匍匐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

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

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師長詩曰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

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

所以敵人不服故不攻擊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 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也

相愛悅則慶賀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不潛軍

不留眾不久留暴露於外也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

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比臨武君

曰善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

本陳囂荀卿弟子言先生之議常言兵以仁義為本也仁者愛人義

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欲爭奪

焉肯抗兵非為愛人循理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

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

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

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

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止之

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

堯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也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

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

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殷也至周自貶損全稱王故以文武為兩王也

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

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

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此之謂也謂曹風尸鳩之篇

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子後為秦相秦四世有勝

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

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執隱之以院袒之以慶賞黜之以刑罰之比孫

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

便也汝以不便人為便之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

吾以大便人為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

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

於軍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第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秦

四世有勝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

己也漢書認作認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惹之惹認懼貌也先禮及張曼曰軋踐轢也此所謂末

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行素脩故湯之放桀也

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

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

此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素已修之行讀如字今女

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

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如李斯之說也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

功名之摠也辨別也摠要也強國謂強其國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夫

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

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

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道即禮

如金石

輪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輪古洽及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

甲犀

脅二戟輕罪入蘭盾輪革

宛鉅鐵鉞慘如蓬

鐵爲

矛慘如蜂蠆言其中人之慘毒也鉞音啻

輕利僂倅卒如飄風

人之趨捷

也僂音啻輕也匹妙反或當爲嫖姚之嫖嫖驍勇也

然而兵殆於垂

沙唐

殆謂危亡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志沛郡有垂鄉豈垂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

莊躒起楚分而爲

三四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躒楚將言其起爲亂後楚遂分爲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目能見百

步而不見其睫主之兵敗於齊晉莊躒爲盜境內吏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躒初爲盜後爲楚將

豈無堅甲利兵也哉

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

鄧林

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統也方城楚北界山名也

然而

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

舉謂舉而取之鄢郢楚都振警

是豈無固塞險阻也哉其所

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紂剗比干囚箕子

爲炮烙刑

列女傳曰炮烙謂膏銅柱加之炭上今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責反

殺戮無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

慄然悚栗之貌莫自謂必

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繫也哉其所以統之

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

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

誦試用也

城郭不辨

治

溝池不措

措古措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音措或曰措當爲措篆文措字與措字相近遂誤耳

固塞不樹機變不張

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

內當爲固史記作晏然

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

和上也如影嚮

和胡

有不由令者然石誅

上知罪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

怨

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

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

傳曰威厲而不試刑

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謂抗舉使人畏之

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

止矣故賞慶刑罰執詐不足以盡人之力

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

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

執詐除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言大凡也除

謂驅逐阨謂迫慶若秦劫之以執隱之大寇則至使

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

之名故以敗走為北也勞苦煩辱則必奔奔與齊同霍焉離

耳下反制其上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故賞

慶刑罰執詐之為道者傭徒粥賣之道也

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

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

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

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之長養

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

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

不祥敦厚也毒害也孽謂妖孽祓除之也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

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大

刑加焉身苟不狂惑贖陋誰睹是而不改

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

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

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中更有能自脩德者也百姓莫不貴

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

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邪則高

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生民之屬孰不願養之也

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雕章明之貌縣

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

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

畏之如神凡所施為民皆從化也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

而願願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怒也旁辟曲私之屬為

之化而公旁偏頗也僻讀為僻矜糺收繚之屬為之化而

調矜謂夸汰，亂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夫繚繞言委曲也。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也。

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者皆化也。至一極一也。詩曰：王猶允塞。

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

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

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

除塗治其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道塗也。

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道塗也。

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廷令則民親比之。

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強。是以

德兼人者，也。俞讀為愈，下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

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執。為我執，所劫也。故民雖

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我甲俞衆，奉

養必費。奉養我甲，必煩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

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

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窳之粟。

以食之。地賦曰：窳，掌窳，主倉廩之官。窳，音匹，孝反。委之財貨以富之，立

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接之，懼其畔去也。已暮三年，然

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暮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本非慕化故也。是故得

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

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

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

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為難。齊能并宋而不能凝

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

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宇全富足而

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上地上黨之地，宇全言城邑也。富具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馮子將兵拒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阬四十餘萬。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

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

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兵無強得

地則能定之，則無有強而不可兼并者也。

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瀆，薄與瀆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

滿與瀆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

滿與瀆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

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第十

荀子卷第十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彊國篇第十六

形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孰齊和得宜

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剖刑而莫邪已刑與形同范法也形范鑄鋼規模之器也剖開

也莫邪古之良劍然而不剥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

繩剥脫謂刮去其生澀砥厲謂磨淬也剥脫之砥厲之則蝨槃孟

刳牛馬忽然耳剝割也音戾蝨槃孟刳牛馬蓋古用試劍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吳

千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槃孟皆銅器猶刺鍾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易也彼國者亦

彊國之剖刑已如彊國之初開此也然而不教不誨不

調不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

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

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節奏有法度也故

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

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

謀傾覆幽險而亡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亡也威有三有道



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

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

脩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

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

如天帝天神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

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

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

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禁暴也察其誅不

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商

之駢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駢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駢黑色猶閉

然駢鳥感反厭讀為壓如是百姓劫則致畏見劫脅之貌

則教上稍贏緩之則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最

也間隙也公羊傳曰會敵中則奪敵入得中道則奪其

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敵中則奪國一曰中擊也丁仲

反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

有其下振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

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

教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之心謹誼

教誼味也亦讀為教謂叫呼之聲教戢然也五刀反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

上矣賁讀為憤憤然也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

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

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

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公孫子曰子

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

有公孫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

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重侯南遊乎高陵北

陵乎巫山左枕劬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閒而不以

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宜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

蔡侯齊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宜王與史記不同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

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君言蔡侯自奉其社稷歸楚非己之功也舍屬二

三子而治其地舍子發名屬請也之欲反二三子楚之

不欲獨擅其功故既楚發其賞既謂論功之子發

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

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

衆威也誠教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徒舉相攻而敵退則是畏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

畏其衆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滅蔡故曰衆威此以上公孫

子美子發之辭也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之道也夫尚賢使能

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爲之也自古皆然彼

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乃先王之道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報應也治必由之

古今一也爲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

臣享其功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士卒也秩祿皆謂廩食也是以

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

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慙恥於心無

侈乎族黨而抑卑乎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

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案

獨以爲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荀卿子說齊相曰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

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

行勝人之道以厚於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

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爲是非爲非能爲不能爲不

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私欲達公義

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

之於勝人之執豈有之矣豈讀爲擅本亦或作擅或曰豈誠也然

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毆謂駕人之執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

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

孰敢不爲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

至于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

矣天下皆來歸義也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

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為齊為歸是一

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案直為是世俗

之所以為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之說則女主亂之官詐臣

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

爭奪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

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縣繫之也大燕燕在齊北故曰後鮪吾後

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如鉤取物也西壤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楚

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

而乘我三國乘其敝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

三國分齊則斷為四謂楚

取其二魏燕各取其一也

國之寄城耳不言齊必為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謀滅

亡問以為兩者勝人之道與勝兩者孰足為也人之執一則天下歸

何如也

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為也

天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

也世謂繼世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位國籍之所在也土

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其數億萬

俄而天下倏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倏然高舉

之貌舉皆也與奔同反然舉疾惡桀紂而貴帝湯武反音

豈與奔同豈音反然舉疾惡桀紂而貴帝湯武豈音

豈惡鳥路反豈音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

得也假設問答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為人之

所惡而湯武者善為人之所好也人之所

惡者何也曰汗漫爭奪貪利是也汗漫謂穢汙鳥路反漫莫但反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

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

並乎湯武辟讀為譬稱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

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治也

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

也道也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故

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非衆之力也隆在

信矣而往猶以上也言有兵四五萬以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疆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若不崇

信雖有與國之衆猶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

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

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待地廣也

荀卿常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言此者若言常人之治非論聖人也今已有數萬之

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陶當爲橋杭之構或曰當爲逃謂逃匿其

情與謂黨與之國也

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汗漫突盜

以爭地突謂相陵犯也然則是棄己之所以安疆

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以不足

以重己之所以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衆與地也若

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

之是猶伏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啗與故同經

也音徑救繼而引其足繼愈急也

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爲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下如字苟富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秦百艱首射侯不當彊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堙內伏彙或作距衝蓋言可以距矢石是仁

人之所羞而不爲也屈大統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爲也故人莫

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

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棄禮義辟之是

猶欲壽而殛頸也殛當爲刎愚莫大焉故君人

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士

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大雅板之篇義已解上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疆兵之術

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爲

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

威疆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

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認認常恐天下之

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

威疆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

耳說音悅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

而辟於陳蔡之間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爲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

秦將白起遂拔我鄢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爲避視可伺間案欲劓其脛而以蹈秦之腹

視可謂觀其可也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

能使讎人役也秦能使讎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復與秦平而七年迎婦於秦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入太子質之類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謂

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

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之內今秦

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

北與胡貉為隣西有巴戎巴在西戎在

西皆隸屬秦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楚地所得者乃與齊為界也在

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

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

圍當為圍漢書曾參下脩武度圍津類師古曰在東郡堂邑名

圍津轉寫為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耶史記朱忌謂魏安

釐王曰秦固有懷茅邢上城垓津以臨河內

河內共汲必危垓圍聲相近疑同垓居委反

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剡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

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或曰苓當

為卷按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蓋趙樹松柏與秦

為界今秦負西海而固常山今背也常山本趙山秦今有之言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為固也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疆殆中

國秦之強能危殆中國殆或為治然而憂患不可勝拔也認

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廣大

乎舜禹也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節減威彊復用文理

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德全因

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而聽咸陽使

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若捨而不伐若

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

若是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

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官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

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

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官方

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左氏傳為

王宮於殿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

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比假今之世益

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

山林川谷美謂多良材及天材之利多所出物產多也

是形勝也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為勝故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入境觀

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汗流邪淫也汗濁也不清雅也其服不挑挑偷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

民則民德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歸壹也官府及至也至縣邑之解署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

敬忠信而不楷古之吏也楷音苦濫惡也一曰讀為王事靡盬之盬監

不堅固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

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

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

大夫也倜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朝閒聽決百

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朝閒朝退音古竟反

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

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

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

今秦似之雖然則有其認矣認兼是數具者而

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

然其不及遠矣辨音懸謂遠繫是何也則其殆無

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

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

不如日言常須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忽忽也

凡人好教慢小事大事至

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

小事者矣敦比精審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

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

為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所積亦少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

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至於敝漏然後補之大

荒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吉人為善唯日

不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僅存之國危

所說不王者之功不可勝日志也日記識其政
失時也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
勝數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

之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
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
義也上行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

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
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

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
下之和上辟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

故為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
或曰當為慎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節即謂上

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節即上
安而下調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皆
在得其節然則凡為天

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
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背信而天下亂

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
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為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
也芸謂有草可芸
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
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

也白刃扞乎曾則目不見流矢扞蔽也扞蔽於
曾謂見新刺也
懼白刃之甚不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
暇憂流矢也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

有相先者也疾痛也養與癩同言非不以郊草流
矢十指為務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

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
務禮義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
行之道也之以理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天非
愛堯而惡桀也彊

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謂農桑養備而動時
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勸力
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養生既備動作
以時則疾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貳即倍也故水

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疢恠

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痛疫所不能加之也本

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

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衣

食減少而又怠情則天不能金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

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音博祗恠未

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

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

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

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間乎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

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

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治若措

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畢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天有其時地有

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

則是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感矣於天地

事而欲知天意斯感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

陰陽大化風雨博施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回旋也炤與照同陰陽

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謂廣博施行無不被也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

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

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為神若有其宰然也皆知

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言天道之難知

或曰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唯聖人為不求知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備

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

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身

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精魂也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耳目鼻口形能

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辨聲目辨色

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

不能互相為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

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

以制治耳目鼻口形之五官是天使為形體之君也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

之謂天養財與穀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非其類以養其類是

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

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天政言如賞罰之

政令自天職既立以上並論天所置立之

事以下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為也

聞其天君昏亂其心

亂其天官聲色臭味過度棄其天養不能務本節用逆天其天

政不能養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衰樂無節以喪天功喪其生成

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脩故連天之禍聖人清

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

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

其所不為矣知務導遠不攻異端則天地官而萬物役

矣言聖人自脩政則可以任天地從萬物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

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脩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

盡其適其生長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

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則曲盡也故大巧在

所不為大知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

為如天地之成萬物也若偏有所為則其巧小矣大智在

所不慮知聖人無為而治也若偏有所慮則其知窄矣

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

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

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記識於四時者

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

所志於陰陽

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知謂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

為知其生殺效之為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為和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

也官人任人欲任人守天在於自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

同也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

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繁多也蕃茂也畜積

收臧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

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

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

亂治亂非地也言皆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

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

作之篇引之以明吉凶由人

如大王之能奪大坡山也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

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輟

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其見土宜所志於四時

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

以蕃息嘉穀者是也

所志於四時

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

以蕃息嘉穀者是也

所志於四時

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

以蕃息嘉穀者是也

所志於四時

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

以蕃息嘉穀者是也

所志於四時

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

以蕃息嘉穀者是也

行向宜諱之聲與訟同音天有常道矣地有

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

人計其功道言也君子常遠次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詩曰

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

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命也若夫心意脩德行

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

者也故君子慕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

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

錯置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

進也求已而不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在其天者

是以日退也望微幸而不求故君子之所以日

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慕君子小

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星隳木鳴國人

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答無何也言不足憂也是

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隳天地之變

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

懼則非夫日月之有食風雨之不時怪星之

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過反是無世而不常有之

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並世起謂一世之中並起也

也夫星之隳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

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者在人之祇也

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精也失歲謂不精也失歲謂不

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祇政令不明舉錯不

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祇舉謂起兵動衆

事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

秋此三句宜承其蓄甚慘之下勉力力役也不禮義不

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

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祇秋是生於

亂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祆也錯置也置此三祆於國中則無有安也其

說甚爾其苗甚慘爾近也三人祆之說比星除木鳴為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

毒可怪也而不可畏也此二句承六畜作祆之下蓋錄之時錯亂遂誤失其

大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六經也可為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

之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

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

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佗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

雨之禱也或者問歲早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

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

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災

害順人之意以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

文飾政事而已順人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淫祀求

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

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

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輝

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

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

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

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

幽險而盡亡矣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虛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道也

大天而思之執與物畜而制之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貴富執

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從天而頌之執與制天命而用之

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宜如制裁天之所會而我用之謂若曲者為輪一直者為楅任材而用也望

時而侍之執與應時而使之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執與

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因物而多之執與聘能而化

之目物而自多不如聘其智能而化之使多也若后稷之播種然也思物而物之

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万物以為已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矣

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

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

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所為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若思猶死益也百王之無

變足以爲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一廢也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也

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條貫論語孔子曰於夏禮

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於禮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

不亂不知以禮爲條貫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

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

詳差謬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差謬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

則可從畸則不可爲畸者不偶之名謂偏則大感

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則不可爲謂偏匪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感畸音羈水行者

表深表不明則陷表標準也治民者表道表

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

亂也昏世謂使世昏闇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

有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章示各異也隱顯即內外也有

常言有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

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如有不能盡一物也而自以

爲知道無知也以偏爲知道豈有知哉慎子有見於後

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

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老子有

見於詘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稱老聃孔子之師也著五千

言其意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信讀爲伸墨子有見於齊無

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宋子有見

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銜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己

之情爲欲多爲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銜音形又

胡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云荀卿道宋子其

言黃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夫衆羣在上之老意

不處先羣衆無門戶也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

詘則分別矣若皆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也有齊而無畸則政令

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有少而無多則

羣衆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爲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

謂也書洪範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也

荀子卷第十一

荀子卷第十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

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為主道利在如此也主者民

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彼將聽唱

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

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

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效上是不相須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

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

辨矣宜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上端誠則下愿慤矣

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

一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

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

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為眩惑也下同上幽險則

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字又曰上漸浸也謂浸成其詐也漸子廉反

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惑不知所從故難一也

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和親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記曰下

難知則君長勞也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

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

幽利宜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

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也故下安則貴上下危

則賤上貴猶愛也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

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

則上危畏則謀上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

使下畏已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

明德書多方曰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

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

耳哉特猶耳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

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

然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

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古者天子

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

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原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

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

之聖王之子也子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

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

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

之近者境內不一邇者諸侯不聽令不行

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

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

罷不足以縣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執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音懸

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

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師長然而暴

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修謂奢汰放縱必傷害無

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之者若一夫然

也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

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

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

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自去也反禹湯

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

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

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

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豈為弑君乎由用也效明也

用此論明之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

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

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

怨賊也師長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為君

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

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

之墮損湯武耳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

至彊莫之能任物之至彊者乃能勝重任至大也非至辨

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別也至眾也非至明莫

之能和天下之人至東非極知此三至者非聖人

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如此三者非聖人安能王

平王于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

稱也懸天下如權稱之懸也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至

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為志意其行之為至

亂也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

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劓比干囚箕子

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僂後世之言惡者

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為龜鏡也是不容妻子之數

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

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

子桀紂者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謂計度也今世俗之

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

過甚矣哉以桀紂為君以湯武為臣而殺之是過甚也譬之是猶偃

巫跛巨大自以為為有知也臣讀為厄廢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

如偃與此臣同禮記曰吾欲暴厄而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巫厄大自以為為神異也故可以有

奪人國不可以有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

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

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可以有國不可以

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

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

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

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

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

不亡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亡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天下者至大也

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

治古之治世也肉刑墨劓割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皋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

象法也案書之象刑亦非謂形象也墨黥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刑之刑也

或以黑巾蒙其頭而已怪嬰當為濼嬰謂濼濯其布為纓鄭云凶符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總冠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為纓也濼或讀為草慎子作草纓也共艾

畢共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韠同絨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韋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

為解也
菲對屨菲草屨也對當為樹傳寫誤耳樹泉也惟子作樹言罪人或菲或桑為屨

故曰菲樹屨樹方孔反對或為蒯
殺赭衣而不純禮有疏屨傳曰蕪蒯之菲也

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
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詭當黜以草

纓當刺以復樹當刑以艾鞞當官此有虞之誅也又尚書大
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懷懷中

也
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是古如是**是不然以為治邪則**

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

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

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

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惡鳥路反**凡刑**

人之本禁暴惡惡且懲其未也懲讀為懲未謂將來**殺**

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

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

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妄為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

職賞慶刑罰皆報也報謂報其善惡**以類相從者也**其善惡

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

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

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

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旂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赤旂此云赤旂所傳

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說旗曰昃之
大白周之大赤即史記之說非也**夫征暴誅悍治**

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

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

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

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犯治之**

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

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

重此之謂也書庸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重輕也

世俗之為說者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

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

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鄘皆

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

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為**

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執

而制械用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也稱遠

近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故魯人以

糖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云蓋謂之權或謂之柯或曰方言謂穀張也郭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

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迫

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

夷狄遐遠又各在一方雖同為要荒之服其制度不同也封內甸服王畿之內也禹貢曰

為天子服伯里甸服孔安國曰治田也封外侯服之外五百里也侯侯也侯侯而服

事王也韋昭曰公侯服侯斥也侯衛賓服韋昭注國語曰侯侯圻衛衛圻

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貢獻賓服於王五圻者侯

圻之外甸圻甸圻之外男圻男圻之外采圻采圻之外衛圻

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是也此據周官職方氏與禹貢異制也蠻夷要服職方氏云衛

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里曰夷服孔安國云要謂要東以文教要一昭反戎狄荒服職方氏所

服也韋昭曰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荒裔甸服者祭

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甸服者祭

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

時享歲貢此下當有終王夫是之謂視形勢而

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

至當為志所以志識遠近也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

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日受

制邪是規磨之說也規磨之說猶言差錯之說也

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

溝中之瘠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則未足與

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可與測深愚不

足與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

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環井也鼃蝦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堯舜亦同

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

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

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

干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書序堯舜之德雖是

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自有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

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是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執位敵之名若上

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

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蔽不用之士也同焉者是也異

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

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烏用禪位哉曰死而擅之禪諱之事因謂

堯舜預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

定次量能而授官一本作決德而定次皆使民載其事

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

性則兼以為民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弁之令盡為民氓也聖王

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禪諱

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

下有所歸不離叛也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

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音向以堯繼堯夫又

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與一堯無異豈為禪諱改變與他人乎聖不在後

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

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

使之來復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

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句重也唯其徙朝改制

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為

擅諱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

而定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皆得其崇厚也致極也死則能任天下

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諱惡用

矣哉夫諱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諱之名

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

衰若夫知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

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曰自以畏憚勞苦以為

然也聖王亦天子者執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

志無所誣而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

則服五采雜間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

大牢而備珍恠期臭味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

期當為晏而饋晏當為萬饋進食代宰而食晏

茶極也詳蓋香草也或曰畢讀為菓即所謂蘭芷本也或曰當

為澤澤蘭也既夕禮苴著用茶實錄澤焉俗書澤字作

水傍澤傳為誤遺其水耳代澤而雍而徹雍詩周頌樂章名奏

雍而徹論語曰三家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

者以雍徹言其憎也

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祠祠豕嘗及大裕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室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蓬豆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也侍或為侍也

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衛也居則設張

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間謂之依作展展依音同或曰爾雅云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隱見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間負之而坐也

也女曰巫男曰覯有事被除不祥

出門而宗祀有事出門謂車駕出出門謂宗者

主祭祀之官祀當為祝有事謂祭祀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

鼻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必帥舊典者謂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

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而敬恭明神者謂之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禮記太祝

掌祈福

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大路祭天車禮記曰大路繁縷一就

趨行字耳越席結蒲為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以大路越席為質素此云養安以為盛飾未詳其

意或曰古人側載畢芷以養臯畢芷香草也巳

以質為重也

側載之用前有錯衡以養目詩曰約軛錯衡和

轡為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和轡皆車上鈴

也韓詩外傳云轡在衡和在軾前外車馬動則轡鳴轡鳴則和應皆所以為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轡以象鳥之

聲武象韶護皆樂名也騶當為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以鸞和為節

鄭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

三公奉軛持納軛軛前也納與軛同軛與

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在車之左右也

先馬導馬也或持輪者或挾輿者或先馬者

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之左右也

小侯元士次之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庶方

道披甲坐於道側以禦非常也

庶人隱窺莫敢視望居如大神

動如天帝言畏敬之甚也

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

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

者乎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豈更有休息安樂樂過此

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朝聘故有筋力衰竭求致仕

也者與天子異也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執位

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

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至不至猶言當不當也

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

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者至天下之

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

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

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罪人之

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

也鄭康成汪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

瑣也言鬼瑣之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今世

俗之爲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也豈不

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狂妄之說羿逢蠱門者

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

不正之弓中丁仲反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

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變同必亦反堯舜者天

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

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

太皞伏羲也燧人大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

殃非者有慶作鬼瑣者不祥也慶言必無刑戮也詩曰下民之

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

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言下民相爲妖孽災害非從天降噂沓沓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爲此者王由人耳

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

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也禮記君陳衣千序東西頌南上故以頌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以前平葬無土隴之識也

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

不察於扣不扣者之所言也扣穿也謂發凡

人之盜也必有爲其意必有不以備不足

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

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

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不知足不字亦衍耳言聖王

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也又有禁限不得以

有餘過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

庶人偷事財其餘無不諱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

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

變乎衣食足知榮辱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

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會青丹矸丹砂也會青銅之精形如犀象以為樹樹之

珠者其色極清故謂之會青加以丹矸重以會青言以丹青采畫也瑨玕龍茲華觀以為寶瑨玕似珠崑崙山有瑨玕樹龍茲未

也中瑨玕龍茲華觀以為寶瑨玕似珠崑崙山有瑨玕樹龍茲未

詳觀當為瑾華謂有光華者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席也公羊傳曰衛侯朔屬負茲爾雅曰蓐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瑨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

萬民疲極此二殆也疑龍茲即龍疏驪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實於棺槨中或曰茲與疑同人猶

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

分之羞大也詭詐也求利能詐之心緩也夫亂今然後反

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

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是則

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

財物誣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

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群居而

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必禽獸行

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

有何尤扣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

抉挑也抉人雖此倮而埋之猶且必扣也安得

葬葬哉不可得葬彼乃將食其肉而齧其

骨也夫曰大古薄葬故不扣亂今厚葬故

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

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

自誤感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借棄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葬以感當世故以此譏之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

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關宋子已解在天

論篇宋子言若能明侵侮而不以為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關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關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關此人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

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關也知見

侮之為不辱則不關矣應之曰然則亦以

人之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惡鳥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關必不得

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凡鬪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倡優侏儒狎徒詈

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遠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然而不鬪者不惡

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

喪豬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鬪不知宋子之論者也雖

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鬪知宋子之論也然則鬪與不鬪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

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遠解

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也解如字說讀為稅

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為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雖子宋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於不

鬪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讀為榮不知其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

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此也將以為有益於

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謂也

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

得大辱耳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

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

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之舊制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為法也而聖王之分

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為人之大分豈如宋子以見侮為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有義榮者有執榮者有義

辱者有執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

尊貢祿厚形執勝賁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

夫也形執謂執位也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

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榮流

淫汗汗穢行也侵侵當為犯漫已解在榮辱篇分亂理驕暴貪

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

侮謂則其勝骨也拞鄒陽曰司拞拞如字拞車市拞馬喜臙脚於宋卒相中山斷暴屍也拞稜裂

也周禮以輿辜祭四方百物謂拔磔牲體也或者枯與輿

辜義同歟韓子曰楚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

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磔甚衆而民竊金不止藉

疑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也

靡舌繆藉見陵藉也才夜反靡繫縛也與靡義同即

謂胥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鍊相連繫也舌

繆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喏而不能合舌舉而不能下謂辭窮亦恥辱也

是辱之由外

至者也夫是之謂執辱是榮辱之兩端也

故君子可以有執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

人可以有執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執辱無害為堯有執榮無害為桀義榮執榮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

大夫以為道官人為守百姓以成俗萬

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士大夫今

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己慮一朝而改

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王以榮辱為大

謀慮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說必不行也譬之是猶以博塗塞江

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博塗以塗壘博也焦

踵跌碎折不待頃矣頃與顯同頃二三子之

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

體也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也止謂子宋子曰人之

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宋

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

子曰以禁攻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也故率其

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

之寡也無謂所宜也稱人證反情應之曰然則

亦以人之情為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

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

欲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

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

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

施也古之人為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

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

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減也所介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

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慝慝

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為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慝慝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

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

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

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今乃大亂之道

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為儼好說自喜其說也好呼報反聚

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然而說不免於

以至治為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

荀子卷第十二

金澤文庫

荀子卷第十三

金澤文庫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傑 注

禮論篇第十九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分在論議之中於文為比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

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

分扶問反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無所出先王惡其亂也故

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

欲可養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

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以起也屈竭也先王為之立中道故為

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本意也

故禮者養也芻

豢稻梁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芳

所以養鼻也彫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

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竿笙所以養耳也疏

房椽額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

明之房也額古貌字椽額未詳或曰椽讀為窳貌廟也廟者官室尊嚴之名或曰貌讀為趨言屋室深邃緬趨也第牀棧也越席剪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窻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

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
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故天

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畢芷所以

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

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並解在正論篇龍

旗九旂所以養信也龍旗畫龍於旗爾雅曰素外龍於繡練旂九旗正幅為繡

旂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於甲冑也寢兕謂武士寢處持

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蛟韞韞馬

革蓋象蛟形徐廣絲末與箴同禮記曰君羔箴虎犴末與箴同禮記曰君羔箴虎犴

曰以鮫魚皮為之鄭云覆芩也絲箴蓋織絲為之

箴亡彌龍所以養威也彌如字又讀為弭弭末也

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謂金飾衡軛之末為龍首

為輿倚較夾虎伏軾龍首衡軛故大路之馬必倍

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至謂倍加精至也或以

必倍為句倍謂及之車在馬前令馬執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孰知夫出死要

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甚也出死出身死寇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謂立節也使執便

不相侵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無

敬辭讓則亂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恭

無禮義文理則縱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

言苟唯以生為所見不能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出死要節若此者必死也苟唯以利為所見不能用財

以成禮若此者必遇害也苟怠情偷懦之為安

居若者必危儒讀為儒言苟以怠情為安居

說之為樂若者必滅說讀為悅言苟以情悅為樂

此者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

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一於禮義則禮義情性

喪也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

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

本也類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

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偏亡謂

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所以奉故王者天太祖

其三本

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

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其三本

故王

者天

太祖

君師

是禮

之三

本也

其三

本也

故王

謂以聖天也太諸侯不敢壞謂不祧其廟若魯周公

云愚也大夫士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為族人所常宗

蓋設耳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別子若

魯三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言德之本

在貴始穀梁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道

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

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

小也故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為七穀梁

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古者十

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有三乘之地者事二

世祭法所謂適持手而食者不得立祭廟持

手而食謂農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

工食力也薄者流澤狹也積與績同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

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

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

裕祭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大羹肉汁無鹽梅之

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梁饗與享

以酒醴先陳黍稷而後飯以稻梁也祭齊大羹而

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祭月祭也齊謂為齊至

齒而已矣至庶羞而致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

理文謂備飾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

之謂大隆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讀為

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

羹也一也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利爵之不醜

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

醜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子筵

前也史記作不啐成事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儀禮

尸又三飯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所是臭謂歆其

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禮畢無文飾復歸於朴亦象

太古時也史記作三侑之不食司馬貞云禮祭必立侑

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

勸尸故不昏之未發齊也太廟之未入尸也

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

故云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統也。喪服之

先散麻也。一也。丹漆也。禮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

漆彫幾之美。素車之乘，麻統績麻為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

裘龍之屬也。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

之素，轎司馬貞曰：轎音稠。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

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

隔朱絃而通越也。一也。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

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

鍾，比於編鐘為簡略也。尚拊之隔，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

名，隔擊也。即所謂長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樂所以示質也。

揚子雲長楊賦曰：拊隔鳴球。韋昭曰：古文隔為擊，或曰：隔當為

特。大戴禮作搏拊，一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

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也。周

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貞說：拊，謂縣鐘格也。不擊其鐘

而拊其格，不取其聲。質也。朱絃，疏越鄭玄云：朱絃，絃朱絃也。練

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越，疎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隔謂為夏也。

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

喜怒，以當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

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

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

變而不亂，貳謂不一在禮喪亡也。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

損益也。立隆盛之禮以檢盡人情本末相順司馬貞曰

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禮之殺，復情以歸太一，是本末相順也。

終始相應司馬貞曰：禮始於脫略終

於稅亦殺也。殺亦脫。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

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其有是非分別之說。

司馬貞曰：說音悅。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鴻殺委曲之情，文足

以悅人。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

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

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

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

高之屬入焉，而隊隊古墜字，墮也。以其深故能使堅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故繩墨誠陳矣，則不

禮記曰：禮主其減，校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盛也。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為禮之至備。

情謂禮意，喪主哀，祭主敬。其文代勝。不能至備，或文勝於情。

勝於文是亦。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質，是亦

亦禮也。若潢汗行潦，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

之水，可薦於鬼神也。

可欺以曲直衡誠懸矣則不可欺以輕重

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

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

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

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

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關失方猶道也禮之中焉

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

能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雖能思索勿易猶無益能慮能固加好者

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

無窮者廣之極也東西南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

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

民也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貢獻問遺之類為行禮之用也以貴

賤為文以車服旗章為貴賤文飾也以多少為用多少異制所以別上下也

以隆殺為要隆豐厚殺減降也要當也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為貴也文理繁

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賓主百拜情唯主敬文

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文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若尊之尚

玄酒本於質素情過於文雖減殺是亦禮也文理清用相為內外表裏

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並行相雜是禮之中流中

流言如水之清濁相混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

處其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隆厚小禮則盡其降殺中用得其皆不失禮也

步驟馳騁厲騫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

宮廷也厲騫疾騫也史記作厲騫言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間壇宇宮廷已解於上人有

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民於是其

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為仿徨猶徘徊也挾讀為決匝也言於是禮之中非徊周匝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故厚者

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

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明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貞曰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之所歸積益弘廣也詩曰禮

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動皆合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生人之始也死人

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

而慎終始始如一 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 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

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 君子以倍叛之心接滅穀猶且羞之而況以

事其所隆親乎 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孺子曰穀或曰穀讀爲闕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 故死之爲道也

一而不可得再復也 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

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 以其一死不可再復臣子於極重之道不

可也 故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 忠厚忠

敬文恭敬有文飾野 野人不知禮者也 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

瘠 瘠薄 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

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

厚三寸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三衽每束一棺

梓以端長六尺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襲鄭云五重

謂柩木與茵也今云十重蓋以棺槨與棺木合

爲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 然後皆有

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 異妻文章之等

以敬飾之 衣謂衣衾禮記所謂君陳衣于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

食謂遣車所苞遺奠也 異妻當爲妻 異鄭康成云 妻棺之牆飾也 翼以木爲衣以白布畫爲雲氣如今之攝也 周禮縫人衣翼柳之材 鄭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 柳之言粟也 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也 劉熙釋名云 輿棺之車其蓋曰柳 文章之華謂君龍帷三池 振容

黼荒火三列 黻三列 素錦褚加帷荒纁紉六齊 五采五

貝黼 異二黻 異二畫 異二皆戴圭魚躍拂 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以下各有差也 使生死終始

若一足以爲人願是 先王之道 忠臣孝子

之極也 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 天子之喪 動四海屬

諸侯 諸侯之喪 動通國 屬大夫大夫之喪

動一國 屬修士 修士之喪 動一鄉 屬朋友

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修士士之進修者謂上士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庶人之喪

合族 黨 屬 州 里 刑 餘 罪 人 之 喪 不 得 合 族

黨 獨 屬 妻 子 棺 槨 三 寸 衣 衾 三 領 不 得 飾

棺 不 得 畫 行 以 昏 殯 凡 緣 而 往 埋 之 刑餘遺刑之餘

死也墨子曰桐棺三十葛以爲絨趙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

亦貶損之甚也殯道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殯之今昏殯如掩道路之死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

子如常日其所服而理之不更加 反無哭泣之節 無

經杖也 今猶謂無盛飾爲緣身也

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

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

至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至辱之道奉君父也禮者謹於吉凶不相

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掩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絃續聽息之時

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註讀為注注續即屬續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姓當為絃絃古化反以為鞋字非也然而殯殮之具未有

求也所謂不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相厭也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

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然

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

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損減也是

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

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

矣忠誠也節人之節也文器用儀制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

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之月

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

行誰得止之聖人爲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殯

其類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

安生也類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也是致隆思慕

之義也

卒禮之凡凡謂常道變而飾謂殯殮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於隔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久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

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介則翫

介與選同翫戲狎也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

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

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

惡也動而遠所以遠敬也遠成也過則懼敬不成也久而平

所以優生也優養生者謂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禮者斷長續短

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

者也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滅性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

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

是相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連用也時反也則凶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

衰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持扶助也險謂不平之時故

其立文飾也不至於寃冶寃讀為姚姚治妖美也其立麤

衰也不至於瘠棄立麤衰以為居喪之飾亦不使羸瘠自棄其立聲

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情慢其立哭泣哀

戚也不至於隘懼傷生是禮之中流也隘窮也懼

猶戚也之怯反中流禮之中道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

賤親疏之節期止矣期當為斯外是茲也雖難君

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

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

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非禮義之節文孝子之真情將有作為以邀名

求利若演門也故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

之情發於顏色者也說讀為悅豫樂也婉媚也音晚澤顏色潤澤也萃與頽同惡顏

色惡也歌謠諛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

情發於聲音者也諛與微同戲謔也說文云諛悲聲與此義不同諦讀為啼管子

曰豕人立而啼古芻豢稻粱酒醴餼鬻魚肉菽

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

餼鬻菽藿喪者之食甲統黼黻文織資麤衰經菲總菅

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甲統與禪冕同

衣禪衣而服冕也禪之言甲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甲

以事尊甲服之諸侯以下皆服焉文織深絲織為文章也資與

齋同即齊衰也麤布也今麤布亦謂之資非草衣蓋如裘然

或當時喪者有服此也總總衰也鄭玄云總衰小功之縷四外

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也

疏房棧

類越席牀芾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

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而已至疎漏也倚廬鄭云倚木為廬

謂一邊著地如倚物者既葬柱榻塗廬也兩情者人

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若夫斷

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

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純備足以為萬世則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能知也順從也執精也修治也為作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

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

則性不能自美之性偽合然後成聖人之

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散言性偽合然後成聖人之名

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

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

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

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

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喻聖人能并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卒禮者

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

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

始卒沐浴鬻體飯哈象生執也儀禮鬻用組鄭云用組

束髮也古文鬻皆為括體謂爪揃之屬士喪禮主人左板

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凡實米唯盈鄭云于右

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哈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持之事執或為持不沐則濡櫛

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

以批髮為栗濡濕也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蓋末世多不備禮也充耳而設瑱

士喪禮瑱用白纁鄭云瑱充耳纁新綿也飯以生稻哈以槁骨反生

術矣生稻禾也槁枯也槁骨貝也術法也前說象其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設襲衣襲

三稱緇紳而無鈎帶矣緇與摺同扱也紳大帶也緇紳謂扱於帶鈎鈎帶

帶之鈎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鈎也襲衣親身

之衣也士喪禮飯哈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筭設鞶帶摺

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鄭玄云襲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設掩面儼目鬻

而不冠笄矣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儼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幘目用緇

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頓讀如榮榮與還義同鬻而不

笄謂但鬻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鬻

用組乃笄此云不用組乃笄世略也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

柩獨明矣書其名於旌也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

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重以木為之長三尺夏祝取飯之餘為

齋盛以二兩懸于重簾用葦席書其名置于重謂見所書置

于重則名已無但知其柩也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案銘皆有

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也薦器則冠有整而毋縱薦器薦陳明器也整冠捲如兜整也

六尺謂明器之冠有如兜整加首之形而無韜髮之縱也整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音冒甕廡

虛而不實既夕禮甕三醴醴屑甕二醴酒皆有實此云虛而不實蓋喪禮陳鬼器人器鬼器虛人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醴醴百甕曾子曰既日明器矣而又實之有篋席而無牀第

此言棺中不施牀第大斂小斂則皆有也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木不成於斲斷不加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

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為用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竿

味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勝也味當作沫讀也

笙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鄭立云無官商之調也輿藏

而馬反告不用也輿謂軼軸也國君謂之輿藏謂埋之也馬謂駕軼軸之馬告示

也言也士喪禮既啓遷于祖用軸禮記君葬用輅四錘二

碑大夫葬用輅二錘二碑士葬用國車皆至葬時埋也

具生器以適墓象徙之道也盤五之屬徙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略而不盡

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徙他道也

類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鞞而不入

明不用也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類形也言但有形類不加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

趨於墓而藏之趨者速也速藏之意也金謂和鬻革車

鞞也說文云鞞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鞞在馬背或

曰類讀為逸像也今畫象徙道又明不用也以器物為類下類皆同義

象其改易生時之器是皆所以重哀也有異生時亦所以明不用也皆所以重

孝子之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類而不用器生

生時所用之器既夕禮日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打槃區

之屬明器鬼器塗車芻靈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沫

者有知無知故雜用生器與明器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

來者也故壙壟其類象室屋也壙墓中壘家也禮記曰適

墓不登壘類猶意也言其棺椁其類象版蓋斯象

拂也板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弗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輶後謂之弗郭云以韋

車賦及無惻絲葛縷妻其類以象非惟憐

尉也無讀為撫撫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櫛用衾矣衾是也惻與諸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

云所以覆棺也絲葛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為縷

禮記曰畫屨三皆載絲鄭云以五采羽注於屨首也葛讀為

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鐘讀為柳葉字

誤為縷耳非謂編草為蓋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

者猶然或曰非當為匪隱也謂隱奧之處也或曰非讀為

扉戶扇也搗讀為憐帳之憐尉讀為尉尉網也惟帳如網

也抗折其類以象椁艾番閱也既夕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

橫覆之抗木橫三縮土五無實空車畢加之墳上以承抗席

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椁杆也艾蓋星也椁艾猶既艾也椁

干反番讀為藩籬也閱謂門戶墜闕風塵者抗所以禦土

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椁艾番閱也故

卒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葬也者藏也所以為葬埋之禮

敬藏其形體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悝之鼎銘者誄謂誄其行狀以為誣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牒也皆所於後世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

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

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感

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子之法感謂感亂過禮也殺生而送死謂之賊殉葬殺人與賊

同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

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云稱人之情輕重而制

其禮也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

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羣別謂羣而有別也適往也無

往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讀為敵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

其瘡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

痛極也創傷也楚良反日久瘡遲五言之也皆言久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為至痛之極不

可暮月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

以為至痛飾也禮記斬衰苴杖苴謂以苴惡死竹為之杖鄭云飾情之章表也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

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

生有節也哉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凡生乎天

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

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

越月踰時則必反鈇過故鄉則必徘徊焉

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鈇與

循也禮記作反迺過其故鄉徘徊飛翔之類躑躅以足擊地也踟躕不能去之貌小者是燕爵

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燕爵與鶯雀同故有

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

死無窮鳥獸猶知愛其羣匹良久乃去況人有生之最智則於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

節之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

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

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

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

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隙壁孔也鄭云喻疾也遂

之謂不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

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禮記作焉焉為之立中制節鄭云焉焉猶然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舍然則何以分之分半也半曰至

親以蕃斷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何也鄭云問服斷於期之

也義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

字中者莫不更始矣字中者謂萬物故先王案以此

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曰加

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由

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曰案使不及也鄭

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

九月以為間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間廝其間也古覓反情在隆殺之間也上取

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

羣居和一之理盡矣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

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羣居粹厚之恩也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

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鄭云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

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一謂不變君之

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於三年之制曰君者治

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理條貫也原本也情志誠

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詩曰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

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母也養或為食

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者嗣也君者已能食之矣

又善教誨之者也食謂祿廩教誨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

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

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備謂兼飲食衣被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

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

情之至也情謂忠厚謂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

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

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弃配之但各止

祭一神而已祭一神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百王

也或神字誤為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三月之殯何

也此殯謂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

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官室而歸丘陵

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
也 所至厚至親將從而歸上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為由從也 故天

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

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

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
也 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悻詭悒優
曲容物備物者也

而不能無時至焉
悻變也詭異也皆謂變異感動之貌悒悒悒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悒悒也郭云鳴悒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時而至也悻音革悒音邑優

愛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

亦悻詭而有所至矣
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

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
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 案屈然已

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喙其於禮節

者闕然不具
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惘然悵然也喙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

故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

親親之義至矣
文謂祭祀節文 故曰祭者志意思慕

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

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
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

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

也
以為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為鬼事則畏而奉之 故鐘鼓管磬琴瑟竽

笙韶夏護武洵相箭簡象是君子之所以

為悻詭其所喜樂之文也
因說祭遂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

因於感動而為之文飾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鍾鼓

韶夏之屬箭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洵相皆周頌篇名簡

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 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

塊是君子之所以為悻詭其所哀痛之文

也
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 師旅有制刑

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為悻詭

其所敦惡之文也
師旅所以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或曰敦讀為頓頓困躓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師旅刑罰以為文飾 卜筮視日齊戒修

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
視日之吉凶史記周文為項燕視日修塗

謂修自官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也饋獻

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俎于主人曰皇尸命工

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 物取
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飲饗其祀然也

而皆祭之如或嘗之

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命接祭尸取菹擗于醢祭于豆間佐食

取黍稷肺擗尸祭之又取肝擗于醢振祭嘑之是也如或嘗之謂尸啐嘑之如神之親嘗然也

母利舉爵

當云無舉利爵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釀也

主人有尊如或觴之

謂王人設尊酌

以獻尸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

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

哭如或去之

此雜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

哀

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

形影然而成文

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卷第十三

荀子卷第十四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樂論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
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
之道聲音動靜生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
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
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
辨而不謬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
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
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故樂在宗廟之中則君臣上下同聽之莫
不敬閨門之內則父子兄弟同聽之莫
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則長少同聽之莫
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

飾節者也節奏合以成文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于戚習其俯仰屈申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

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暉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矣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

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心悲帶甲嬰鞬歌於行伍使人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鍾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毛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故曰樂者樂

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以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聲樂之象鼓天麗鍾統實磬廉制笙簫和箎簫發猛埴箎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鍾似地磬似水竿笙簫和箎似星辰日月鞀柷拊鼙控楬似萬物曷以知舞

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誠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意譁譁乎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其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脫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

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第十四

荀子卷第十五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場 倅 注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者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聞於大理 一曲一端之曲說是時各

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 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 言治世用禮義

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 天下無二

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

必惑是惑非惑治惑亂亂國之君亂家之

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如繆

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 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

其嫉妬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也 私其所

積唯恐聞其惡也 積習倚其所私以觀異術

唯恐聞其美也 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言如於異術也 是以與

治雖走而是己不輟也 走並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如繆於道雖與治

並馳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離 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

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

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 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論不

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况乎 德道之人 有賢德也 亂

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

哉 上下共非故可哀也 故為蔽 數為蔽之端也 欲為蔽惡為蔽

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

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 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隅故皆為蔽也

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 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為蔽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

桀蔽於未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

心而亂其行 末喜桀妃斯觀未聞韓侍郎云斯或當為斟斟觀夏同姓國蓋其君當時為桀

佞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 紂蔽於妲己 以未喜女為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

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

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國子爵啓其名也國語曰那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為賈侍 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

怨非而不用 事任也不用不為賢良退處而隱

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

國也九牧九州之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隔山案漢書

地理志廬江有滿縣當是誤以滿為滿傳寫又誤為亭耳滿音潜紂縣於赤旆武王斬紂頭縣於大白旗

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王其心言不為邪佞所惑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

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房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

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房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據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

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官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

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蕭有鳳有鳳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爾雅鸛鳳其雌鳳秋秋猶踏踏也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宋康王之臣呂

氏春秋曰宋康王淶於唐鞅田不裡奚齊昏獻公驪姬之子論衡曰宋王問唐鞅曰吾殺戮甚衆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罰不善者善者胡為畏王王欲羣臣畏王從之唐鞅也不若無辨其善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

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驪也

鞅子曰戴驪為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有數夜乘輜車之李史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筒而與李史史受筒又戴驪謂齊王曰王大仁於薛公大不忍人

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譖其時代當是戴驪也蓋為唐鞅所逐奔齊也奚齊蔽於

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

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寧戚隰朋仁知且不

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持扶翼也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

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勉之疆之其福

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疆之言必勉之

言知賢輔賢然後其
福長也疆其亮反
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

賓孟周景王之侯臣欲立王子朝者
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
墨子蔽於用而

不知文
欲使上下勤力腓無朕脰無毛
宋子蔽於欲

而不知得
宋子以人之情欲寡不欲多但任其所欲
慎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

子蔽於法而不知賢
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
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

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
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
申子蔽

於執而不知知
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
其說但賢得權執以刑法馭下而不知

權執待才智然後治亦
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
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
子

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
若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
莊子蔽於天而不

知人
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
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
故由用謂之道

盡利矣
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
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
由俗謂之道

盡嗛矣
俗當為欲嗛與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為
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嗛口簞反

由法謂之道盡數矣
由法而不由賢則天
下之道盡於術數也
由執

謂之道盡便矣
便便宜也從執而去智
則盡於逐便無復脩立
由辭謂

之道盡論矣
論辨
說也
由天謂之道盡因矣
因任
其自

然無復
治化也
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

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
言道者體常盡
變猶天地常存

能盡萬物
之變化也
曲知言不通於大道也
故以為足而飾之

能識也
一隅猶昧况大道乎
故以為足而飾之

謂其持之有故
其言之成理也
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

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
孔子仁知且不

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
亂雜也言其
多才藝足以

及先
王也
一家得謂作春秋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舊

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眾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

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

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

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

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
不滯於一隅但當
其中而縣衡揣

其輕
重也
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
倫

何謂衡曰道
道謂
禮義
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

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
心不知道則不
以道為可謂

也合意
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

所可人心誰欲得樂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

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

道人各求其類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可道之人

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如賢善夫何以知問何道以知

也人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

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

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

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必能懲去惡何患不知

心苟知道何患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

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曰心無邪何以知曰虛

壹而靜能然則可心未嘗不滅也然而有

所謂虛藏讀為藏古字通下同言心未嘗不

滿也然而有所謂一滿當為兩兩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

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人生而有

知知而有志志也者滅也在心然而有所

謂虛不以已所滅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

不滯於積習也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

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

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既不滯於一隅物雖輻湊而至

盡可以一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卧寐待之也

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慮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則必謀慮

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

夢想象也劇嘗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嘗煩而介於胃中以亂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義也

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有求道之偏見曲說則

是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

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

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一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

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飾心思道則

萬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未隨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

知道察謂思道者辨則察也知道行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

虛壹而靜謂之

大清明言無有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

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壹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

則無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

得其宜 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

疏通參驗稽考度制也 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

理而宇宙裏矣 材謂當其分官謂不失其任裏當為理材或為裁也 恢恢

廣廣孰知其極畢畢廣廣孰知其德涓涓

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是之

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 此皆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

安能蔽哉畢讀為暉暉廣大貌涓涓澆貌紛紛離亂良涓音官又音貫 心者形之君

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 心出令以自

體不為百體所使也 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

行也自止也 此六者皆由心使之然所以為形之君也 故口可劫而使

墨云形可劫而使誣申心不可劫而使易

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 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

所好懼蔽塞之患也 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

物也雜博 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壹而靜

也其情之至也不貳 其情之至極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或 詩云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置於周之列位也

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

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貳之乎 故曰

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贅稽

之萬物可兼知也 枝旁引如樹枝也贅助也稽考也以一端而不二之道助考之則可

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不知也 身盡其故則美 故事也盡不二之事則身美矣

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 凡事類皆不可兩故

知者精於一道而專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也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

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市師工精於器

而不可以為器師 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 有人也不能

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也 精於道

故可以理萬事 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 謂能兼治

名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 精於道者兼物物 謂能兼治名物其一物也

物者 也助考謂兼治也 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贅稽物 壹於道所以助考物

也助考謂兼治也 壹於道則正以贅稽物則察以正志

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為志發言為論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昔

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能

一於道但委任衆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

一之微榮矣而未知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側謂逼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

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則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辭之為治養其未萌也故道經

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誠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危微之幾

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典機同故人心譬

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

在上湛讀為沈泥澤也下同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

理肌膚之文理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

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

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謂沖和之氣則足

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

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羸理矣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為

異端所蔽則或也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

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知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情著古者倉頡之有天

下守法授親神農亦然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

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

衆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倮作弓浮游作矢

而羿精於射倮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注云黃帝臣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

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倮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倮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

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

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

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處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

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並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曾子曰是其庭

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是蓋當為視曾子言有人視庭中可

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空石之中有

人焉其名曰解空石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之日解解字及事並

未詳所出或假設喻之耳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好喜也清靜思其射

之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

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

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精識也闢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

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

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答之辭五

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脩身也

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焯灼也惡其寢卧而焯其掌若刺股

然也未及好也當焉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焯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至則自無寢焉用焯掌乎

關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關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者

夫微者至人也惟精惟一至人也如舜者

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作爲苟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

猶未也景光色也濁謂至也

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至也

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

何忍何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石之徒乎

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

無彊也無爲謂知達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悟也無彊謂全無達理彊制之萌也 仁者

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

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審也

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

見寢木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

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 醉者越百步之溝

以爲踴步之澮也踴與踴同半步日澮澮小溝也 俯而出城門

以爲小之閔也酒亂其神也閔小門也 厭目而視

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爲啁啾執亂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啁啾喧聲也官司主也言

勢亂耳目之所主守啁許用反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

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

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

其長也皆知爲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也 水動而

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執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爲眩 瞽

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

也明目之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

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

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疑決疑猶夏首之南有人焉曰

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顛龍門

人涓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宕山餌水能致風雨者也其為人也愚而善

畏善猶喜也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

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魑也仰與背同背而走比

至其家者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棄去也失氣謂困甚氣

也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立

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恍惚也立亦幽深難測也必以此時定其有鬼也此人之所

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謂以有為無也無謂以無為有也此皆人所疑惑

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

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用疾之福

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喪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

俞讀為愈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慎墨

之蔽亦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知人之性推

之則可知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

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

疑止謂有所不為窮年蓋其年壽疑或為疑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

已不足以泱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貫習也

子叶反或當為接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

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不知廢捨無益

之學夫是之謂愚安之人也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

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

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為至足也聖也者盡倫者

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兩盡者足以

為天下極矣所以為至足也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

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類

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嚮是而務士也類是

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為君子士者脩飾之名君子有道德之稱也知

之聖人也之知聖王之道者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

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

賊勇於為非以持制是也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

也察甚其非以分為是之心此篡奪之人也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

之知備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備飾蕩動而辨利非

以言是則謂之誑辨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傳

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衆以為是者而

而察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是是

否也制與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

分是非治曲直者邪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

必不能也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

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

案直將治怪說玩竒辭以相撓滑也案彊

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雖妄辨

而幾利滑亂也音骨彊彊服人鉗鉗人口也詬詈也恣睢

也利於誇也幾近也妄辨幾利謂妄為辨說所近者惟

不好辭諱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

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

慎墨季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而為辨君

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

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為之無益於成也求

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言從心

憂戚亦不能近道也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也不

少頃干之胷中廣讀為曠遠也不以自妨不慕

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不慕往謂不悅慕無

不閔來謂不憂閔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古昔也來將

來也不慕往古不閔將來言唯義所在無所繫滯也邑憐未詳

或曰邑與邑同邑快也憐讀為吝吝也言棄無益之

事更無怏快吝惜之心此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當時

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

明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

也無此事也明君日月宜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

也以宜露為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無此事故君人者

周則讒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遁而君子

遠矣詩云墨以為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

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其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塞為明則臣下誑君言

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君人者宜則直言至矣而

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

或曰及倍也言與讒人相倍反也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

言上明而下化也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金澤文庫

荀子卷第十五

荀子卷第十六

金澤文庫

登在耶守大理評事場 僚 注

正名篇第二十二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

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後王之成名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効者也刑名從

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商之刑法未開康誥曰刑罰有倫是亦言刑

之尤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 散名之加

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成俗舊俗期會物之名者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

通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散名之在人者

舉名之分散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生善惡固有必然之理是所

受作天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

謂之性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

合謂若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性之好惡喜怒哀樂

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

謂之情為人性感物之後分情然而心為之擇謂

之慮情雖無極心擇可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

偽偽矯也心有選擇能動而行之則為矯拂其本性也慮積焉能習焉而

後成謂之偽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正利而為謂

之事為正道之事利則謂之正業謂商農工賈者也正義而為謂之行非

邪行下孟反正義則謂之姦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

所合謂之智知之在人者謂在人之心有所知者知有所合謂所知能合於物也智所

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智有所能在人之心者謂之能能合於物也能

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為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耐乃來乃代二反性傷

謂之病傷於天性不得其所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所遇謂之命命者

命如天所命然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

也略舉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統素定之名也而或者乃為堅白之說以是為非斯亂名之

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

通則悼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

明民慎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也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

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

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郵析教民之難約大猷袍衣小猷襦

務民之歡袍衣襦袴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計郵析而侈之民乃服是是非乃定是其類也故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

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

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

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

故迹長也長丁丈反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

約之功也謹嚴也約要約今聖王没名守慢奇辭起

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

數之儒亦皆亂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者疑其所習若有王

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善者

循之不善者作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有

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因也樞要大要樞

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之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

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則分離人之心言人心知其不同也此已下覆明有名之意交

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

玄紐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

深隱粉結 難知也 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

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

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為之分界制名所以指明實

事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

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

此所為有名也有名之意在此然則何緣而以同異

設問覆明同 曰緣天官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謂之

異之意也 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官

言天官謂之同則 同謂之異則異也 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

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

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黑大

省約之名以相期會 形體色理以目異形體形狀

而命之各為制名也 也理文理也言萬物形體

也理文理也言萬物形體 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 聲音清濁調竿奇聲

以耳異清濁官衡之屬調竿謂調和笙竿之聲也竿笙

或曰竿八音之首故黃帝使冷綸取竹作管是竹為聲音

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音異也奇聲萬物衆聲

之異也 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東味

之異也 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

之異也 奇臭

也鬱腐臭也周禮曰鳥臙色而沙鳴鬱洒未詳酸暑汜之

酸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氣之應臙者為臭故香亦謂之

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或曰洒當為漏篆文稍相似因

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班臂漏鄭音蟻蟻姑臭者也 疾

養倉熱滑斂輕重以形體異疾痛也滑與養同

斂與被同皆壞亂之名或曰滑如字斂當為斂傳寫誤耳與

溢同輕重謂分錄與鈞石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名

也滄初亮反 說故喜怨哀樂愛惡欲以心異

又楚陵反 說讀為脫誤也脫故 心有徵知徵召也言心能

猶律文之故誤也 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

心能占知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 然而徵

形為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 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

耳目也當主也丁浪反簿簿書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

書不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

心雖能占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 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 五官簿之

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

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

能占而知之若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也以其

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 然後隨

而命之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 同則同之

之此已下覆明制名極要之意也 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

異則異之異類則異名 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

以喻則兼單物之單名也兼複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

黃馬之比也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

謂單名複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謂若單名謂之馬雖萬馬同名複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共不害於分別

也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

異名也不可亂也知謂人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猶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實也

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恐異實異名卒不可徧舉故猶使異實者有時而同

一名也或曰異實當為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

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

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

止推比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自同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名是異名者本生於則同名者也

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

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

然後止言自異至於同也謂總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生於欲都舉異名也言此者所以別異名

之意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

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故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

之若約焉天則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

成謂之實名實名謂以名實各使成言語文辭謂若天地日月之比也名有固

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即謂

呼其名遂曉其意不待訓解者拂音佛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

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也可別也狀同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

二實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合同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無別而為

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不

可別為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為鴛鴦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此事

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也此制名之

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意是其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

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

感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聞其說似莊

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關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之

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感於用名以亂正名也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

其執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為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因廢之禍因觀見侮不辱

之說精熟可行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

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

甘大鐘不加樂此感於用實以亂名者也

山淵平即莊子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爾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奚為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芻豢芻豢甘大鐘樂我盡以為不然亦可也此感於用實本無定以亂古

人之舊名也 驗之所錄無以同異而觀其執

調則能禁之矣 驗其所錄同異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列之今山淵平之

說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若觀其精執得 非而謁極有

牛馬非馬也此感於用名以亂實者也 非而謁極有

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感於形色之

名而亂白馬之實也 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 名約即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遠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稽實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違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

凡 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

三惑者矣 辟讀 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

也 必亂名辨說是非也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

與共故 故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

可以示 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 導遠之

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

道也如神辨執惡用矣哉 申重也章明也論謂

取之不必更用辨執也 今聖人沒天下亂姦言起

辨執謂說其所以然也 君子無執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

荀卿自述正名 實不喻然後命不喻然後期

及辨說之意也 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 命謂以名命

言物之稍難明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

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

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 故期命辨說也者用

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明之也 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 無期命辨說則萬事

飾王業之始在於正 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 名

名故曰王業之始也 用本在於 累而成文名之麗也 累名而成文辭

易知也 麗詩書之言皆是也 用麗俱得謂之知名 深俱

或曰麗同配偶也 不失其所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 數其實以成

則為知名 名者期於累 辭也者兼異實之

言語或曰累實當為異實言 名者所以期於使實各異也

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

王正月公即位兼說亡實之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

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辨說者不唯兼

辭者論一意辨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期謂委曲為

者明兩端也期與命所以辨說之用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說所以

為辨說之用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說所以

之道故心有所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

明則辨說也於道亦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

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言說為說成文

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

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

而辨茲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

亂百家無所窺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

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其實也辨異而不過謂足

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推類而不悖謂推同類之物使

共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他人之說

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實也正道謂正名之

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不冥窮是以聖

人之辨說也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述聖人

也白道明道也冥幽隱辨說雖兼聽兼覆而無奮矜伐德之色

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詩曰顯顯卬卬如珪如璋

令問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

詩大雅卷阿之篇顯顯體貌

敬順也卬卬志氣高朗也

辭諍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

祇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仁

心說謂務於開導不聘辭辨也以學心聽悚敬而聽他

人之說不爭辨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心辨他人之說是

非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以衆人是非而為之

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不賂貴之權執

不為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執也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說愛之

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

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吐而不奪

人不能奪利或為和詩曰長夜漫漫兮永思寤兮大古之

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

之謂也逸詩也漫謂漫漫長夜貌寤答也引

此以明辨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

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

涉然深入之貌俛然俯就貌俛然而類謂備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差不齊貌謂論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

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

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通謂得其理使所吏反故名之足

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見賢遍反

外是者謂之訛是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

以為己實訛難也過於志義相通之外則是務為難說耳君子不用也故愚者

之言坊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諸諸然而沸

坊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疎略也嘖爭言也助革反或曰與噴同深也諸諸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疎略深則無統類又諸諸然沸騰也

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

志義者也誘誰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也

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也中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謂貪於立名而實無名也故知者之言也

知讀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

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

為智

為智

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覲

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

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覲姑也鄭云使汝為鬼為蜮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作此歌求汝之情汝之情展轉極於是也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

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則凡語治

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欲多者也

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欲者所困故能導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

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

死之殊非治亂所繫治亂所繫在於導欲則治不導欲則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

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情之數言人情必然之數也治亂所繫在節欲則治不節

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凡人

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及至求之時則從其所可得也欲不待可得所受乎

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天性有欲心為之節制所

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

類所受乎天也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

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

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

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

欲皆制節於所愛心之計度度心之計亦愛於天故曰所受

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

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

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欲過之而動

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爲也言欲過多而所作

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所可謂心以

心止之而中理欲爲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

雖多無害於治也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

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

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

之所欲明在心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

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性者天之

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

欲以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

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以爲可而道之

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爲可得而導達故雖爲守門

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性之具也雖爲天

子欲不可盡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爲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欲雖

不可盡可以近盡也用以也近盡近於盡欲也言天

近盡而止之不使故肆之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

求節欲之道而爲之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

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爲貴賤之

節其所求之欲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

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求節天

下莫及之也

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

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

過於道則皆從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

寡豈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

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

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爲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捨南而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

惡無寡豈爲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

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爲欲之

不可得盡因肯取所惡哉言聖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喻斯理而強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之離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故可道而從之矣以損之而亂

可道合道也損減也言若合道則從之矣以損亂而過此也不可道而離之矣以

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矣以益治而過此此明若合道雖為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為去欲之

說亦可離之也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

願皆衰矣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

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

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嘗全來意有所去其

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適意也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能權變適時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感於欲惡矣故達道者不感感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遺夫得喪欲惡不以介懷而

欲自節矣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爲輕

輕懸於俛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感於輕

重也衡稱之衡也不正謂偏舉也衡若均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懸於俛而猶未平也途

以此定輕重是感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

託於惡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感於禍福

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祿因以爲福不知禍不旋踵也福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爲禍不知先號後笑道者古今之正也言不知道則感於倚仗之理也

權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

福之正如權之知輕重之正離權則不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也易者以一易一人

日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物相易以一易兩人日無

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日無得而有喪也

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

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矣

喪從道則無所喪儒術是也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

也矣得離道則無所得宋墨也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

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以道求富貴

終遇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讀焉

而難察以下四事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

也理爲道之精微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

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

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

不知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

萬物之美而不能嘽也嚮讀為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嘽足也快也史記

樂毅曰先王以為嚮於志嘽口簞友假而得問而嘽之則不能離

也假或有人問之嚮以為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故嚮萬物之美而

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

養生也粥壽也也皆當為耶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

其情縱其情則故終不可養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

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

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

異乘軒戴綬其與無足無以異統與寬同夫是

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已為物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

及傭而可以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傭保之人亦可養目聲不及傭

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

之衣麤紉之履而可以養體麤紉之履麤麻屨也屋

室廬庾葭稊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廬草屋也

庾屋如廬庾者葭廬也以廬為屋室葭稊蓐者賤人之居也尚机筵未詳或曰尚言尚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机筵質朴之机筵也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

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執列班列也名美名也如是而加

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是無貪利之心加

以天下之權則為天下必多為己之私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己役物則心

平愉心平愉則欲惡有節物不動故能重己而役物自有嘗試以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

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

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尤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戒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

荀子卷第十六

荀子卷第十七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傑

注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

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又亦與此義同也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偽為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只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

皆謂之偽故為字人傍為亦會意字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

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

天生性也順是生謂順其性也

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疾與嫉同惡為路反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

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文理謂節文條理也然

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

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

禮義之道

道與尊同

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

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

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櫟括烝矯然

後直

枸讀為鈎曲也下皆同櫟括正山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

鈍金必

將待礪厲然後利

礪厲皆磨也厲與礪同

今人之性惡

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

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

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

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

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

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

矯彊抑也擾馴也

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

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

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

偽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

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

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

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

不察人人之性偽之分者也

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

言不到也書曰子冲人不及知也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

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

能所事而成者也

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為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

以富邦國以任百官卿云任事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

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

偽是性偽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今人之

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

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

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

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

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

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

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

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不假飾而善此則為天性使夫資朴

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

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

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其性不然則是

矯偽使之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

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

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

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

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

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遠然而孝子之道禮

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

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

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何從而生惡音烏

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

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偽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故陶

人埴埴而為器陶人瓦工也埴擊也埴黏土也埴黏土而成器埴音禮然則器

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

於工人學而為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猶本也故工人斲木而

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

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

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
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若

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

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

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

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

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

同之謬也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與起矯

偽起於信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慮出有大偽莊子亦云仁相偽也義相虧

也皆言非其本性也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

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

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

偽也聖人過衆在能起偽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

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

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連

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且化禮義之

文理若是則謬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

兄爭矣化禮義則謬乎國人矣凡人之欲

爲善者爲性惡也爲其性惡所以欲爲善也夫薄願厚惡

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

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苟

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勢於外也用此

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

比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

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

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已謂人無不矯偽者

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

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性惡明矣其善者

偽也不矯而爲之則悖亂在己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

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

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惡用聖王惡

用禮義矣哉

有讀為又惡音烏也

雖有聖王禮義將

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

今以性善為不然者為人之性惡也

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

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

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

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

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

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

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

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

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眾

者暴寡而譁之

衆者陵暴於寡而譁之不使得發言也

天下之悖

亂而相亡不待頃矣

頃少頃也本成為頃須臾也

用此觀

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

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

人節準人節驗

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

辨別也周

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別之為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為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

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

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

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

性善則不假聖王禮

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

義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故矜枯之生

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

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

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矜枯而直者

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矜枯烝矯然後直

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

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

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

偽也

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

生之也 言禮義雖是積偽所為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但不能生耳 應

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
埴豈陶人之性也哉豈陶人亦性而能瓦埴
哉亦積偽然後成也工人

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

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埴而生之也

辟讀為譬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

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

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

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

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眾也有讀為又凡所貴堯禹

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

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猶陶埴而生

之也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用此觀之然則禮義

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埴而生明非本性也所賤於

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

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

也桀跖小人其人之本性也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眾人

也曾參閔子騫也孝已躬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曾騫孝已獨

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

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為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

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

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

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

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綦禮義則為曾閔慢

禮義則為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為性善則曾閔不當與眾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途之人皆可以為禹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

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

理人皆理有之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

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

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

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

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唯讀為雖將使塗之人固

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

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

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今塗之人者皆內可

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

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

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

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

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

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

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

於術孰察精孰而察加日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

致也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聖曰聖可積而致然

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為而

不可使為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

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

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

然則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

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

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

嘗不可以相為事也業然則未嘗能相為

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

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

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二賈可

而不能相為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

為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偽為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

於衆者在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

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

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

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

唯賢者為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轉待即作性原

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為者善而已矣中

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曰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之於五也及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感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後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歧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三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焉姦賢吏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焉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

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

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

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

知也 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

是聖人之知也 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

士君子之知也 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其言也諛其行也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

其言也諛其行也 言諛行悖謂

悖其舉事多悔是 小人之知也 言行相違也

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 旁魄而母用 齊疾也

給謂應

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母用不應於用便匹延反魄音薄

折速粹執而不急 謂發辭捷速粹執所著論甚精

孰也不急亦不急于用也

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

焉意是役夫之知也 期於必勝人惠施之論也徒自勞苦爭勝而不知禮義故曰役

夫之知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 天下

有中敢直其身 中謂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

先王

有道敢行其意 言不疑也

上不循於亂世之君

下不俗於亂世之民 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

仁之所在

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 唯仁所在為富貴禮記曰不積多積多文

以為富也

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 得權位則與天

下之人同休戚

天下不知之則儼然獨立 天地

苦或為共也

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 儼儼偉大貌也公回反或曰儼與塊同獨居之貌也

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大重也齊信謂齊於信

也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

是中勇也尚上也援牽引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

解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而廣自解說言以辭勝人也解佳買反苟免不恤是

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弱射父之弓左傳曰射爲宋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父之繁弱鉅與拒同黍當來司馬貞云言弓弩執勁足以拒於來敵也然而不得

排檄則不能自正排檄轉正弓弩之器檄巨京反桓公之葱大

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智闔閭之于將

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葱闕錄智齊桓公齊

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出葱青色也錄與綠同

三劍以色爲名曹植七啓說劍云雖以翠綠亦其類也劍則光

采恍忽難視以形爲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喜缺

因以爲名鉅闕亦是也于將莫邪巨闕皆矣王闔閭劍名辟閭

未詳新序開丘印謂齊宣王曰辟閭巨闕天下之良劍也或曰

辟閭即淇盧也閭盧聲相近盧黑色也淇盧言湛然如水而黑

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劍曰舒辟不當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舒則可用辟閭或此義歟然而不加砥

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驂駟驥驥離離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駿名驥讀爲騏驎青

驥文如博棊列子作赤驥與此不同纖離即列子盜驥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

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

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

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

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

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

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

或曰靡磨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

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穢行也漫誣

漫欺誣也莊子北人無擇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

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

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爲天子恐傳寫誤也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

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爲敬禮記曰天子無客禮

莫敢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

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喚不視而見不

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

至備也盡委於羣下故能至備也天子也者執至重形至

佚心至愈愈讀為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

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濱涯也聖王在

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

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

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大讀為太上至

尊之號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

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

壽也皆知夫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

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

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罪綦省而威

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

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莫不服罪而

請自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

罪不敢隱也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

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當則為下所侮賤

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

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至公也謂若極難與

禹殺管叔封康叔之比者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

各以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皆得通達無屈滯是以為善者

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

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非

人賴之此之謂也尚書甫刑之辭亂世則不然刑

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太普

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羊亦云尹氏卒為恥讓世卿也故一人有罪而三

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

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先祖當賢後子孫

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

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當或為當也以族論罪以世

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

冢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

惜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峯者崔嵬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鄭云憐會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

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議法效聖王以義制

事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則利博論知所貴則知所

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

也二者是非之本而得失之原也故成王

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相

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

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乎亡倍

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

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

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

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

流流邪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

施謂恩惠親疏有分則恩惠各親其親故不乖悖施式豉反分扶問反

長幼有序則親故不乖悖施式豉反分扶問反長幼有序則

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

故仁者仁此者也仁謂愛說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五者也愛

說此五者則為仁也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為義也節者死

生此者也能為此五者死生則為名節也忠者悃慎此者也慎

如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為忠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則為德

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

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有一善則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所矜伐為也不矜

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用於衆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有而不有也夫故

為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喻正身任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者小也

荀子卷第十七

荀子卷第十七

荀子卷第十八

登任郎守大理評事場

休

注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喻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也

請成相

請言成相之辭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

世之殃由於愚此愚闇以重墮賢良也墮許規反

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

偃偃

偃偃無所往貌相息亮反偃丑羊反

請布基悼聖人

慎讀為順請說陳布

基業在平順聖人也

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

莫諫必逢災

主既猜忌又論臣過反其施

之過在乎不行施惠施式政反

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

而上同國必禍

所以尊主安國在崇尚賢義若拒諫飾非以愚闇之性苟合於上則

必禍

曷謂罷國多私 疾謂弱不任事者也所以弱

者由於多私國語罷士無任章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

比周還主黨與施

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

臣明君臣之道則為賢

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

下為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

國乃慶孽災也慶類覆也

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

桀久而愚闇愈甚

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

惡來

惡來飛廉之子棄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也

卑其志

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榭

平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

武王怒

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

易鄉回也謂前徒倒戈攻子後啓微子名下降

也鄉讀為向

武王善之封於宋立其祖

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

宋祖

帝乙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剗箕子累

累讀為縲

書曰釋箕子之囚

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

招麾指揮也

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

子胥吳大夫伍員字

也為夫差所殺百里奚虞公之臣徙遷也諫不見用虞滅條虜遷徙於秦

穆公得之強配

五伯六卿施

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讀曰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國亦僭置六卿六卿

施言施

六卿也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

斥逐大儒不使通拘謂畏臣尼陳也

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

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謚曰惠居於柳下三絀謂為士師三見絀也春申楚相黃歇封為春申君銀止也與輟同畢盡也輪傾委也言春申為黃歇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

基賢者思治牧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

陂傾側此之疑此說人傾險也 基必施辨賢

罷罷讀曰文武之道同伏戲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帝王

太吳氏始畫八卦造書契者戲與義同 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

為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後王當時之王

言欲為至治在歸復後王謂隨時設教不必拘於古法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

誠不詳慎到墨翟惠施或曰季即莊子曰季真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閒而笑之據此則是

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深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

為祥 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堅固不

解 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衆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

兼棄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侮嫚也或曰形當為刑無德化唯刑戮是詰言苛暴也 水至平端不

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聖人心平如水 而有執直而用

拙必參天而有勢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勢則度已以繩接人用拙功業必參天也 世

無王窮賢良無王者與賢良窮困 暴人芻豢仁人糟糠

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

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

四海平治之志後執富為治之意後權執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

也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此意好以待用 處之敦固

有深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讀為又既處之厚固又能深藏遠慮 思乃

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好而不二則通於神明也 精

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 治之道

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為治當日新其美無休息 君子由之佼以

好佼亦好也音絞 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接下以仁

孝也 成相竭辭不覺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篇無顯覺之辭覺音厥 君

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辭無不覺君子言之必引順而通達 宗其賢

良辨其殃孽君子尋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致治辨其殃孽為之害也

請成相道聖王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 堯舜尚賢

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

下於許由許由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 堯讓賢以為民為萬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 汜利兼

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

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

適不遇世孰知之蓋以堯不德舜不辭歸

皆歸

至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

萬物備委任羣下無為而理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

也尚得推賢不失序得當為德外不避仇內不

阿親賢者子謂舜雖與禹又不私其子子讀為與禹勞心力堯

有德于戈不用三苗服舉舜副畝任之天

下身休息訓與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

正鳥獸服謂擊巧州石百獸率舞笙鏞以間鳥獸踴躍也契為司徒民

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抑遏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鴻即洪

水也書曰禹辟除民害逐共工今尚書舜流共工于幽此云禹未詳北

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按禹貢導弱黑漢沈淮渭洛七水又有難

溜其道伊洛澗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十二此云十二渚未詳其說也禹溥土平天下

溥讀為敷孔安國云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也躬親為民行勞苦

行讀如字謂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橫革直木

而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契玄王生昭明詩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玄王桓撥皆謂契也史記居於

碣石遷于商碣石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因碣柱也左氏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昭明子

也言契初居碣石至孫相土乃遷商丘也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

湯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圃立曹圃卒子冥立為夏司空

勤其官死於水躬人郊之冥卒子摛立摛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

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乙立是十四世也天乙湯論舉當身謬卜

隨舉牟光莊子湯謬天下於卜隋務光二人不受皆投水死牟與務同也道古

賢聖基必張道說古之賢聖基業必張大也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隱諱疾

賢良由姦詐鮮無災隱諱過惡病害賢良長用詐少無災也患難

哉阪為先聖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知不用愚者謀前

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有覺悟之時也

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忠不上

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闕四門也門戶塞大迷惑

悖亂昏莫不終極莫冥莫言闇也不終極無已時也是非反易

比周欺上惡正直惡鳥路及下同正是惡心無度邪

枉辟回夫道途辟讀為僻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

獨無故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已豈無事不己亦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字

知戒後必有恨恨後遂過不肯悔前之非

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

如當為知言人為詐態上不知為備

爭寵嫉賢利惡忌利在惡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匿也上墜

蔽失輔執失輔弱之臣則執不在上任用諛夫不能制孰公

長父之難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墨子曰厲王漆於囑公長父榮夷終囑公與孰公不同未知孰是或曰孰公長父即詩所云皇父也孰或為郭厲王流于彘彘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彘子言孰公長父姦邪遂使難作厲王流竄於彘周幽厲所以敗不聽

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

言自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

欲衷對言不從衷誠也欲時君恐言不從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剗而

從而遇禍也

獨鹿乘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屬之欲反鏤力未及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於是乎禁置罟罾此當觀

是自剗之後盛以罟罾乘之江也賈逵云罟罾小罟也

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

以喻意識如字亦讀為志也

請成相言治方言為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

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為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臣下職

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陳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利至莫敢恣五也

臣下職莫游食謂不勤於事素食游手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

得相使一民力所與事業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

歲不過三日也守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矣厚薄有等

明爵服貴賤有別利往印上莫得擅與孰私得之

所往皆印於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印與仰同宜亮友

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三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

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入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才孰有私僥

於王君法儀禁不為為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為惡莫不說教

名不移既能正已則民皆悅上之教而名器不移也說讀為悅修之者榮離之

者辱孰它師孰敢以它為師言皆歸王道不敢離戴也刑稱陳守其銀

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稱尺證反銀與垠同

不得用輕私門不得專用刑法則私門自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禍亦罪也

請牧祺明有基祺吉也請牧治吉祥之基業主好論議

必善謀五聽循領莫不理續主執持五聽折獄

之五聽也循領謂修之使得綱領莫不有聽之經明
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

其請請當為情聽獄參伍明謹施賞刑參伍猶錯雜也謂或

往參之或往伍之皆使明謹施顯者必得隱者復顯

民反誠幽隱皆通則言有節稽其實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

及不欺誰在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

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上通利不壅蔽則

也觀法不法見不視則雖見不視也耳目既顯

吏敬法令莫敢恣此已上君論有五之事也君教出行有律

五論之教既出則民所行有法言知方也吏謹將之無鉞滑將持也詩曰無將大車鉞

與披同滑與汨同言不使紛披汨也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

舍止也羣下不私認各以所宜不苟求臣謹修君制變

也如此則以道事君巧拙之事亦皆止君職在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

世法之成律貫律貫法之為條貫也

賦篇第二十六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

此言特明之或曰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唯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天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非絲非帛

文理成章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為天下

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

强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

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為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

能知敢請辭之先王因重演其義而告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

為解禮意曰此乃有文飾而不采者歟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歟

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

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歟雅正也似謂似續

之是以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

四海者歟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甚順而有體言禮易行也先王言唯歸於禮乃合此義也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猶備也或厚或薄帝

不齊均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或寡薄天帝亦不能齊均也桀紂以亂湯

武以賢惛惛淑淑惛惛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

日美也皇皇穆穆言緒周流四海會不崇日崇充

之美也言或愚或智也智周流四海會不君子以脩跖以穿室跖柳下惠

充滿一日而遍也之第太山

之盜也君子用智以脩身足用大參于天精微而無

形言智慮大則參天行義以正事業以成皆在

行下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

足窮謂使窮者足也百姓待君上臣愚而不識願問

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言智

就利修潔之為親而雜汗之為狄者邪言智

遠害則可相親若雜亂穢汗則甚深藏而外勝敵者

邪法禹舜而能弁迹者邪弁行為動靜待

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精

華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

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此

君子之智明小人之智不然也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

負者中規方者中矩言滿天地大參

天地德厚堯禹參謂天地相似雲所以致雨生精

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宇宙寓與宇同言細微之

則盈大於宇宙之內宇覆也謂天所覆三蒼云四方上下

反也攝與翻同攝兮分判貌言雲或恍惚之極印印

不捐五采備而成文指棄也萬物或美或惡往

來惛憊通于大神惛憊猶昏暝也通于大神言變化

失之則滅得之則存雲所以弟子不敏此之

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弟子荀卿自謂言第

者歟雲氣無實充盈大宇而不窕入却穴而

不偏者歟窕讀為窳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宇幽深

反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託者與疾速宜於託說

而不可為固塞者歟雖往來晦冥掩蔽萬物暴

至殺傷而不億億則屢中或曰與抑同

今雲者虛無故不可本或作託訓或曰與似

續同也言雲行遠疾速不可依託繼續也

往來惛憊

德謂以意度之論語曰

謂雷震震怒殺傷萬物曾不
億度疑忌而果決不測也

功被天下而不私置
者歟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置又言無偏頗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

雨風與雲並行故曰友雨因雲而生故曰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疑

寒在夏而蒸暑也廣大精神請歸之雲至精至神通於變化唯雲乃可當此

說雲所以潤萬物人莫也雲之知放於此則明也

有物於此儼儼兮其狀屢化如神儼讀如其儼儼無毛羽之貌變化即謂三脩三起蟻蛹之類也功被天下為萬世文飾

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

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役暴者亦取名於蠶功食故曰與暴為鄰也

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蠶成而見殺是身廢絲窮而蠶盡是家敗棄

其耆老收其後世耆老蛾也後世種也人屬所利飛鳥所

害人屬則保而用之飛鳥則害而食之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

占驗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深知蠶之功大故請驗之也

帝占之曰此夫身

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女好柔婉也其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禁原蠶者鄭玄云

天文辰為馬故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屢化而不壽者位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

與不得終其壽命善壯而拙老者與壯得其養老而見殺有父母

而無牝牡者與為蠶之時未冬伏而夏游食

桑而吐絲游謂化而出也前亂而後治繭亂而絲治也夏生而

而惡暑生長於夏先暑而化喜溼而惡雨溼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惡雨蛹

以為母蛾以為父牙言三脩三起事乃大已

備謂卧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起之後事乃畢也謂化而成蠶也

夫是之謂蠶理五帝之言此乃蠶蠶之功至大時人鮮知其本詩曰婦無公事之義理也蠶休其蠶織戰國時此俗尤甚故荀卿感而賦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鐵所生也無

知無巧善治衣裳知讀為智不盜不竊穿窬而

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章亦待其連綴而成也以

能合從又善連衡從整也子容反衡攢也言箴亦能如戰國合從連衡之人南北為從東西為衡也

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

見賢良見猶顯也不自顯其功伐見賢過反時用則存不用則亡

順時行藏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

鉅其成功小者邪為鐵則巨為箴則小長其尾而銳其

剝者邪長其尾謂絲也剝末也謂箴之鋒也莊子曰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剝

者眇末之意匹小反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重說長其尾而銳其剝趙

讀為掉掉綴長貌言箴
尾掉而綴也掉徒吊反
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
然後行箴無羽無翼反覆甚極
極讀為亟急也尾生

而事起尾連而事已
尾連連盤結則箴功畢也簪以為父

管以為母
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為父言此者欲狀其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為母禮記曰箴管

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

也
理義也箴古者貴賤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純公侯夫人加之以紵綈大夫妻成祭服士妻衣其夫未世皆不修婦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為物微而明至重以譏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
荀卿請陳佹異激切之意也天

地易位四時易鄉
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冬皆不當其方言錯亂也

列星隕墜且暮晦盲
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隕墜以喻百官弛廢

幽晦登昭日月下藏
且暮晦盲言無覽明時也或曰當時星辰隕墜且暮昏霧也

志愛公利重樓䟽堂
言幽闇之人登昭明之位君子明如日月反下藏也昭或為照

無私罪人懲革二兵
欲在上位謂從橫反覆之志也

道德純
行至公以利民百姓非謂重樓䟽堂之榮貴也

仁人絀約
備也二副也謂無私罪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邪嫉惡乃以微備增益兵革之道言強盛也

備讒口將將
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為聯聯連貌

教暴擅強
絀退窮約天下幽險恐失世英
天下幽暗凶險

螭龍為螻蛄
龍之聖反謂之螭螭螭守官言世俗不知善惡螭龍之聖反謂之螭螭螭螭之惡反以為鳳皇也比干見

刺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

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

也閭乎天下之晦盲也
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諷耳當為拂乎其

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
不復憂不可竟也復自解釋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古之常道千或為卒弟子勉學天

不忘也
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忘恐弟子疑為善無益而解墮故以此勉之也聖人共

手時幾將矣
共讀為拱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

與愚以疑願聞反辭
反辭反復叙說之辭猶楚詞亂曰第

其小歌也
此下一章

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服用也本或作讒人

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服用也本或作讒人

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服用也本或作讒人

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服用也本或作讒人

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服用也本或作讒人

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服用也本或作讒人

玳玉瑤珠不知佩也說文云玳赤玉瑤美玉也孔安國曰瑤美石言不知以此四寶

為佩說文 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雜布 閭姬子

奢莫之媒也閭姬古之美女後語作明姬楚詞七諫謂閭姬為醜惡蓋一名明陬漢書音義章昭曰閭

陬梁王魏瞿之美女字奢當為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蓋都字誤為奢耳後語作子都莫之媒言無人為之謀也

姬子 媼母刀父是之喜也媼母醜女黃帝時也刀父未詳喜悅也 以言

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

上天曷維其同言感亂如此故歎而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曷其與

同此章即遺者申君之賦也

荀子卷第十八

金澤文庫

荀子卷第十九

金澤文庫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場 僚 注

大略篇第二十七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

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舉為標首所

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以起下文也

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其禮制

內屏不欲見內也屏猶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今屏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倥謂不欲見內不察泉中魚之養也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

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

輦輿就馬禮也輦謂人輓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 詩曰我出

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詩小雅出車之

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山冕

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即衮冕也蓋取其龍則謂之衮冕取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

篇毛云出車就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己也此明諸侯奉上禮也 天子

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即衮冕也蓋取其龍則謂之衮冕取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

衣五章初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
 彝皆畫裳四章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
 繡鄭注禮云柳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裋毳
 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
 孤緋卿大夫玄鄭云大夫裋冕蓋亦言裋冕止於大夫士已下
 不得服也韋弁謂以爵韋為鞞而戴弁也王藻曰釋君朱大夫
 素士爵

天子御班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禮也

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
 所進御也班大珪長三尺杆上終葵首謂刻上至其首而
 方也荼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班
 然無所屈也荼讀如舒遲之舒儒者所畏在前也 **天子**

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彫謂彫畫為文飾彤弓朱

弓此明貴賤 **諸侯相見卿為介** 相見謂於鄰地為會介副也聘義卿

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君親禮賓言主君見聘 **以其教**

使則以卿為上擯出會則以卿為上介也 **出舉行** 敬謂戒令舉行謂 **使仁居守** 使仁厚者

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疆之禮又穀 **聘人** 主後事春

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矣 **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

環 聘人以圭謂使人聘他國以圭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因

遺之也衛侯使工尹襄問于貢以弓是其類也說文云

瑀者大孔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

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圭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

若今御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

臣以瑗玦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

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
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 人之根本所施設在人其役用則在知盡善則
 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 **聘禮志曰幣厚則傷**
 也此明為國以仁為先也 **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志
 也言玉帛禮之末也禮 **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借**
 記曰不以美沒之也 **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 詩小雅
 篇指與旨同美也借齊等也時謂得時 **水行者表**
 宜謂合宜此明聘好輕財重禮之義也 **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
 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
 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
 所以繁也 表標志也此明為 **舜曰維予從欲而**
 治 虞書舜美臯陶之辭言臯陶明五刑故舜得從
 彼而治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臯陶也 **故**
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
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 禮本為
 然聖人不學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
 亦不成也 中人設
學於西王國 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
 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尸子曰務

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西王國未詳所取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子夏對哀公曰黃帝學于大填顛項學于錄圖帝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跗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備哭踊之節衰存但服衰麻而已其禮皆可略也禮曰七十唯衰麻

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鄭云相助也宗事宗廟之

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儀禮作節

諾唯恐不能敢忘命矣子言唯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致忘父命也

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所以稱行禮也

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為人之行也

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則以治國也

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故易家禮以順人曰有嚴君焉勿彊不欲使其愧也此語出曾子

人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背禮者也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禮之大凡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庸功也庸勞

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庸功也庸勞

老長長義之倫也倫理也此五者非仁

其節禮之序也行仁義得其節則禮有次序

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義無禮以節

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以安居門所以出入也

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虛讀為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

推恩而不理不成仁仁雖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

遂理而不敢不成義雖得其理而不取行則不成義義在果斷故曰非知之難行之難

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和其意也知或為和

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外無以播八音則不成樂

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得中故曰其致一也

君子處

仁以義然後仁也能而行義以禮然後義

也雖能斷而不違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也本

謂仁義末謂禮節謂以仁義為本終成於禮節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

然後貨財曰賻與馬曰賻衣服曰祔玩好曰為道

贈玉貝曰哈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笙竿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

賻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禮猶遺也遺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賻賻知死則祔哈之也賻賻

所以佐生也贈祔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

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故吉行

五十犇喪百里賻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弔

因明奔喪亦宜行遠也禮記贈及事禮者政之軌也如軌為

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即位上卿進曰

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

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

戒之也言天下安危所繫其憂甚遠長問何以治之能為天

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反為賊害策編竹為之後易之

為也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

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

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

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

子二策樂禁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

在堂弔者在閭下卿若司寇也慶者雖在堂弔者已

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一門出入也豫哉豫

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豫哉言可戒備禹

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兩人共

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殺大蚤朝大晚非禮

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

殺大蚤為陵犯也朝太晚為懈弛也或曰禮記曰獮祭魚然

後虞人入澤材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早也又曰田不以禮

是暴天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下

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骨如

義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

辟君也辟讀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

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

皆鄉飲酒時齒謂以年大坐若立也禮記曰三命不齒族人上

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也

大夫中大夫下大夫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雖公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故曰

下大夫也吉事尚尊喪事尚親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為主禮記曰以服之

序也精麤為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

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者

以養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禮法雖與歡同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聘問也享獻也私覲私見也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

束帛加璧享所以有獻也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覲所以私見也

聘享以賓禮見私覲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云享獻也

既聘又獻所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敬也以厚恩意也

皇皇正備正貌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備飾或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曰皇皇者華

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鎗與鎗同濟濟多士貌鎗鎗有行列貌為人臣下

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

詩上曰訕亡去也疾與嫉同惡也怨謂若公爺叔盼衛疾之爺歸怨謂若慶鄭也

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

疾弔喪不之臣之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

臣為謹也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

梁肉有酒醴則辭鄭云尊者之前可以食寢不美變於顏色亦不可也

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謂制度精易之咸

見夫婦易咸卦艮下兌上艮為少男兌為少女故曰見夫婦夫婦之道不

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君子有君子然後有君臣故以夫婦為本

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然聘士

後相成也

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束帛重其禮也迎魚敬反禮

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蹙陷溺所失

微而其為亂大者禮也禮之於正國家也

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

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

寧和樂之聲此言珣珣之聲和樂人心步中武象趨中韶

護珣玉之聲緩則中武象速則中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珣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是其類也

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君子聽律習容而后士君子在位

者之通稱禮記曰既服習容觀玉聲聽律謂聽珣聲使

中音律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士者修立之名也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蓋誤耳當為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

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戒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御與呂氏所傳聞異也鄭云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婚禮故此云冰泮逆女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儀禮士相殺所介反

見云子視父則遊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視前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

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六三丈六尺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五嵩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

裏文謂禮物貌謂威儀情謂中誠用謂語言質文相成不可偏用也禮之中焉能思

索謂之能慮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禮者以

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並解於下禮論篇

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貨謂聚斂及珍典獻君身謂死衛社稷人謂舉賢也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易春秋賢穆公以為

能變也公羊傳曰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為

士有妒友則賢

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

之味隱良者謂之妒掩蔽公道謂之暗昧奉妒昧者

謂之交謫交通於謫詐之人相成為惡也交謫之人妒昧之臣

國之蕝孽也蕝與穢同孽秋孽言終為國之災害也口能言之

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

器也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

也國賴其言而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祚也治國者

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祿不富無以

養民情衣食足知榮辱不教無以理民性人性惡故須教

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

富之也宅居處也百畝一夫田也務謂勸勉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家可以無飢矣

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王事具矣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十教即十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

武王始入躬表商容

之間式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鄉善

矣表築旌之言武王好善天下鄉之孔安國曰商容躬之賢人紂所恥退也天下國有

儂士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儂士每世皆有賢人迷者不問路

濁者不問遂亡人好獨以喻雖有賢俊不能用也

於不問遂亡由於好獨遂謂經隨所以迷由於不問路溺由

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詩曰我言維服勿

用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詩大

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

無法者以類舉皆類於法以其本知其末以

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其理雖

則一謂若為善不同異其守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通明

同歸於理之類也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

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致教習俗相順而後行

順人心然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

後可行也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父母之喪

三年不事齋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

不當為來謂從他國與新有昏暮不事古者有

不事所以重其哀戚喪昏皆

與嗣續也事謂力役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

如晏子子孔子謂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

與功用故不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然補續君之過不能

如晏子也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雖有恩惠不如

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智不力仁雖九

合諸

候一臣天下而不全用仁義也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言四

類郊野之人未浸漬於仁義故不可為王者佐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

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

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攻去邪公行子之之燕

孟子曰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越遇會元於塗曰

燕君何如會元曰志卑言不求遠大也志卑

者輕物物輕物者不求助不求賢苟不求助

何能舉既無輔助必氏菴之虜也謂見不憂

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壘讀為累氏菴之俗

虜獲而憂不焚是愚也呂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

且為之幾為知計哉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

不卹其大而憂其小與氏菴之今夫亡箴者終日求

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

也心之於慮亦然眸謂以眸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

也箴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

也亦當反覆盡其精妙如眸子之求

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

義也 勝也 亦

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

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

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

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

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皆謂言貨財也士不通

貨財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貨還如商賈也有國之君不息牛羊

息蕃育也錯質之臣不息鷄豚錯置也質讀為贄孟

古字通耳置贄謂執贄而置於君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贄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乘馬者不察於鷄豚或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為

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為

場園冢卿上卿不脩幣謂不脩財幣取息之也治稼穡曰場樹菜蔬曰園謂若公儀子不奪園夫工女之

也利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

施而恥積臧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

窺其手窺容也謂容集其手而力作也文王誅四武王誅二

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並解在仲尼篇言周公終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也重引此者以明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多積財而

羞無有羞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此

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

則民闇飾矣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闇自脩飾也上好富則民

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民語曰欲富乎

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忍恥不顧廉恥

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

此安得不亂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

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疾苦宮室榮與婦

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榮盛謁請也婦謁盛謂婦言是

也用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

也貨賄必以物苞苴故總謂之苞苴興起也鄭注禮記云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也天之

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

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

祿爵非以尊大夫而已差謂制等級也主道知人

臣道知事人謂賢良事謂職守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農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

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工賈亦然以賢

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

戰而後知克無人禦敵故知必克齊人欲伐魯忌卞莊

子不敢過卞卞魯邑莊子卞邑大夫有勇者晉人欲伐衛畏

子路不敢過蒲蒲衛邑子路蒲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不知而

問堯舜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無有而求天府知無而求之是

有天府則可為堯舜六

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於六貳之博得之不窮故曰天府天府天之府藏言六貳之博

可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為堯舜故以喻焉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詞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

相對也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如蟬蛻也幡與翻同故

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

效效放也置措也言造次皆學而不捨也無留善有善即行無留宿無宿

問當時即問不俟經宿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

難非知之難行之惟艱故善行之者是究其難君子立志如窮似不能通變

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至尊至貴對之唯一故曰如窮

也君子隘窮而不失不失道而隕獲勞倦而不苟不苟

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尸子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

僻鈞於五兵而辭不厲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此細亦當讀為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不忘素所講習忠義之言漢書

王吉諫昌邑王曰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歲不寒無以知

松栢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

不懷道所謂造未詳或曰爾雅云漢為潛次必於是也雨小漢故潛李暹曰漢水溢流為潛今

云雨小漢故潛言漢者本因雨小水溢為也成至其盛也乃溢為潛矣言自小至大者也

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聞遠

色澤洽謂德潤身行下孟友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言

而不稱師謂之畔畔者倍之半也教而不稱師謂之

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及逆之名也倍畔之人明君不內

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不足於行者說

過言說太過故行不能副也不足於信者誠言數欲誠實其言故信不能

副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也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

心一也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

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善為詩者不說

長言其一心而相信則不在盟誓也善為詩者不說

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言

典理冥會者至於無言說者也相謂為人贊相也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

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詳妄也立行使人可見不苟為斯為孝子也言為可聞

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

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

道也說皆讀為悅近親遠附則毀辱無由及親也曾子行晏子從於

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

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假於君子

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為之歟

乘輿之輪太

山之本也示諸隙枯三月五月為憊菜敝

而不反其常此皆言車之才也示讀為實隙枯燋燋木之器也言實諸隙枯或三月或五月也憊菜未詳或曰菜讀為菑謂數輿輻也言燋燋直木為牙

至於輻輳皆敝而規曲不反其初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周禮

考工記曰望其輻欲其眼也進而視之欲其情之廉也鄭云憊

輻雖敝不匡鄭云當謂輻入輻中者蚤讀為爪謂輻入牙中者

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良匠匠煉之其負中

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君子之隙枯不可不謹也慎之

子春秋不同也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梁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甘醴變香華之性君

甘言變正君之性或為美或為惡皆在其所漸染也

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

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

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

天子寶和之璧楚人下和所得之璧也井里名厥也子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

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

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言所得多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

未嘗學問不敢立為論議所謂不知為不知也為道

又遠自日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此語出曾子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

與無親不親師也方法也此皆謂雖廣博而無師法也少不諷壯不論議雖

可未成也諷謂就學諷詩書也言不學雖有善質未為成人也君子壹教第

子壹學亟成壹專壹也亟急也己力反君子進則能益上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

仕者必如學如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

學矣願息事君息係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

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然

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匱竭也

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匱篇毛云匱竭也

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子

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

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然則賜願

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亦既醉之篇毛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

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

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

可息哉詩豳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然則

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墉臯如也嶺如

也臯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墉土墉臯當為宰宰冢也宰如高貌嶺與

填同謂土填塞也臯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張湛注云見其墳壤兩異則知息之有所之也子貢曰

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國風之好

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謂關雎樂得淑女也盈其

欲謂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禮也欲雖盈滿而不敢過禮求之此

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也故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

配君子憂在遠賢不淫其色哀窮寤思其誠可比於金

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其誠以禮自防之誠也比於金石言不變也其聲可內於宗廟

謂以其樂章播八音奏於宗廟鄉飲酒禮合樂周南關雎葛

覃詩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故用之鄉

人焉用之邦國焉既云用之邦國是其聲可內於宗廟者也小雅不以於汗上自

引而居下以用也汗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為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疾今之

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多刺

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

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

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肆意人有快

則法度壞古者匹夫五十而士禮四十而仕五十而後爵此云

治其教至也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

後治事不
敢輕易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
有君子之質而
所好得其人謂

非其人也
既無君子之質又
所好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

齋盜糧借賊兵也
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猶資
借盜賊之兵糧焉害滋甚不如

不自噤其行者言濫過
噤足也謂
行不足也

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宇然而

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
豎褐僅豎之褐亦
短褐也言賢人雖

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

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

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
柳下惠魯人
公子展之後

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跡而人
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謚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子守後
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

喪其掌
蚤與爪同言仕亂世驕君
縱得小利終喪其身矣君人者不可

以不慎取臣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

所以相有也
友與有同義相
有謂不使喪亡道不同何以相

有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

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箸也以友觀人焉

所疑
察其友則可以知
人之善惡不疑也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

德之基也
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
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詩曰無將大

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詩小雅無將大
車之篇將猶扶

非
進也特車賤者之事塵冥冥蔽人
目明令無所見與小人處亦然也蓋苴路作似知而

弱易奪似仁而非
仁者不爭而與物故便弱易奪
者似之易奪無執守之謂也

悍戇好鬪似勇而非
悍戇戾也戇
愚也丁絳反仁義禮善

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

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

者不能小者不為是弄國捐身之道也凡

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
反復也
出去也

流言滅之貨色遠

之所由生也生自織織也是故君子蚤絕

之還反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

凡乘勢而來乘勢而去者皆是物

之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滅亦絕也凡禍之所由生自織織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曾子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亡同義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上蓋不言上與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重引此兩句以明之知者

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忠誠言不可以虛妄事

智者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並

悅皆瓦語曰流丸止於甌史流言止於知者甌史

器也揚子雲方言云陳魏楚宋之間謂甌為史甌史謂地之坳坎如甌史者或曰甌史窟下之地史記曰甌窶滿溝汚邪滿車裝駟云甌窶傾側之地汚邪下地也此家言邪邪與史聲相近蓋同也甌力侯反汚烏瓜反

學之所以惡儒者也家言謂偏見自成一家之言若宋墨者是非疑

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

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猶盡也鄭康成云死之言漸漸猶消盡也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

人不若與之泔與與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曾子泣滄曰有異

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曾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滄深自引過謝門人

曰吾豈有異心故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言此無用吾之者以譏時人飾非自是取言不知與曾子異也

所短遇人之所長遇當也言己才藝有所短宜自審其分不可強欲當人所長而辨爭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不

法察辨而操辟勇果而亡禮君子之所憎塞掩也移就也仕與事同事所能也言掩其不善務其所能也疏通也察辨而操辟謂聰察其辨所操之事邪僻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變故多類也操七刀反皆謂當其類而無乖越此

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

喆然雖辨小人也喆當為洒非十二子篇有此語此當同或曰當為楷也國

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串習也工患反有

夫分義則容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

一妾而亂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

所共予也特意謂人人殊意予讀為與言味者予易牙言

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易牙齊桓公宰夫知味者師曠

有不用而改自作何異於變易牙之和更

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國不

待死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亡速之甚也更工衛反飲而不食者蟬也

不飲不食者浮游也浮游渠略朝生夕死蟲也言此者以喻人既飲且食必須

求先王法略焉治不得苟且如浮游輩也 虞舜孝己孝而親不愛比

于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

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辟讀為避言賢者不遇時危行

言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

所短也惟惟而亡者誹也惟讀為唯以癸反唯唯聽從貌常聽從人

而不免亡者由於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

者口也已解於榮辱篇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

必貴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脩德在己所遇

在誥誓不及五帝誥誓以言辭相識約也禮記曰約信曰誓又曰勝人作誓而民

始盟詛不及三王血牲曰盟謂殺牲歆血告神以明約也交質子

不及五伯此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猶不能固也伯讀曰霸襄梁傳亦有此語

荀子卷第十九

荀子卷第二十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倌 注

宥坐篇第二十八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傳官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宗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歌器傾欹易覆之器孔子

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

為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

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注云歌器也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

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

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挹中而正滿

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

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

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

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撫掩也猶言蓋世矣富有四

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

退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爲司寇而攝相也朝謂聽朝也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

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人謂有名爲人所

誅先誅之也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

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

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

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曰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此

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

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

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

人之桀雄也不可誅也營讀爲熒熒衆惑衆也強剛愎也反是以

非爲是也獨立人不能傾之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

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

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喬華仕昆第二人立議曰吾不臣

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搯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

公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第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

支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搯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夫王之所以使其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乎是此七子

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鄭風柏舟之篇悄悄憂貌愠怒也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

月不別也別猶決也謂不辨其子之罪其父請止孔子舍之

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春秋傳曰

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

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

民而聽其訟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

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犴獄

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獄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獄故獄謂之行也

嬖令謹誅賊也嬖與慢同謹嚴也賊害人今有時斂也無

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緩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

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已止

書曰義刑義

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

也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

之心不使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

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

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

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極也謂優寵也單盡綦

三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化極邪民不從然後

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然後詩曰尹

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

子是庠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氏本也是

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

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

繫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

以刑彌繫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

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

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

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

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

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濟焉出涕

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砥矢

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

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

者為其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

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

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徧與諸生謂

物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其流也埤下裾拘必

循其理似義埤讀為卑裾與居同方也拘讀為鉤曲

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其洗洗乎不濕

盡似道洗讀為澆澆水至之貌澆讀為屈竭也似道若

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

不懼似勇決行決之使行也俠與逸同奔逸也若聲響言若響之應聲也似勇者果於赴難也

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院受水之度也言所經沈沈注必平之然後過似有法度

者均盈不求槩似正槩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槩而自平如正者不槩而於刑法之禁也

卓約微達似察卓當為紳約弱雖至柔弱而淺淫微通達於物似察者之見細微也說苑作紳弱微達

以出以入以就鮮絮似善化之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絮似善化者鮮絮以之使人去惡就美也說苑作不滑以入

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折榮曲也雖東西南而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說苑作其折必東也

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北千萬榮折不常然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強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才藝以去教人也

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卒倉忽反

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孔子曰如埴而進吾與之如上而止吾已矣今

學曾未如朮贅則具然欲為人師也朮贅結肉也莊子曰

以生焉負贅懸朮朮音尤具然自滿足之貌也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藜藿與藜同藜藿反弟子皆

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

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

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為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女以諫者為

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

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

遇世者衆矣何獨亡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

也不為求通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皆為樂天知命夫賢不肖者材也

為不為者人也為善不為善在人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

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

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

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

聞其駢脅使其裸浴薄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越王勾踐霸心生於

會稽謂以甲盾五千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

小白齊桓公名齊亂奔莒蓋亦為所不禮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

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家語作常逸者女庸安知吾不

得之桑落之下乎哉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

親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

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

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北堂神主所匠過絕邪在也輟止也

九當為北傳為誤耳被皆當為彼蓋音盍戶扇也皆繼謂其

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蓋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

誤而遂絕之也家語作北蓋皆斷孔子曰太廟之堂

亦常有說言舊曾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

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則因隨其

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

匠巧蓋貴文也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非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悌同謂上順下

篤人之中行也下篤愛於卑切從道不從君從

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

以類使則儒道畢矣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

道畢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也孝子所以

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

不從命乃衷衷善也謂善從命則親辱不從

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

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陷

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為備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

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

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

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

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

敬彫傷也萃與頌同雖勞苦災禍患難而能無

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

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

此之謂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

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敢違哀

公之意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上

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

而上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

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

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

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

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

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

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

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審其可從則從不可

從則不從也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

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

孝之名何也樹藝植藝播種耕謂手足勞孔子曰

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

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繆純繆也與讀爲敷聊類

也言雖與之衣而純繆不精則不聊類於汝也或曰繆類也言雖衣服我綢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聊汝也韓詩外

傳作衣子教子家語云人與己不順欺也王肅曰人與己事實通不相欺也皆與此不同也今夙

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

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

由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

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勇士故入而行

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

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

名也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

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室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

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

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

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

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子

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

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

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

其大夫懼於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

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說苑作襜褕也昔者江出於嶧山其

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

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為方國語曰方舟投柁章昭曰

方並也編木為柁說苑作方舟方柁也詩曰方之舟之非唯下流水多邪唯與

雄同言豈不以下流水多故人畏之邪言服與盛色屬亦然也說苑作非下泉非之多乎今汝衣服

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充盈猛厲

由告之畢又呼其名丁宜之也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

若也猶若舒和之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爾也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

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

人也奮振矜也色知謂所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矜伐之意故君子知之

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

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言要則知

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子

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

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

士矣士者稱立之稱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

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

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

仁者若何知者皆讀為智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

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子路問於孔子

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

則樂其意樂其為治之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

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

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

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禮義謂之法所以行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

雖至巧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
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

而知之衆人皆知禮可以爲曾子曰無內人之疏

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疎

於疎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無內疎而無外親也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

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疎而外人之親不亦

遠乎謂失之遠矣身不善而怨人不以反乎反謂乖悖

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

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

乃重大息其云益乎源水水之泉源也雖讀爲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大

息嗟嘆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慎其初追悔無及也曾子病曾元持足曾

子曰元志之吾語汝曾元曾子之子也夫魚鱉鼃

鼃猶以淵爲淺而掘其中掘與窟同鷹鳶鳶

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

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

由至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

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似玉者爲夫玉之少而珉

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鳥謂此義也

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王者

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色柔溫潤似仁栗而

理知也鄭云栗堅貌也理有文理也似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堅剛而不屈

義也以義者剛直不回也廉而不剴行也剴傷也雖有廉後而不傷物似有德

行者不傷害人折而不撓勇也雖撓折而不撓屈似勇者瑕適並見情

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瑕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扣

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同似有辭辨言發言則人樂聽之言畢更無繁辭也故雖有珉

禮記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屈然樂也

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雕雕謂雕飾文采也章素質明著也詩

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小戎之篇引

之喻君子子比德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

也仁者必能使人愛已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長不厚故爲人所輕

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人所輕

三者於人在身曷怨人當反怨人者窮怨天者

無識不識知天命也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

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為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弟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

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

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隱枯之側多

枉木是以雜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

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

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

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

三恕則可以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

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

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

窮乏之時無所往託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

教有思窮則施也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五欲論吾國之士與

之治國敢問何如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

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記載也服古之服

猶若夫子服蓬掖之衣章甫之冠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舍去

此謂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屨紳而搢笏者

此賢乎章甫形冠王肅云絢謂屨頭有絢飾也鄭康成云絢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紳

大帶也搢笏於紳者也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

紃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衣也紃與冕

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袤也其袷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

一焉則袷三尺三寸袷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輦慈慈之屬也斬衰

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儀禮喪服曰斬者何

不緝也衰長六寸博四寸三升布為之鄭注喪服云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家戚無不在也菅菲也此言服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

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

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

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言人之賢愚觀其儀

法有五也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

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

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

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云色斯舉矣不知選賢人善士

託其身焉以為己憂自憂而已勤行不知

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不能辨是非振失據也日

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可貴重者從物如流不知

所歸為外物所誘蕩而不返也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

則可謂庸人矣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是庸愚之人也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牽韓詩外傳作五藏

為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

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

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率循也雖不能盡徧必循是處其一隅言有所執守也

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事而已矣行不務多

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故知既已知之矣言

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

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者也故富

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皆謂志不可奪如

此則可謂士也士有脩立之稱一曰士事也哀公

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孔子對

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仁為有德

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

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舒遲之貌所謂謂勝云不進貌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

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

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本亦身也

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富有天下而無怨

財富有天下謂王者之佐也怨讀為蘊言富有天下而無蘊蓄私財也家語作無宛禮記曰事大積焉而不宛古蘊苑通此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因誤為怨字耳

窮使家給人足而上不憂貧亞聖之名說所謂百姓與足君孰與不足如此則謂賢人矣賢者

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

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性也

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

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是故其

事大辨乎天地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事言辨別分明萬事如天地之別萬物各使區分

察乎日月聖人之明察如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總要猶統領也

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言統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

繆當為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詭同詭雜亂之貌爾雅云詭詭亂也言聖人治萬物錯雜膠詭詭然

而衆人不能循其事說之句反嗣繼也言聖人如天

之繼嗣衆人不能識其意隣近也百姓百姓淺然不識其隣淺見不能識

其所近況能識其深乎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

曰善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

問不對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哀公曰寡人問舜冠

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

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務讀為冒

拘與句同曲領也言雖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

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

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

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魯哀公問於孔子

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

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

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

聖君之問也上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謙

不敢對也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

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

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將焉不至矣

謂祭祀時也阼與阼同榱亦椽也哀將焉不至言必至也君昧爽而櫛冠昧闇

也謂初曉尚暗之時

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

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

聽朝日具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

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諸侯

之子孫謂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具在末庭而修臣禮君若思其勞則勞可知也若喻哀公亦諸侯之子孫

不戒慎修德亦將有此奔亡之勞也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

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為墟有數蓋焉猶言蓋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

國之虛列必有數矣

至矣且上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

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

不至矣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

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貌周之冠也章甫彫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容貌章表明也那質

言所以表明大夫也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崔

遂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資與齋同其杖竹也齋

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謂蒼白色自死之竹也黼

衣黻裳者不如葦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

也黼衣黻裳祭服也白與黑為黼黑與青為黻禮祭致齊不茹葦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司服云

玄冕者衣裳刺敵而已且上聞之好肆不守折長不為

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好喜也言

喜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為

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為市而販者不為非家語王

肅注云言市肆弗能為廉好肆則不折也人為市估之

行則不守折人為長者行則亦不為市買之事竊宜為

察察其有益與以竊字屬下句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

取人問取人之術也孔子對曰無取健健美無取詘詘

未詳家語作無取鉗王肅云謂妄對無取口無取口無取口無取口

方言云齊魯凡相疾惡謂之諱增諱之閑反王肅云寧閑

多言或曰諱云諱爾諱諱口諱謂口教誨心無誠實者諱

也諱健貪也健美詘亂也詘口口誕也貪欲鉗忌之

人多悖亂諷嫉之人多妄誕說苑曰哀公問於孔子曰人

何若為可取也孔子曰無取拙者無取捷者無取口數者

拙者太給利不可盡用也捷者必兼人不可為法也口數

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韓詩外傳云無取健無取佞

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口讒誕也皆大同小異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

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

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

以身介也有讀為又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

用其盜謂管仲寺人勃鞞也盜亦賊也以喻士故明主

任計不信怒聞主信怒不任計信亦計勝怒則

強怒勝計則亡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

之善馭乎東野氏也顏淵對曰善則善矣

雖然其馬將失失讀為逸奔也下同定公不悅

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

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趨讀為定

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

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

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

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

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

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

騁朝禮畢矣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或步驟馳騁盡朝廷

之禮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

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定公更請少進其說

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

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

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二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柰何恐天下未歸故

取之也欲致而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勸

而天下自來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執

一如天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安徐

然而怠止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

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

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歸不在於一隅焉用致也

有讀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

而有喜色武侯晉大夫畢萬之後文侯之子也吳起進曰亦嘗有

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

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

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

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公大夫也莊王曰不穀

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

歸之言也中歸與仲虺同湯左相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

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

亡疑謂博聞達識可決疑惑者也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

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

憂而君以喜武侯遂巡再拜曰天使夫子

振寡人之過也振者舉也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之子成王封

為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周公謂伯禽之傳曰女將行盍志

而子美德乎將行何不忘記汝所傳之子美德以言我對曰其為人

寬好自用以慎寬寬弘也自用好自慎務其用也慎謹密也此三者其美

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

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故人故其民歸道者眾非謂寬弘也

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

所以窶小也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尚書

大傳曰是其好自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

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

臣下掌事者不爭言委任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

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

乃均敵者尚氣之事非人君之量者也彼其慎也是

其以淺也彼伯禽之慎密不廣接士適所以自使知識淺近也聞之日無越

踰不見士周公聞之古也越見士問曰無乃不察

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

乃有不察之事乎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

之事亦少則意自淺矣聞或為問也彼淺者賤人

之道也女又美之乎吾語女我文王之為

子為文王之子也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周公

王薨未宜知成王之謚此云成王乃後人所加之耳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

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人禮見其所尊敬者雖君亦

執贄故哀公執贄請見周豐注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士之中百人羣夫之中也還贄

而相見者三十人禮臣見者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士相見禮曰主人

復見之以其贄曰歸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

鄭康成云贄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

將其厚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以禮貌

也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

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

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也於是吾僅得三士

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於是千百人之中僅乃得三士正身治國吾

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

在百人與千人之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敬猶未得賢至百人千人然後乃

得三人以明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

厚為之貌上士中誠重之故可薄為之貌下士既無執贊之禮懼失賢士之心故厚為之貌尤

加謹也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不

知則以為越踰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士至而後見物物事見物

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

驕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敢驕士汝今以魯國之小而遂驕人危矣夫

仰祿之士猶可驕也仰魚亮反正身之士不可驕

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

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黎讀為梨謂面

如凍梨是以下天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

道之士不苟徇人故得綱紀文章常存也語曰繒上之封人繒與鄒同上

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繒縣屬東海也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

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

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

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瘡

甲每益祿而施瘡博位滋尊而禮瘡恭是

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子貢問於孔子

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下謙下也子貢問於為人下未知其益也孔

子曰為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

甘泉焉扣掘也故沒反樹之而五穀播焉草木殖

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

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昔虞不用官

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官

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左氏傳曰

襄二年齊侯伐蔡蔡人使正典子賂風沙術以索馬牛皆

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典子軍齊

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典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

說苑諸卿已諫楚莊王曰曹不用傳負羈而宋并之萊不

用子猛而齊并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後未詳諸卿

已之諫也糾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

知而身死國亡也

為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齮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誦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

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
 觀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將懷聖之心
 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
 徒與不衆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
 之遺言餘教足以爲天下法式表儀所存
 者神所遇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
 詳察云非聖人柰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
 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爲人
 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爲綱紀鳴
 呼賢哉宜爲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
 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辟世箕子佯
 狂田常爲亂閻閻擅強爲惡得福善者有
 殃今爲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
 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爲政功安能成志修
 德厚孰謂不賢乎

自爲說者已下或
 荀卿弟子之辭也

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

勸學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致仕篇第十五

議兵篇第十六

強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

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而相秦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上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

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處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廬子芊子皆著書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

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
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
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為竇涕其
書比於記傳可以為法謹第錄臣向昧死
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
中孫卿書錄

荀子卷第二十

將任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 子韶同校

朝奉郎尚書祕書郎知制誥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 夏卿重校



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

中書劄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

中書劄子奉

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

畢已於治平二年十二月內申納訖今來

再校到荀子一部計二十卷裝寫已了續

次申納者申聞事右奉

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

例印造進 呈及宣賜劄付國子監准此

校勘官將任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臣盧 侗

校勘官將任郎試祕書校書郎前守許州司理參軍充直講臣王 汝翼

校勘官將任郎試祕書校書郎前知密州濰縣事充直講臣顏 復

校勘官將任郎試祕書校書郎前知瀋州清縣事充直講臣焦 千之

校勘官將任郎試祕書校書郎前知徐州懷遠縣事充直講臣梁 師孟

校勘官登祿郎守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 巨董 唐臣

校勘官朝奉郎尚書都官員餘充書騎都尉賜紫金袋 鉅 鉅

朝奉郎光祿寺丞監書庫武騎尉 巨韓 端彦

朝奉郎光祿寺丞管勾國子監丞事飛騎尉 巨程 伯孫

管駕造朝請縣丞書裏充書簿騎都尉賜緋魚袋 巨畢 之翰

朝散大夫判都充香閣判制御錄院判書騎都尉賜紫金袋 巨呂 謙

朝散大夫判都充香閣判制御錄院判書騎都尉賜紫金袋 巨錢 公輔

朝散大夫給事中叅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

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 巨唐 介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 巨趙 弁

推協高德善節侯賜爵開國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都督都尉賜紫金袋

主理國圖食邑萬戶食實封都督都尉賜紫金袋 巨曾 公亮

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揚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復重定著三十二篇爲孫卿新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

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

詔國子監刊印頒行之

中興蒐補遺逸監書覆具獨荀子猶闕學

者不見舊書傳習閩本文字舛異 仲友 於三

館睹舊文大懼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

適以公帑鉅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

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氏本司馬遷

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

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

時來游學春申若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

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

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倖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揔自言卿楚人楚禮爲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据遷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况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爲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友乎楚復爲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道絀孟子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

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爲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爲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徵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道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漢奮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衆二子適見世晝寢舖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爲太息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復後序

重刊宋台州本荀子跋

今世中土所傳荀子宋本有二一為北宋呂夏卿
 熙甯本一為南宋錢佃江西漕司本而唐與政
 所刊于台州當時為一重公案者顧無傳焉嘉
 慶間盧抱經與士據宋本游所藏影鈔呂夏
 卿本合元胡本校刊行世王懷祖顧湖菴皆有
 異議此呂錢兩本至今無重刊者余初來日本
 時從書肆購得此書雙鈔本數卷訪之遇知
 為符石堂之舊藏台州本此其所擬重刊未成
 者歎從從島田篁村見影摹全都因吾知星
 使黎公永濟之以付梓人仍其舊踰年乃成按
 此本波亦有呂夏卿等街右又別有熙甯元
 年中書劄子曾公亮等街右據與政身序憲視
 庶甯之故則知其略無校改案王伯厚所舉四條惟
 君子知慙矣此本仍作如舊書不相應因知伯厚所舉
 者慙慙之異非知知之異此日校刊化聞者之失也
 此若虛抱經所勸以此本點之其遺漏不下數百字
 又不若顧湖菴所舉者道以而在生者不胥時而樂
 之不作落也此間別有朝鮮古刊本亦略與此本同余
 又合元蔡簡本明世德堂本及王懷祖劉端臨郝
 蘭台本諸先生之說更參以日本物茂卿有清書家四虎
 有白子有清書保愛有清書注二十卷諸劍者博有清書道一卷訂刻為
 此四卷之保愛有清書注二十卷諸劍者博有清書道一卷訂刻為
 札記以未見呂錢兩原本并以待校本附刊焉
 寬緒甲申三月宜都楊守敬倚菴書

經籍訪古志

荀子二十卷 宋槧大字本 宋古槧藏

唐楊保注首有荀子注序次新目錄接序後每卷首題荀
 子卷第幾登任郎守大理評事楊保注卷末有劉向校
 正目錄上言又有王子詔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及熙寧元
 年國子監劉子官銜十五名又有淳熙八年唐仲友後序每
 半板八行每行字數不整注雙行界長七寸六分幅五寸七
 分半左右雙邊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印文肥寬異所經見
 始文庫火前物與怪富先生題籤亦希觀之珍云
 符谷堂之手跋云右宋槧荀子為淳熙八年唐仲友所刻字
 大如錢書法全撫歐陽朱熹按唐仲友狀云據將輝供元是
 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已斷配人方百二等偽造官
 會事發蒙詔安府院將輝斷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務者
 役月糧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內
 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揚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
 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本也板心下方所題皆是剗刪
 氏之姓名蔣輝以下都十九名與朱熹按狀所言輝共王定以下
 十八人之語合余始讀朱熹集得詳唐仲友刻荀子事甚
 獨怪是不良人為是好事情謂不可以其罪廢其人也後讀齊
 東野語知其詭排之非至論今又得四庫全書總目二則足為
 仲友吐氣今并錄以備攷近年舶來虛文校校本荀子云以
 影宋本校今以是本比舊書之失板之字不為不多則彼所校
 猶未精歟將所謂影宋本有落葉蠹然則是本並不貴而重
 乎且世間北宋本傳世無幾如余所見不過小字御注孝經

文中子通典臣惠方諸書而是本翻雕熙寧官板者則其實與
北宋本無異真希世之寶典也余齋所載南宋本中當以是為
第一也吾家子孫宜保護之文政五年十一月按文政五年壬午
普通光二年